

《安士全書白話解》下卷 《西歸直指》

周安士原著曾琦雲譯注

啟信雜說

往生事略

目錄

啓信雜說

1

如如居士顏丙《勸修行文》 理障更甚于欲
先要知三世之說 又要明因果之理
三世之理孔子必定說過 有智者不可隘其見聞
智者勿以短命自待 藏經不可不讀
獎師善于啓發 斲籃喻 窗內蠅
當于肉軀生厭離心 馬喻 調馬四法
大孝人不願入胎 野狐喻 眼藥
大貴人須知自慚 歸咎冥王 有願必遂
蠶繭喻 撲燈蛾
爲僧者不可不修淨土 高僧亦宜修淨土
不可甘心作鬼 念佛無枉用之力 念佛僧人
九類皆當往生 人間勝事無如念佛

往生事略

20

菩薩往生類 王臣往生類 婦女往生類
高僧往生類 居士往生類 惡人往生類
尼僧往生類 童子往生類 惡趣往生類

附：勝蓮羅居士傳

49

附錄

51

勸發菩提心文

52

十大礙行〈節錄〉 三種人必定往生
西方有十種勝 發五種心決定往生
念佛九種勝 九想觀
蓮池大師普勸念佛 白骨觀
七種不淨觀 七可惜

啓信雜說

以淨土之說，勸大智慧人，化導甚易，因其宿福深厚，根器不凡也。以淨土之說，勸愚夫愚婦，化導亦易，因其胸無成見，如甘之可以受和，白之可以受采也。獨是以其說告之吾輩讀書人，却甚不易，由其先有一番膚淺套語，牢結于胸，故雖有至道而不欲聞，雖有良言而不欲聽也。爰集指迷歸信之言，可與淨土相發明者，摘錄數條，以當法喜，名爲“啓信雜說”。

啓信雜說

用淨土法門勸導大智慧人很容易。因爲他的福德深厚，根器不凡。用淨土法門勸導愚夫愚婦也很容易。因爲他胸無成見，好像甘甜的東西可以揉合其他味道，白色的東西可以染上各種彩色。單單是用此法門告訴我們這些讀書人，却很不容易。因爲他先有很多膚淺的知識，存在自己的腦海裏。因此，即使有最好的道理也不想聽，即使有最好的語言也不想聞。現在匯集一些指點迷津，啓發信心的話，可以與淨土法門互相闡發，以當法喜，名爲《啓信雜說》。

如如居士顏丙《勸修行文》

人人愛此色身，誰信身爲苦本？刻刻貪圖快樂，不知樂是苦因。浮生易度，豈是久居？幻質匪堅，總歸磨滅。長年者，偶至八九十而亡。短命者，不過二三旬而夭〔十歲爲一旬〕。更有今日不知來日事，又有上床忽別下床鞋。幾多一息不來，便是千秋永別。嘆此身無有是處，奈誰人不被他瞞？筋纏七尺骨頭，皮裹一包肉塊。發毛爪齒，聚若堆塵。涕淚痰涎，污如行廁。冬寒夏熱，年年嚮瘧疾裏偷生。虱咬蚊嚼，歲歲從蛆蟲邊混過。此身無可愛樂，諸人當願出離。如何迷昧者尚逞風流，懵懂漢猶生顛倒。或有骷髏頭上，簪華簪草。或有臭皮袋邊，帶麝帶香。羅衣遍罩膿血囊，錦被悉遮屎尿桶。用盡奸心百計，將謂住世萬年。不知頭痛眼昏，閻羅王接人來到。加以鬢斑齒落，無常鬼寄信相尋。個個戀色貪財，盡是失人身之捷徑。日日耽酒嗜肉，無非種地獄之深根。眼前圖快活一時，身後受苦辛萬劫。一旦命根絕處，四大風刀割時，外則脚手牽抽，內則肝腸痛裂。縱使妻孥相惜，無計留君。假饒骨肉滿前，有誰替汝？生者枉自悲啼痛切，死者但覺神識奔馳。前途不見光明，舉目全無伴侶。過奈何岸，見之無不悲傷。入鬼門關，到者自然淒慘。弃世方經七日，投冥漸歷諸司。曹官抱案没人情，獄卒持叉無笑面。平生爲善者，送歸天道、仙道、人道。在日造惡者，押入湯途、火途、刀途。當初盡道因果荒唐，此際方知語言不謬。孽鏡裏件件分明，夜臺中般般苦楚。刀山劍樹，吃不盡萬種煎熬。戴角披毛，填不了多生業債。任汝心雄膽潑，免不得嚮鬼卒而低頭。憑他謗道毀僧，挨不過對閻君而屈膝。魂魄雖歸陰界，身尸猶卧棺中。或隔三朝五朝，或當六月七月，腐爛則出蟲出血，臭穢則熏地熏天。無錢財者，付之一堆野火。有體面者，埋諸萬里荒山。昔時俏麗紅顏，翻成灰燼。今日荒涼白骨，變作塵埃。從前恩愛，到此成空。自昔英雄，而今何在？青草邊漫留碑石，綠楊內空挂紙錢。想到梢頭結局，誰人能免如斯？若欲跳出輪回，須是皈心正覺。休嚮鬼窟裏作活計，要知肉團上有真人。是男是女總堪修，若俗若僧皆有分。急求活路，當思身後之身。切莫依回，仍做夢中之夢。若明日更待明日，看看誤盡青春。使後人復哀後人，累累增高白骨。彌陀好念，勿虛彼國之金臺。閻老無情，莫惹他家之鐵棒。捨惡從善，改往修來。對衆爲大衆宣揚，歸家爲一家解說。使在在齊知覺悟，教人人共免沉淪。佛言不信，何言可信？人道不修，他道難修。各請直下承當，莫使此生空過。

如如居士顏丙勸修行文

人人祇愛自身，誰信身是苦本？時時貪圖快樂，不知樂是苦因。人生易逝，豈能久居？幻軀脆弱，哪能久住？長壽者，不過七老八十；短命人，僅有幾天而已。更有今天不知來日事，又有上床忽別下床鞋。多少人一氣不來，便是千秋永別。嘆此身是我大患，多少人被它欺騙？筋纏七尺骨頭，皮裹一包肉塊。毛發爪齒，聚若堆塵；涕淚痰涎，污如糞便。冬寒夏熱，年年在疾病裏偷生；虱咬蚊叮，歲歲從蛆蟲邊混過。此身無處可愛，人人應當出離。為何迷惑者尚逞風流，懵懂漢猶生顛倒？或在骷髏頭上，插花戴銀；或在臭皮袋邊，塗脂抹粉。濃妝包裹膿血囊，錦被遮蓋屎尿桶。想盡千方百計，以為住世萬年；不知頭痛眼昏，閻王殿已經不遠；發白齒落，無常鬼^[01]索命來催。個個戀色貪財，皆由此道失人身；天天酗酒嗜肉，已種地獄之深根。眼前圖快活一時，身後受苦辛萬劫。一旦死亡臨近，四大^[02]頓時分裂，外則脚手牽抽，內則肝腸寸斷。縱使妻兒愛惜，無計留君；即便兒孫滿堂，誰能替你？生者悲痛哭泣有何用？死者神識迷亂更愴恨。前途不見光明，舉目全無伴侶。過奈河岸^[03]，無不悲傷；入鬼門關，自然淒慘。去世才過七天，陰間已受審判。冥官抱案没人情，獄卒持叉無笑面。平生為善的，送歸天道仙道人道；在日造惡者，押入湯鍋火海刀林。當初盡道因果荒唐，此刻才知聖言不錯。孽鏡^[04]裏件件分明，夜臺中般般苦楚。刀山劍樹，吃不盡萬種煎熬；披毛戴角，還不了多生業債。任你心雄膽壯，免不得嚮鬼卒而低頭；憑他謗道毀僧，挨不過對閻羅而屈膝。魂魄雖歸陰界，身尸猶卧棺中。或隔三朝五朝，或當六月七月。腐爛則出蟲出血，臭穢則熏地熏天。無錢財的，付之一堆野火；有體面者，埋到萬里荒山。從前美麗紅顏，頓成灰燼；今日荒涼白骨，變作塵土。一生恩愛，到此成空；昔日英雄，而今何在？青草叢中滿堆碑石，綠楊樹內空挂紙錢。想到最後結局，誰人能不這樣？若想跳出輪回，惟有歸依我佛。莫嚮鬼窟裏作活計，要知肉團上有真人^[05]。是男是女都能修，是俗是僧都有分。急求出路，要想到身後有身；切莫迷惑，須打破夢中迷境。若明日再等明日，看看青春誤盡；使後人復哀後人，累累白骨無窮。彌陀好念，莫空佛國之金臺；閻老無情，莫惹他家的鐵棒。捨惡從善，改往修來。為大眾宣揚，為一家解說。個個齊上覺悟道，人人共免輪回路。佛言不信，何言可信？人道不修，他道難修。靜心思過，一醒即悟，直下承當就是佛，平生再也不空過。

理障更甚于欲

生而盲者不識象，有一國王集群瞽而問之曰：“汝等欲知象之形否？”皆曰願知。乃命象夫牽象于庭，喚群瞽以手摸之。摸訖，問曰：“汝等已知象形否？”皆曰已知。乃各自揣度。摸其鼻者曰：“象形如琴。”摸其足者曰：“象形如

01. （譬喻）十王經說：“閻魔法王遣閻魔卒。一名奪魂鬼，二名奪精鬼，三名縛魄鬼。即縛三魂至門關樹下。”
02. 地、水、火、風能造作一切的色法（物質），所以叫做四大，人們的肉身，就是由地、水、火、風之堅、濕、暖、動等性所構成的。此四大種性如果不調和，肉身就會敗壞分散。
03. 地獄三途之川也。川有三瀨，罪人至此無可奈何，故陰間有奈何橋。十王經說：“前大河即是葬頭，見渡亡人，名奈河津。”
04. 傳說在秦廣王殿右，高丈一，鏡大十圍，嚮東懸挂。使惡人照此自見在世自心之險，死赴地獄之險。
05. 已證得真理的人，指阿羅漢與佛。

柱。”摸其脊者曰：“象形如屋。”摸其脅者曰：“象形如壁。”摸其耳者曰：“象形如箕。”摸其尾者曰：“象形如帚。”各執一說，爭論不已，繼以毆擊。王笑曰：“汝等皆未知象。琴者，其鼻也；柱者，其足也；屋者，其脊也；壁者，其脅也；箕者，其耳也；帚者，其尾也。”由是群瞽默不敢言。然意中猶謂所摸之不謬，而大恨群說之皆非，于是瞽人終身不識象矣。嚮使不教以手摸，則象之形狀，數語便知，夫何至于爭執也。惟其有此一摸，彼遂謂親驗之于手，斷無疑惑，是以牢固于中，而不可拔也。不讀書人，教以修淨土，縱未能皆信，然必不至于誹謗。若一讀舉業之書，便自以為是，空腹高心，以為此不過佛氏之教。而誠實之語，反為荒唐，甘露之投，視為鳩毒矣。故曰：理之為障更甚于欲。

理障是最大的障礙

生來瞎眼的人不知道大象的形狀。有一位國王召來幾個瞎子，問他們是否想知道大象的形狀，瞎子們都說願意。于是國王叫人牽來一頭大象，叫幾個瞎子去摸。摸完之後，國王問他們知道大象的形狀了沒有，瞎子們都回答知道了。于是各自猜測，摸到鼻子的說象形如琴，摸到腳的說象形如柱，摸到脊背的說象形如屋，摸到脅的說象形如壁，摸到耳朵的說象形如箕，摸到尾巴的說象形如掃帚。瞎子們各執己見，爭論不休，接着就撕打起來。國王笑着說：“你們都錯了！你們所說的‘琴’是象鼻，‘柱’是象腿，‘屋’是象背，‘壁’是象脅，‘箕’是象耳，‘帚’是象尾。聽國王這麼一說，瞎子們都不敢再講什麼了。但心裏都認為自己摸到的不會錯，而認為別人說的都是錯的。于是這些瞎子終其一生都不了解大象的形狀。如果當初不叫他們用手去摸，那麼祇要簡單幾句話就能對他們講清楚大象的模樣，何至于爭執不休？祇因為有這一摸，他們就認為這是親手經驗的，絕對不會有錯。于是那個錯誤的經驗就牢牢地樹立在心中，再也拔不掉了。不讀書的人，叫他修淨土，即使不相信，也決不至于誹謗。而一旦讀了幾本書，便自以為才高八鬥，見多識廣，心中所知障牢不可破，認為淨土祇不過是釋氏的說教罷了。將誠實的話看成荒唐，把甘露當成鳩毒。因此可知理障^[01]是修學淨土最大的障礙。

補充：理障和事障是淨宗行者最大的障礙，不明事理，即使虔誠，也是盲目崇拜，難以往生。有些人想得比較簡單，一聽法師講淨土法門，祇要念一句阿彌陀佛，其他什麼也不管，就真的什麼也不管，糊塗塗念佛，習氣不改，煩惱很多，貪求往生解脫，甚至神神經經，走火入魔。法師的話並沒有錯，但在我們這個世界，業障如海的衆生，有幾個能夠真正放下身心一切，死心塌地念佛呢？如果真的什麼也不管，即使愚夫愚婦也能往生，而這樣的愚夫愚婦又有多少呢？古往今來，多少往生的大德，都是精通三藏的人。那麼多高僧大德，都是滿腹經綸，學富五車。對於知識分子來說，弄懂淨土宗的要義，尤其重要。因為有知識的人心中首先已經有很多世間見解，對於超世間的淨土自然難以相信，而且還會認為這是愚昧迷信。如果要明白宇宙的真諦，就要讀一讀《金剛經》，知道宇宙本來面目，明白諸法實相。當道理明白後，就自然相信淨土的存在。事障則是在生活中如何待人接物的問題，這也是一門學問。但當理障破除後，事障也會冰消雲散了。

01. 固有的知識攔住了衆生去探求生命的奧秘。根本無明，即是邪知邪見，阻礙了正知正見，而不明本覺真如之理。《圓覺經》說：“雲何二障：一者理障，礙正知見。二者事障，續諸生死。”

先要知三世之說

讀書人有不信前世後世，因而不信淨土者。不知前世後世，即是昨日來朝，合下便有，并非佛家造出。譬如五臟六腑，原在病人自己腹中，奈何因其出諸醫人之口，遂視爲藥籠中物乎？文昌帝君勸士子文，開口便謂：“吾一十七世爲士大夫身。”是顯然有三世矣。士子科名，皆經其掌管，豈其言不足信乎？

先要知道三世之說

讀書人不信有前世後世，因此就不信有淨土。前世後世，就好比昨日和明天，不管你承不承認，總是客觀存在的，并非佛家想出來的。文昌帝君陰騭文，開口就說我一十七世爲士大夫身，這就告訴我們顯然有三世了！讀書人考取功名，都經他掌管，難道他的話不值得相信嗎？

又要明因果之理

儒者不信因果，非不信佛也，乃不信儒也。《易》曰：“積善之家，必有餘慶；積不善之家，必有餘殃。”《書》曰：“作善降之百祥，作不善降之百殃。”夫作善、作不善，因也。降祥、降殃，則果矣。譬之日與太陽，同是一物。故曰：“欲知前世因，今生受者是。”人若信乎其說，自然不敢爲惡。倘以報應爲荒唐，是落得欺人詐人，無所忌憚矣。且如一邑之內，一人信之而作一善，萬人即增萬善。一人不信而造一惡，萬人即增萬惡。故曰：人人信因果，大治之道也；人人不信因果，大亂之道也。

又要明白因果的道理

儒門學者不信因果，不是不信佛，是不信儒。《易》說：“積善之家，必有余慶，積不善之家，必有余殃。”《書》說：“作善降之百祥，作不善降之百殃。”“作善”和“作不善”是因；“降祥”和“降殃”是果。譬如日與太陽同是一物。因此說：想要知道前世的因，看看你現在的境遇就明白了。人若相信這種說法，自然不敢作惡。倘若認爲報應是荒唐之言，就會在世欺人詐人，無所忌憚了！如果一縣之內，一人相信因果，作一善事，萬人相信，就有萬善；一人不信因果，做一惡事，萬人不信，就有萬惡。因此說：人人信因果，天下就會太平；人人不信因果，天下就會大亂。

三世之理孔子必定說過

三世之說，考之書史，所載甚多。即今世俗見聞，事亦不一。儒者止因孔子未嘗言及，所以不敢出諸口。然而孔子豈有不言者乎？若云孔子不知三世，亦不得爲聖人矣。一部《論語》中，孔子所言者，不過八千五百零三字，則言之不傳于後者必多。若必待見之經書而後信，則《四書》《五經》中，孔子未嘗自言其父母，儒者亦當隱諱其所生。未嘗自言其昆弟，儒者不當道及其手足。未嘗自言其室廬田疇，儒者不應居宮室而業恒產。不寧唯是，文房四寶，經書中未之及也，子之習字差矣。夏葛冬裘之外，未嘗說及小衣，得毋今之穿褲者非乎？江南金錫，儒者不當爲用。西蜀丹青，儒者不當作彩。何也？以孔子未嘗出諸口也。獨是經書所傳，孔子教人孝友，儒者却不肯孝友。教人忠恕，儒者却不肯忠恕。并未嘗勸人賭博，儒者偏好賭博。并未嘗教人做某事某事，偏要去做某事某事。則又何也？一言以蔽之曰：弗思耳。

三世的道理孔子必定說過

三世的道理，考證歷史著作，記載很多。儒門讀書人祇因孔子沒有說過，所以不敢宣傳。然而，孔子難道真的沒有說過嗎？如果說孔子不知有三世，也

就不能為聖人了！一部《論語》中，孔子所說的，不過八千五百零三字。那麼他說過的話沒有流傳下來的一定很多。如果一定要看見經書上寫了才相信，那麼《四書五經》中孔子未曾說過自己的父母，讀書人也應當隱諱自己有父母嗎？孔子未曾說過自己的兄弟，讀書人也不應當提及自己的手足嗎？孔子未曾說過自己的房宅田產，讀書人也不應當有宮室田產嗎？不單單祇是這些，文房四寶^[01]，經書中沒有，你用文房四寶豈不是錯了嗎！夏葛^[02]冬裘^[03]以外，未曾說到小衣，難道今天穿褲的人也錯了嗎！江南金錫，讀書人不應當使用；四川丹青^[04]，讀書人不能作顏料。為什麼呢？因為孔子沒有說過。偏偏經書說過孝友，讀書人却不肯孝友；教人忠恕，讀書人却不肯忠恕；並沒有勸人賭博，讀書人偏好賭博；並沒有教人做某事某事，偏要去做某事某事。這又是為什麼呢？一句話，就是沒有認真讀書好好思考啊！

智者勿以短命自待

人身初未嘗有死，死之名，乃從肉軀得之。蓋肉軀雖有變更，吾性本無變更。譬諸遠行，或乘舟坐轎，或馳馬驅車。舟車轎馬，肉軀也；乘舟車轎馬者，真性也。就肉軀論，長者不滿百年。若言吾之本來面目，豈止天長地久。靜言思之，何等快樂。今之不信後世者，知有肉軀，而不知有真性也，是明明以短命自待也，亦見之謬矣。

有智慧的人不要認為人生命短

人身本來沒有生死，死的名字是從肉體而來。肉體雖有生老病死，我的本性却没有生老病死。好像遠行，或者乘船坐轎，或者騎馬坐車。船車轎馬就好比是肉體；那乘船車轎馬的，就好比是本性。就肉體來說，長壽的不滿百歲；就本性來說，却是不可窮盡。靜靜地想一想，多麼快樂！今天那些不信有後世的人，祇知道有肉體，却不知還有真性。把無限的生命看成了有限的生命。真是太糊塗了！

有智者不可隘其見聞

農夫心眼中，不知富翁境界。富翁心眼中，不知帝王境界。同在人類中，而大小懸殊矣。況其由人而天，復由天而至于佛國乎？人謂讀書之人，見聞必廣。豈知越是讀書人，見聞越小。由其執著先入之言，牢固不拔耳。蓋彼所見聞者，不過此間一國土。而不知世界之多，不可窮盡，日月之多，亦不可窮盡。但知厥初生民，始于盤古。不知劫初，自大平等王開創後，目下已經第九小劫。但知此處，號為中華。不知就閻浮一洲中，其自號為中華者，已有十六大國、五百中國、十萬小國。但知人生七十，便號古稀。不知劫初之人，皆從八萬四千歲而始。但知此方衣食之源，必由耕織。不知天宮佛土，皆念衣衣來，想食食至。但知金銀財寶，此方得之甚難。不知十方佛土，大地皆七寶所成。但見此方文字，止有蒼頡所造六書。不知自開辟後，書法已有六十四種。但知《左》、《國》、《史》、《漢》，些微典籍，便稱藝苑之宗。不知普光明殿上，秘笈琅函，同于山積。但知人類肉軀，必從男女精血而成。不知質托蓮胎，生于上妙香潔之處，可以不由女人之腹。但知娶得一位黃瘦婦女，便愛之惜之，珍之玩之，唯其言之是聽。豈知轉輪王臨御時，除玉女外，尚有二萬妙麗夫人。

01. 指筆、墨、紙、硯，是書房中常備的四種文具。

02. 葛布，作夏天衣服用。

03. 裘，皮衣。

04. 朱紅色和青色的顏料。

至于忉利天王，其玉女之多，動以萬億計，每一玉女之旁，化一天王，以受娛樂。但知人爲萬物之靈，謂可贊化育、參天地。不知人類，不過六道中之一道，四生中之一生，十法界中之一法界。但知奉得一位兩位聖人，便謂其尊無對。其餘一應天神地祇人鬼，皆不足信。一應未曾目擊之事，皆謂荒唐。豈知每一國土，即有幾位聖人，主持教化。人類之多，閻浮提中，共有六千四百種，不獨此間一處有聖人。嗟乎！此種境界，豈聲色貨利之徒，所能窺其毫末哉？譬如蚯蚓，但知尺土中食泥之樂，不知蒼龍躍于大海，突浪衝波。譬如蜣螂，但知糞壤內轉丸之樂，不知大鵬扶搖九萬里，風斯在下。是故學佛人，當須大著眼。

有智慧的人要把眼光放大

農夫心眼中不知富翁境界，富翁心眼中不知帝王境界。同在人類中，富貴大小就非常懸殊了！何況由人到天，再由天到佛國呢！人們以爲讀書的人，一定見多識廣。哪裏知道越是讀書人，見聞越小。因爲他死執着那些世間見識，頑固不化！他的所見所聞，不會超過娑婆的國土。却不知宇宙之大，不可窮盡，日月之多，也不可窮盡。祇知道人類起源于盤古^[01]，不知道本劫開始，自太平等王開創後，到目前已經過第九小劫。祇知道我國叫作中華，不知在閻浮一洲中，叫作中華的，已有十六大國，五百中國，十萬小國。祇知道人生七十就是古稀，不知道一劫開始，人的壽命都有八萬四千歲。祇知道人間衣食來自耕織，不知道天宮佛土念衣衣來，想食食到。祇知道金銀財寶人間很難得到，不知道十方佛土都是七寶所成。看見人間文字祇有蒼頡^[02]所造六書^[03]，不知道自天地開辟後，書法已有六十四種。祇知道《左傳》^[04]、《國語》^[05]、《史記》^[06]、

01. 我國傳說中開天辟地的人物。
02. 又稱倉頡(jié, 節)，傳說是黃帝的史官，漢字的創造者。
03. 造字方法，即象形、指事、會意、形聲、轉注、假借。
04. 又稱《春秋左氏傳》、《左氏春秋》。相傳爲春秋時左丘明作。古代史學和文學名著。記載起于魯隱公元年(前722年)，終于魯悼公十四年(前464年)的史事。
05. 又稱《春秋外傳》。全書十一篇，相傳爲春秋時左丘明作。是分國敘述的記言史書，載周、魯、齊、晉、鄭、楚、吳越八國事，以晉語最詳。起自周穆王十二年(前990年)，終于周貞定王十六年(前453年)。
06. 二十四史之一。漢司馬遷寫。原名《太史公書》。是我國第一部通史。包括本紀十二篇，表十篇，書八篇，世家三十篇，列傳七十篇，共一百三十篇，記載了我國遠古到漢武帝時的歷史。

《漢書》^[01] 很少的典籍，就稱為藝苑之宗，不知道普光明殿^[02] 上，秘笈^[03] 寶函堆積如山。祇知道人類肉體一定從男女精血合成，不知道投胎蓮花，在美妙香潔的地方出生，可以不經過女人之腹。祇要娶到一個黃瘦婦女，就珍愛如寶，唯命是聽，哪知道轉輪聖王在天國，除玉女外，還有二萬妙麗夫人，至于忉利天王，玉女之多，動輒以萬億計數，每一個玉女的旁邊，化一個天王，互相娛樂。祇知道人是萬物之靈，說可以使大自然生長萬物，與天地齊參，不知道人類祇不過是六道中的一道，四生^[04] 中的一生，十法界^[05] 中的一法界。祇要信奉一位兩位聖人，就說舉世無雙，其餘一切天地神鬼都不要相信，一切自己没有看見的事情都說荒唐，哪知道每一處國土都有幾位聖人主持教化？人類之多，閻浮提*** 有六千四百種，不單單我處有聖人。唉！這種境界，那些聲色貨利^[06] 之徒，怎能知道呢？譬如蚯蚓，祇知道在一尺土中吃泥的快樂，不知道蒼龍躍于大海，劈波斬浪。譬如蜣螂(qiāng láng, 槍郎)祇知道在糞土內打轉，不知大

01. 二十四史之一。後漢班固寫。包括十二本紀，八表，十志，七十列傳，共一百篇，記載了漢高祖劉邦元年前206年至王莽地皇四年前23年二百三十年的歷史。是我國第一部紀傳體的斷代史。
02. 在摩竭陀國菩提道場之側，佛於此殿內說華嚴經九會中之第二會、第七會、第八會三會。若依舊經之八會，則為第二會與第七會之二會。華嚴經如來名號品說：“爾時世尊在摩竭提國阿蘭若法菩提場中。始成正覺。于普光明殿。坐蓮華藏師子之座。”同十定品說：“爾時世尊，在摩竭提國阿蘭若法菩提場中始成正覺，于普光明殿入剎那諸佛三昧。”同離世間品說：“爾時世尊，在摩竭提國阿蘭若法菩提場中普光明殿，坐蓮華藏師子之座。”同疏鈔十二說：“處在菩提道場東南可三里許，熙連河曲，彼河之龍為佛造此。”
03. 笈：負于背上的竹制書箱，此處泛指書籍。
04. 胎生、卵生、濕生、化生。胎生是在母胎內成體之後才出生的生命，如人類是；卵生是在卵殼內成體之後才出生的生命，如鳥類是；濕生是依靠濕氣而受形的生命；如蟲類是，化生是無所依托，祇憑業力而忽然而生的生命，如諸天和地獄及劫初的人類是。
05. 地獄、餓鬼、畜生、阿修羅、人、天、聲聞、緣覺、菩薩、佛。前六是六凡，後四是四聖。
06. 沉迷歌舞女色，聚斂錢財。語出《尚書·仲虺之誥》：“惟王不邇聲色，不殖貨利。”（大王您不親近歌舞女色，不聚斂錢財）

鵬扶搖^[01]九萬里，搏擊長空。因此，學佛的人，要把眼光放大。

藏經不可不讀

鷄犬牛羊，能鳴而不能語。較諸能言之人，人之能言者貴矣。一字不識之人，但能以口言語，不能以手言語。而略識幾字者，能以筆通信于千里之遠，則略識幾字者貴矣。略識幾字者，雖能以手代口，終不能化一手為百千手，并不能留其手以至百千年。若能博通古今，著書垂後，則能一書刷印百千書，一書留至百千年矣，其人不更貴乎？雖然，此猶世間之書也。若于儒書外，更能博覽佛藏，則一應天上天下，前劫後劫，以及龍宮海藏，皆可略知其概，見聞不更廣乎？雖然，見聞固廣，若不得捷徑之方，超出三界，則于菩提種子，猶無分也。倘能博通三藏，復遇淨土法門，能篤信而奉行之，斯其福德智慧所由來，非三世五世之事矣。或曰：龍宮海藏之文，雖系如來誠實之語，其如儒者之不信何？曰：堯舜禹湯文武之事，若以告之不識字人，彼亦以為荒唐也。是故佛書，誠不可不讀也。

佛經不可不讀

鷄狗牛羊，能鳴叫却不能說話，與能夠說話的人比較，人就顯得高貴了！一字不識的人，祇能用口說話，不能用筆墨說話。略識幾字的人，却能用筆通信于千里之外。如此比較，則略識幾字的人就高貴了！略識幾字的人，雖然能夠以手代口，却不能變一手為百千手，也不能留下他的手延伸到百千年。如果能夠博通古今，著書流傳于世，就能使一書印刷百千書，一書留傳到百千年了，這個人不就更高貴了嗎！如果在儒書以外，還能博覽佛教大藏^[02]，那麼天上天下，前劫後劫，以及龍宮海藏，都可略知大概，見聞不就更廣了嗎！盡管如此，如果没有得到解脫的捷徑，超出三界，那麼對於覺悟成佛的事，還是沒有緣份。假使能夠博通三藏^[03]，又遇上淨土法門，并能虔誠信奉修行，那麼這個人的福德智慧根基，就不是三世五世的事了！

有人說，龍宮大藏，雖然是如來誠實之語，那些讀書人不信怎麼辦？我認為，堯舜禹湯文武^[04]的事跡，如果告訴不識字的人，他也會以為荒唐。因此，佛書確實不可不讀。

奘師善于啓發

世俗或以僧無戒行，故輕之而不信淨土，謬也。是以道士不肖，而輕老子；士人不肖，而輕孔子也。智者尚不以人廢言，況可以其徒而輕其教乎？昔唐太宗謂玄奘法師曰：“朕欲齋僧，但聞僧多無行，奈何？”奘法師曰：“昆山有玉，混雜泥沙。麗水生金，寧無瓦礫？土木雕成羅漢，敬之則福生。銅鐵鑄就金容，毀之而有罪。泥龍雖不能行雨，祈雨須禱泥龍。凡僧雖不能降福，修福須敬凡僧。”太宗恍然曰：“朕自今以後，雖見小沙彌，猶如敬佛。”嗟乎！太宗固自有宿福，一撥便醒。奘師亦可謂善于啓發矣！

01. 自下而上。

02. 將佛教的經律論三藏，及歷代後賢著作，匯集成為完整的典籍，名之為大藏經，或一切經，簡稱藏經。

03. 修多羅藏、毗奈耶藏、阿毗達磨藏。修多羅藏即是經藏，為佛所說的經文；毗奈耶藏即是律藏，為佛所制的戒律；阿毗達磨藏即是論藏，為佛弟子所造的論。

04. 歷代帝王。

玄奘法師善于啓發

世俗有人因爲看到僧不守戒修行，所以就輕視他們，也就不相信淨土。糊塗啊！這正好象道士不好，却輕視老子；讀書人不好，却輕視孔子。有智慧的人尚且不因人廢言^[01]，我們怎麼能够因爲弟子不好而輕視老師的教育呢？從前唐太宗對玄奘法師^[02]說：“我想要供養僧人，但聽說僧人多無修行，怎麼辦？”玄奘法師說：“昆山有玉，混雜泥沙；麗水^[03]產金，豈無瓦礫？土木雕成羅漢，敬奉就能培福；銅鐵鑄成佛像，毀壞就會造罪；泥龍雖不能下雨，祈雨須禱泥龍；凡僧雖不能降福，修福須敬凡僧。”太宗恍然大悟說：“我從今以後，即使看見小沙彌^[04]，也好像見佛一樣。”太宗真是宿福深厚，一經點撥就覺悟。玄奘法師也真的善于啓發啊！

當于肉軀生厭離心

人生在世，八苦交煎，而人不自知苦，反以爲樂。宜乎以苦入苦，永無出期也。且以生苦言之，人在母胎，住肝膈之下，大腸之上，由膜而庖，漸漸成形，胞胎裹住，不得自由。母啖熱食，如灌鑊湯。母飲冷水，若卧寒冰。所居乃不潔之處，所食皆不淨之血。其住胎也，不滿三百日，其受苦也，同于數十年。迨至彌月，便倒懸其體，頭嚮產門，形質漸大，欲出無由。自斃之道，在此一刻。殺母機關，亦在此一刻。此時蓐母牽之，痛如車裂。所以一出胞胎，無不放聲大哭。出胎之後，屎溺狼籍，不知羞愧。所謂大富大貴者，亦如此。所謂大聖大賢者，亦如此。人惟習爲固然，所以不知不覺。若能清夜一思，豈不可哀可耻？如來大聖，憐憫世間，教人求生淨土，蓮華化生，免此患難。奈何耽染沉迷，不生厭離之想？

要對肉體生厭離心

人生在世，八苦^[05]交集，可人不知自己之苦，反以爲樂，可悲啊！以苦入苦，永無出期。就以生苦來說吧。人在母胎，住在肝膈^[06]之下，大腸之上，由膜^[07]變庖^[08]，漸漸成形。胞胎裹住，不能自由。母親吃熱食，如灌開水；母親飲冷水，如卧寒冰。所居是不清潔的地方，所食是不幹淨的膿血。住胎不滿三百天，

01. 因爲某人有些方面的缺陷，而全盤否定他的言論。
02. 唐朝的高僧，于唐太宗時曾到印度研究佛學十七年，回國後翻譯佛經很多，人稱三藏大師，或慈恩大師，爲法相宗的開祖。
03. 麗水 (lishuǐ, 離水)，地名，在浙江省。
04. 華譯息慈，即息惡和行慈的意思，又譯作勤策，即爲大僧勤加策勵的對象。沙彌有三類：七至十三歲，名驅烏沙彌，謂其祇能驅逐烏鳥。十四至十九歲，名應法沙彌，謂正合沙彌的地位。二十至七十歲，名名字沙彌，謂在此年齡內，本來應居比丘位，但以緣未及，故尚稱沙彌的名字。沙彌與沙彌尼，皆應受持十戒。
05. 一、生苦，即出生時的痛苦；二、老苦，即年老體弱的痛苦；三、病苦，即患病時的痛苦；四、死苦，即臨死時的痛苦；五、愛別離苦，即與所愛分離的痛苦；六、怨憎會苦，即與仇人見面的痛苦；七、求不得苦，即所求不遂的痛苦；八、五陰熾盛苦，即五陰的作用熾盛，蓋覆真性，故死了之後，復須再生。
06. 膈 (gé, 格)，隔膜，人或哺乳動物胸腔和腹腔之間的膜狀肌肉。
07. 膜 (mó, 模)，生物體內部的薄皮形組織。
08. 庖 (pào, 泡)，皮膚上長的象水泡的小疙瘩。

等于受苦數十年。等到滿月，就全身倒懸，頭嚮產門，體質漸大，想出無門。母親與兒子的生死關鍵，都在此刻。左右牽動，痛如車裂。所以嬰兒一出胞胎，無不放聲大哭。出胎之後，屎尿滿身，不知羞愧。所謂大富大貴的人是這樣，所謂大聖大賢的人也是這樣。人因為習以為常，所以不知不覺。如能靜靜思考，難道不感到可哀可耻？如來大聖，憐憫世間衆生，教人求生淨土，蓮花化生，免除這種患難。為什麼還要沉迷苦海，執着肉體，不生厭離之想呢？

大孝人不願入胎

神識投胎，不獨自己受苦，即為母者，亦大受其苦。無論在胎十月，度日如年。到出胎之際，為母者痛苦萬狀，慚懼難言。刻刻與鬼為鄰，念念求生不得。幸而難過重生，便愛嬰兒若寶，由是推燥就濕，顧復提携，一生精血，暗裏消磨者多矣。昔有七歲沙彌，出家得道，自識宿命。因嘆曰：“吾之一身，累五母悲惱。為第一世母子時，鄰家亦生，吾獨短命，母見鄰子長成，即生悲惱。為第二母子時，吾復早夭，母若見人乳兒，即生悲惱。為第三母子時，十歲即亡，母見他兒飲食類我，即生悲惱。為第四母子時，未娶而死，母見同輩娶婦，即生悲惱。今當第五世，七歲出家，吾母憶念，復生悲惱。吾念生死輪回，累親如此，所以精進修道。”今街上摩肩接踵，往來不絕之人，大抵遺累于親者多。能報親恩者，曾有幾人？夫托胎一世，即累一父母。則托胎百千萬世，即遺累百千萬世父母矣。若能超然出世，蓮華化生，永遠不累父母，豈非大孝之大孝乎？乃今之謗佛者，反謂出家不孝。是甘心常住胎中，而累及其親者也。

大孝人不願入胎

神識投胎，不單單自己受苦，母親也大受痛苦。十月懷胎，度日如年。出胎之際，為母者痛苦萬狀，恐懼難言。刻刻與鬼為鄰，念念求生不得。慶幸度過難關，便愛嬰兒如寶。因此推燥就濕，哺育扶養，不辭勞苦，一生精血，就不知不覺消磨在這裏面了。從前有個七歲沙彌，出家得道，自識宿命，嘆息道：“我的身體，拖累五母悲惱。作第一世母子時，鄰居家也生子，我短命而死，母親看見鄰家子長大，就生悲惱。作第二世母子時，我又夭折，母親如果看見有人給嬰兒喂奶，就生悲惱。作第三世母子時，十歲即亡，母親看見其他兒童飲食象我，就生悲惱。作第四世母子時，未娶而死，母親看見同輩娶婦，就生悲惱。現在是第五世，七歲出家，我母思念，又生悲惱。我想到生死輪回，如此拖累親人，所以精進修道。”今街上摩肩接踵^[01]，往來不絕的人，大抵拖累親人的多，能報親恩的，能有幾人？托胎一世，就拖累一世父母；托胎百千萬世，就拖累百千萬世父母了！如果超然出世，蓮花化生，永遠不拖累父母，難道不是大孝中的大孝嗎？今天那些謗佛的人，反說出家不孝，這是甘心常住胎中，永遠拖累親人啊！

補充：認為出家不孝，是世俗陋見。但是，要想出家，却是一件必須認真思考的事情。對於今天的人，有很多因素需要考慮。首先，你要想想出家的目的是什麼？出家不是逃避現實，而是要更好地普度衆生。如果你因為家庭矛盾，失戀痛苦，人事糾葛，逃避空門，那就不是真正的出家者。有的人一生飽經風霜，深深感受人生是苦，在家學佛又得不到家人的支持，更加感到痛苦孤單，一旦家庭發生矛盾，就想出家一走了之。這不是明智之舉。因為，你的舉動不但沒有解決矛盾，而且激化了矛盾。如果家人想不通，發生意外，責任就在你身上。學佛人，要結善緣，不結惡緣。讓一切衆生歡喜就是讓諸佛菩薩歡喜。所以，你没有盡到做人的

01. 肩并肩，脚碰脚，形容來往的人很多很擠。踵，脚跟。

責任，你出家不但沒有價值，也違背了佛陀的教導。如果你盡到了做人的責任，即使你沒有出家，也是一個真正的佛弟子。所謂身體出家易，心地出家難。所以真正出家不看外表，而要看你的內心。

大貴人須知自慚

所謂貴人者，非爵尊位顯、學富五車之謂也。謂其能去乎賤態也，謂其能去同乎禽獸之賤態也。賤何在？曰貪、曰淫、曰殺、曰盜，是也，此禽獸所同有也。其外尚有可羞可恨者，莫如腹中化糞一事。無論珍饈百味，一入咽喉，便同津唾腦涎，隨之而下。胃中即有黃色長蟲，屈伸宛轉于其內，經一晝夜，鑽嚙消化，流注大腸，臭不可近。積之既多，遂從大小便，分道涌出，醜惡之狀，同于犬豕。此種賤態，偶一爲之，已是可羞，何堪日日如此？若有此賤態，不自覺知，不求厭離，便與禽獸無異。故必自怨自艾，刻刻欲去此賤態，方是大貴之人。六天之中，雖食天須陀味，然皆香潔輕清，無纖塵渣滓。身上香雲，涌現自在。百千萬國，倏忽去來。無有涕泪痰涎、大小便利之穢。故天人一爪甲，價值閻浮提地。然不可稱爲大貴人者，以猶不免于輪回也。是必超然出世，蓮華化生，而後可永絕此賤態也。此非孔孟之力，所能救吾也。

大貴人必須知道慚愧

所謂貴人，并非權位顯赫，學富五車^[01]。真正的大貴人就是能遠離賤態啊！就是說他能遠離與禽獸相同的賤態啊！賤在哪裏呢？就是貪、淫、殺、盜。此外還有更可羞可恨的，莫如腹中化糞一事。無論山珍海味，一入咽喉，便同津唾腦涎，隨之而下，胃中即有黃色長蟲，屈伸宛轉在其中，經一晝夜，鑽嚙消化，流注于大腸，臭不可近，積累一多，就從大小便分道涌出。醜惡的樣子，與猪狗相同。這種賤態，偶一爲之，已是可羞，怎麼能夠天天如此？有這樣的賤態，自己沒有感覺，不求厭離，就與禽獸無異。因此一定要自怨自艾^[02]，時時想要遠離這種賤態，才是真正的大貴之人。

六天^[03]之中，雖吃天食美味，但都香潔輕清，沒有一絲一毫渣滓。身上香雲，自在涌現。百千萬國，自由來去。沒有污穢的涕泪痰涎、大小便溺。天人一片小爪甲，價值人間滿地金。然而，還是不可稱爲大貴人。因爲他們還沒有擺脫輪回。祇有超然出世，蓮花化生，才能永遠斷絕這種賤態！這不是孔孟之力所能挽救的！

蠶繭喻

蠶之作繭也，左之右之，上之下之，盡吐腹中所有以成之。方謂常住其中，可安然無恙。豈知所以自經自營者，適所以自纏自縛乎。豈知彼方恃其所吐以衛身，人即利其所吐以殺身乎。萬萬千千痴蟲，誰得免于沸湯者？然彼方子復傳子，孫復傳孫，以入沸湯也，則慘莫慘于此也。世間兩片大門內之家蠶，亦復如是。竭畢世之經營，剛剛爲妻子謀衣食，設機械〔指巧詐〕，結怨仇，無所不至。迨家業粗成，而此身已束縛其中矣。萬萬千千痴人，誰得免于償報者？然彼方將子復傳子，孫復傳孫，以償報也，則奇莫奇于此也。故《四十二章經》云：“人系于妻子舍宅，甚于牢獄。牢獄有散釋之期，妻子無遠離之念。”

蠶繭

蠶蟲作繭，奮力牽絲，左纏右繞，下纏上繞，吐盡腹內所有，費盡周身氣

- ①形容讀書多，學問大。五車，指五車書。
- 悔恨自己的錯誤，自己改正。艾，治理，懲治。
- 欲界共有六天，即四王天、忉利天、夜摩天、兜率天、樂變化天、他化自在天。

力，才作成一個繭。以為從此可以長住其中，安然無恙了。却不知道苦心經營，不過是自纏自縛。蠶以所吐之絲自衛，不知人恰恰以所吐之絲殺它，萬萬千的痴蟲都被投入沸水之中！但蠶却將作繭之法傳給子，子又傳給孫，子子孫孫都被投入沸水中，沒有比這更淒慘的事了！我們人類也是兩扇大門之内的家繭。世上的人一輩子苦心經營，為妻兒子女謀衣食，用盡各種詭計，結下許多怨仇，無所不至。等到家業剛有成就，自己一身已束縛在其中了。萬萬千的痴人，誰也躲不了報應。可人又將這個法子傳給子，子又傳給孫，子子孫孫都要報應，竟無人覺醒，真是沒有比這更奇怪的了！因此，《四十二章經》說：人被妻兒子女房舍屋宅所束縛，超過牢獄。牢獄還有釋放的一天，而妻兒子女却没有遠離之念。

斷籃喻

漁人設斷中流，使魚不得越過。其傍浮以水草，示以可藏匿狀，而密埋能進不能出之籃于草下。于是魚爭投之，以為可以栖托，而不知已在籃中矣。愛河中之斷籃，亦復如是。人但知無病無患時，家舍可安，妻子可托，悠悠忽過，不覺不知。一旦閻老之籃忽起，而平日最愛之父子夫妻，一一被其登簿勾取，思之豈不可恨？徒恨無益，唯有使其不敢勾取，乃為高着。〔斷(duàn)，插在河中攔捕魚類的竹柵欄。〕

柵欄捕魚

捕魚的人在河中安設竹柵欄，使魚不能通過。在柵欄旁邊放一些水草，引誘魚游到水草中藏身，而在水草下暗埋祇能進不能出的籃子。魚兒們爭先恐後地游了進去，以為有了安全的避身之所，不知道自己已進了籃中。愛河中的竹柵欄也是一樣的。人祇知無病無患時家舍平安，妻子可作依靠，這樣悠悠忽忽地過生活。不料有一天閻王爺將籃子提起，平時恩愛父子夫妻一個個離去，心中怎麼不恨惱？但恨惱又有什麼用，祇有使閻王爺不敢勾取籃子，才是棋高一着。

補充：棋高一着在哪裏？惟有念佛往生西方極樂世界，才是解脫生命輪回的捷徑。

馬喻

馬有四種：其最上良馬，見鞭影而馳，不待驅策；次則一鞭即走；又次之鞭輕不走，鞭重方走；其最下駑馬，鞭重亦不走，必錐入于膚，痛極而始走。人亦如是。有智慧者，易于醒覺，百里內聞人死，即當駭曰：“百里內有人死矣，吾亦人也，死必及我。”作速修行，以求解脫。此見鞭影而馳者也。其次則見親戚死而覺悟。又其次見逼鄰人死，而後覺悟。若待自己年老，或自己有病，而後覺悟，已是錐入膚而後走者。倘或年老猶不覺悟，或已病猶不覺悟，豈非并此而不若者乎？

馬

馬有四種，上等的是良馬，見鞭影就跑，不用你驅趕它。次一等的馬，一鞭子就跑。又次一等的，鞭輕了不肯動，要重鞭才肯跑。最下劣的馬，重重鞭打也不肯走，非得用錐子刺它，痛極了才肯行走。人也是這樣的。有智慧的人容易醒覺，聽到方圓百里之内有人死了，當下就警惕說：“百里之内有人死了，我也是人，我也會死的，應該馬上修行，以求解脫。”這就是見鞭影就奔跑的那一類。其次，有見親戚死了而覺悟的，又有見鄰人死了而覺悟的。如果一定要等自己老了或者重病才覺悟，就是錐子已經刺進肉裏了才肯奔跑的那一類。

假使年老了還是不覺悟，或雖已重病仍不覺悟，這不是比錐子刺肉才醒的那一類還不如嗎？

野狐喻

野狐黑夜入廚房，飽食睡去，天明不能逃竄，乃佯死而待人棄去。未幾，果有欲棄之者。一人曰：“狐尾甚佳，待我割之而後棄。”狐聞而懼，忍痛而聽其割。俄有童子來，欲取其兩耳。狐聞益懼，然思兩耳猶無關於性命，仍復忍之。俄復有人曰：“皮可補裘。”狐大駭曰：“若取我皮，必至斷頭剖腹，其可忍乎？”于是奮然跳起，嚮外狂奔，而此狐竟走脫矣。人在三界牢獄，無異廚房。業已托胎為人，已難逃于一死，祇有念佛往生，乃可死裏逃過。錯過強壯之時，狐尾已經割去。若到桑榆遲暮，已將斷頭剖腹矣。苟非立弘誓願，奮不顧身，其能跳出迷途，蒙佛接引乎？

野狐

野狐黑夜潛入廚房，飽食睡去，天亮後無法逃跑，就裝死等人離開。沒有多久，人們看見死狐，果然有人想要丟棄而去。但有一個人說：“狐尾很好，等我割下再走。”狐狸聽見很恐懼，忍痛讓人割下尾巴。過了一會，有一個小孩來了，想要取走狐狸的兩耳，狐狸一聽更加恐懼，但想到取走兩耳還不至于送命，仍然強忍疼痛。再過一會，又有人說：“狐皮可修補皮衣。”狐狸大驚，心想：“要取我皮，一定會斷頭剖腹，怎麼能夠忍受呢？”于是奮然跳起，嚮外狂奔，竟然逃跑了！人在三界牢獄，無異于狐狸在廚房。既然已經托胎為人，就難逃一死。祇有念佛歸西，才能死裏逃生。錯過強壯之時，狐尾已經割去，若到晚年衰老，就要斷頭剖腹了！如果不發大誓願，奮不顧身，怎麼能跳出迷途，蒙佛接引呢？

補充：當代社會已經進入老齡社會，老年人怎麼度過晚年？是必須認真思考的一個問題。老有所養，老有所樂，老有所學，都是從世俗的角度來說的。老年人來日不多，今天不知明日死。如果還是悠悠度日，必將墮入輪回。如果猛然醒悟，發心念佛，就一定會蒙佛接引，往生極樂。

歸咎冥王

一人死，見冥王，據孽受罪。其人曰：“早知如此，大王何不先通一信？”冥王曰：“通過信矣。汝發漸黃，是第一信。汝齒漸搖，是第二信。汝力漸衰，是第三信。汝之耳目漸昏聩，是第四第五信。信之通也屢矣。”有少年者泣曰：“彼信通矣，我猶未也。”冥王曰：“通于爾亦多矣。爾猶憶某少年，有病死疫亡者乎？某少年，有刀傷縊死者乎？某少年有水溺火焚、狼吞蛇螫者乎？皆汝信也。豈必呼名而告也？”任汝有拔山蓋世之勇，掀天揭地之才，其能免于此間之對簿乎？獨有超然事外，不唯免于此間之對簿，并能使冥王敬而禮之者，則唯念佛往生之人。

歸罪冥王

一人死了，看見冥王，要根據生前罪業受懲。這個人說：“早知如此，大王為什麼不先通報一聲？”冥王說：“通過信了！頭髮漸黃，是第一信；牙齒漸搖，是第二信；力氣漸衰，是第三信；耳目漸昏聩，是第四信、第五信。已經通過多次信了！”有個少年者哭泣說：“他的信通了，我的却没有通。”冥王說：“給你通信也很多次了！你還記得某少年病死了嗎？某少年刀傷吊死了嗎？某少年被水溺、火焚、狼吞、蛇咬死了嗎？這些都是給你通信，難道一定要喊你的名字告訴你嗎？”任憑你有拔山蓋世之勇，翻天覆地之才，也不能免

除此時的對質。祇有超然物外^[01]的人，不但能够免除陰間對質，還能使冥王尊敬禮待，這些人就是念佛往生之人。

撲燈蛾

燈蛾之死于油火也，非死于油火也，死于見也。人方憐而驅之，彼必乘隙而投之，以爲我之所見者，必不謬，是以一往無前，死而後已也。人之嗜聲色、嗜貨利、嗜賭博者，亦因彼之所見者，止在于此，是以一往無前，直至死而後已也，何不借鑒于蛾也？

燈蛾撲火

燈蛾死于火焰，其實并非死于火焰，而是死于它的妄見。人憐憫它，將它從燈火旁驅走，但它必乘人不備，重新投入火中。它以爲自己所見必不會有錯，因此一往無前，死而後已！那些愛色、愛名、愛利、愛賭博的人，也因為他們眼中祇見色、見名、見利、見賭，因此一往無前，至死方休。這些人爲什麼不以燈蛾撲火爲教訓呢！

窗內蠅

痴蠅之在窗也，有盤旋往復，竟日不能出者，由其拘于所見，不能作一退步耳。若能翻然作一退步，處處海闊天空矣。娑婆世界，是一個大窗榻（gè），自古及今，不知關閉多少痴蠅于內。吾今幸而忽作退步，嚮西飛去也。嚮西飛去也，快哉！

窗內的蒼蠅

愚痴的蒼蠅在窗前盤旋往復，花了一天的時間也出不去，這是因爲它們拘泥于眼前所見，不能退一步另尋出路。如果作一退步，則處處海闊天空了！娑婆世界就是一個大窗戶，從古至今，不知關閉了多少痴蠅在裏面。我今天幸而作一退步，嚮西飛去，真痛快呀！

調馬四法

佛世有調御良馬者。佛問其用幾法，答言用四法：一恩、二威、三先威後恩、四先恩後威。佛言：“四法不調，將如之何？”馬師曰：“便當殺之。世尊教化衆生，當用何法？”佛言：“亦用四法。其一用恩者，謂善信之人，教以修行學道；其二用威者，謂造惡之人，示以三途輪轉；三則先教以修行學道；四則先示以三途輪轉。”馬師曰：“四法不化，將如之何？”佛言：“我亦殺之。”馬師曰：“如來大慈，何以行殺？”佛言：“四法不化，教亦無益，遂不與言。不與之言，即殺之矣。”

調馬四法

釋迦牟尼佛在世時，曾問一個善于調養馬匹的人，用幾種方法調馬。馬師說有四種方法：一恩、二威、三先威後恩、四先恩後威。佛問，如果這四種方法都行不通，怎麼辦？馬師回答說，那我就殺了它。馬師反問，世尊教導衆生用什麼方法？佛回答，也用四法：第一用恩，對信奉佛法的人教他修行學道；第二用威，對造惡的人，讓他看到三途惡報；第三是先教他修行學道；第四法是先示以三途輪轉。馬師問，如果這些方法都不生效怎麼辦？佛說，我也殺了他。馬師說，如來大慈大悲，怎麼也造惡業。佛說，四種方法都不生效，再教也無用，我就不再對他講法了，不對他講法，就是殺了他。

01. 超出于社會名利權欲鬥爭之外。

眼藥

世尊之將入涅槃也，摩耶夫人（淨飯王之後）在忉利天宮，得數種惡夢。內一夢云：夢下界日輪忽沒，舉世黑暗，有無數羅刹，手執利刀，挑去世人之眼。摩耶嘆曰：“此必吾子釋迦如來，入涅槃之兆也。”俄而阿那律尊者，果然升天來報矣。世間毀謗三寶之書，皆挑去人之眼目者也。末劫之人，福力愈淺，則此種書籍愈多。智慧愈微，則奉此種書籍者愈衆。故有福之人，必須早自覺悟，不被其挑，固爲上也。倘或已經挑傷，宜速以妙藥塗之。藥何在？此書亦其一也。

眼藥

釋迦牟尼世尊將要涅槃的時候，摩耶夫人^[01]在忉利天宮，做了幾種惡夢。其中夢見下界太陽忽然隱沒，舉世黑暗，有無數羅刹^[02]，手拿利刀，挑去世人的眼睛。摩耶嘆息道：“這一定是我兒子釋迦如來涅槃的預兆啊！”一會兒，阿那律尊者^[03]果然升天來報告世尊涅槃。世間毀謗三寶的書籍，都能挑去人的眼睛。末劫人類，福力越來越淺，這種書籍越來越多，智慧越來越低，信奉這種書籍的人也就越來越多。因此，有福的人，必須早日覺悟。不被它們挑去眼睛是上策。如果已經挑傷，應當趕快用妙藥塗上。藥在什麼地方呢？這本書就是其中之一。

有願必遂

宋呂文正公蒙正，字聖功。太宗時，舉進士第一，封許國公。每晨興禮佛時，必祝云：“不信佛者，勿生吾家。願吾子孫，世食天祿，護持三寶。”後從子夷簡，封申國公，每遇元日，拜家廟後，即叩禮廣慧禪師。申公之子公著，亦封申國公，于天衣禪師亦如之；左丞好問，于圓照禪師亦如之。左丞之子用中，于佛照禪師亦如之。世世貴顯奉佛，果符公願。夫文正所期，不過世願，猶能成就。何況發菩提心，願生安養，而不遂其所求乎？

有願必成

宋呂蒙正^[04]，字聖功，太宗時，考取第一名進士，封許國公。呂公每天早晨禮佛，一定要祈禱說：“不信佛的人，不要投生到我家來，祇願子孫世世代代以宰官身護持三寶。”後來他的兒子夷簡封爲申國公，每遇到初一，拜完家廟後，就去親近廣慧禪師。申公的兒子公著也被封爲申國公，經常親近天衣禪師。老二好問，經常親近圓照禪師。老二的兒子用中，經常親近佛照禪師。世世代代顯貴奉佛，果然應了呂公之願。

呂文正公的期望，祇不過是世間善願，尚且能够成就。難道發菩提心，願生淨土，反而不能成就嗎？

爲僧者不可不修淨土

宋青草堂禪師，素有戒行，年九十餘。曾氏常供養之，屢施衣物。僧感其德，許以托生其家。後曾氏婦人生子，使人看草堂，已坐化矣。所生子，即曾魯公也。以前世曾修福慧，故少年登高科，後作賢宰相。又如明末浙江僧大成，爲寺中收盂飯供衆，道經飯店史家。其家奉佛，僧來化齋者必留，大成收飯回寺。

01. 即摩耶夫人，她是淨飯王的夫人，也是釋尊的母親。
02. 惡鬼的總名，男的叫羅刹娑，女的叫羅刹私，或飛空，或地行，喜歡食人的血肉。
03. 佛十大弟子之一，以天眼第一著稱。
04. 呂蒙正（946—1011）。宋河南人，太平興國二年進士第一。太宗、真宗時，三任宰相。主張和平外交。封萊國公。謚文穆。

史見其日飯少，輒以其飯湊滿。史家素無子，後其妻忽有孕，分娩時，親見大成走入卧房，急追問之，不得。而分娩者，竟產一男。是日大成僧不見來取飯，造寺問之，乃知即于是日謝世。于是即以大成名之。其子幼年，聰慧孝友，茹胎齋，終身不破戒。以順治乙未，大魁天下。自世俗觀之，此兩公者，皆富貴而享大名。若修行人觀之，兩僧之自誤者多矣。嚮使兩師知有西方法門，以其所修者回嚮淨土，縱或不能上品，猶或可以中品。何至僅以狀元、宰相竟其局哉？

出家人不可不修淨土

宋代青草堂禪師，素來嚴持戒律，年已九十多歲，曾氏常供養他，經常施給衣物。禪師感激曾氏之恩，說下一世要投生曾家報恩。不久曾妻生了一個兒子，派人去看青草堂禪師，禪師已經坐化了。兒子取名為曾魯公。因為他前世修了福慧，所以少年得志中了狀元，後來又作了宰相。

明朝末年僧人大成，每天到寺外化緣供養廟內僧眾，要經過史家開的飯店。史家信佛，祇要是出家人來化緣，必定要留飯。大成每次化了飯食回寺廟經過史家，史家如果見他化的飯不够眾人吃，總要從自己飯店裏給添足。史家無子，後來史妻忽然有了身孕，到分娩時，史某分明看見大成從外面進來走入卧房，急忙追上去，尋大成不見，隨即史妻產下一男孩。這天大成沒有來拿飯。史某派人去寺廟探問，才知當天大成去世了。史家明白大成已來投胎，就給兒子取名大成。兒子幼年就十分聰慧，孝順父母，從小素食，終身不破戒，順治乙未年中了狀元。

以世俗的眼光看，這兩個人都富貴而享有功名，但在修行人看來，兩位僧人都誤了自己！如果他們兩位知道淨土法門，以自己的修持回嚮淨土，即使不能蓮生上品，也可以中品往生，又何至于僅以狀元宰相而告終呢！

高僧亦宜修淨土

隋相州釋玄景，宗、教俱通，道風遐播。大業二年六月，將欲示寂，沐浴端坐，兩目上視。忽自言曰：“吾欲生兜率內院，見彌勒菩薩。云何乃作夜摩天王？”眾問之。曰：“非爾所知也。”頃之又云：“天上甚忙，賓客甚多。”遂坐而逝。嗟乎！師修行時，固發心見彌勒。到此不能見彌勒，而轉作天王者也。自世俗觀之，其位已在上帝之上矣。然較之生于西方，則遠不逮也。是知高僧亦不可不修淨土也。

高僧也應修淨土

隋相州釋玄景，通宗通教，聲名遠揚。大業二年六月，將要示寂，沐浴端坐，兩目上視，忽然自言自語地說：“我本來想要見彌勒菩薩^[01]，不知為什麼作了夜摩天王^[02]。”大眾詢問，回答說：“不是你們能夠知道的。”一會又說：“天上很忙，賓客很多。”于是坐化。

可惜啊！禪師修行時，本來發心見彌勒，到此不能見彌勒，轉作天王。從世俗眼光來看，地位已在上帝之上了。但與往生西方比較起來，就差得遠了！因此，就可以知道高僧不可不修淨土！

不可甘心作鬼

大千世界，一切人類，不問貴賤智愚、老幼男女，臨終之後，若不出世，

01. 華譯為慈氏，現住在兜率天內院，是一生補處菩薩，將來當于住劫中的第十小劫，人壽減至八萬歲時，下生此界，繼釋迦牟尼佛之後，為賢劫之第五尊佛。
02. 夜摩天，華譯時分，為欲界六天中之第三天名。

未有不爲鬼者。勸人念佛，求生淨土，是勸世人不去爲鬼也。小儒不信佛法，反從而謗之，不唯自己甘心爲鬼，并欲勸一切世人爲鬼矣。其現在不爲鬼者，特暫耳。目下林林總總一切人，即轉盼後林林總總一切鬼也。人惟不知甚暫，所以疲形勞神以求富貴。無論不得富貴，縱使極富極貴，當臨去之候，手內不能賣分文，一鬼呼之而輒去，安在其爲富貴耶？獨有念佛之人，到此無疾無災，安然脫化。身無一切病苦厄難，心無一切貪戀迷惑。惡鬼睹影潛踪，閻老聞名頂禮。豈非超然出世之大丈夫乎！人惟如是，而後始能不作鬼也。則夫不作鬼者，誠非易事也。

不可甘心作鬼

大千世界，一切人類，無論貴賤智愚，老幼男女，臨終之後，若不出世，沒有不做鬼的。勸人念佛求生淨土，是勸世人不去做鬼啊！小儒不信佛法，反而毀謗，不單單自己甘心做鬼，并想要勸一切世人做鬼了！他現在沒有做鬼祇是暫時現象！眼前林林總總^[01]一切人都在盼望變做成林林總總一切鬼。人因爲不知道做人祇是暫時現象，所以不知疲倦費盡心力以求富貴。他沒有去想一，無論得到富貴，還是沒有得到富貴，當死去之時，手內帶不走分文，無常鬼一喊即去，怎麼還能富貴呢？祇有念佛的人，至此無病無災，安然脫化，身無一切病苦厄難，心無一切貪戀迷惑，惡鬼見影潛踪，閻老聞名頂禮，難道不是超然出世的大丈夫嗎？人祇有如此，才能真正不做鬼。要不做鬼，確實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

九類皆當往生

九類者，所謂胎生、卵生、濕生、化生、有色、無色、有想、無想、非有想非無想也。九類，則盡乎貴賤幽明，及天上天下之數矣。九類之中，最苦者，三惡道；最樂者，三界二十八天。止因未出生死，所以輪回六道，是苦者固苦，樂者亦苦也。縱使長壽諸天現享無涯之樂，然而天福報盡，仍墮三途。豈若極樂國土之永脫輪回，長辭六趣乎？餘嘗于文昌、關帝、東岳廟中進香，禮拜之後，必祝云：“願帝君尊信三寶，發菩提心，往生西方，行菩薩道。”又嘗頂禮鬥母尊天，及昊天上帝，雖誠惶誠恐，稽首頓首之後，亦願至尊念佛往生，行菩薩道，廣度一切。何以故？祇因有智慧人，看得世間極高明事，無如念佛。最有福事，莫若往生。念佛往生，非一切福德所可比擬者也。鬥母尊天，即經中摩利支天菩薩。昊天上帝，即經中所稱忉利天王。世尊每說法時，忉利天王，無不恭敬禮拜，侍立左右。今日聞此默祝，必然歡喜，斷無反開罪戾之事。吾輩幸而遇此法門，不思勇猛精進，回嚮菩提，豈非如來所稱最可憐憫者乎？

九類皆當往生

九類就是指胎生、卵生、濕生、化生、有色、無色、有想、無想、非有想、非無想，包括了貴的、賤的、陰間、陽世、天下、天上一切衆生。九類中，最苦的是三惡道衆生，最快樂的是三界中二十八天衆生。祇因未出生死，所以輪回六道。在痛苦中的當然痛苦，就是享受快樂的也是痛苦。即使長壽各天，現在享受無窮快樂，然而天福報盡，仍墮三途，哪裏比得上極樂國土永脫輪回，長別六趣呢？我曾經在文昌、關帝、東岳廟中進香，禮拜之後，一定祈禱：“願帝君尊信三寶，發菩提心，往生西方，行菩薩道！”又曾經頂禮鬥母尊天及昊天上帝，雖誠惶誠恐，但稽首叩頭之後，也願至尊念佛往生，行菩薩道，廣度一切。爲什麼呢？祇因有智慧的人，看得出世間最高明的事，無如念佛；最有

01. 形容繁多。

福的事，莫如往生。念佛往生，不是一切福德可比擬的。鬥母尊天即經中所說摩支天菩薩，昊天上帝即經中所稱忉利天王。世尊每說法時，忉利天王，無不恭敬禮拜，侍立左右。今天聽到我默默的祝願，一定歡喜，絕對沒有反而開罪的事。我們有幸遇到這樣的解脫法門，不思勇猛精進，回嚮菩提，那不就是如來所稱最可憐憫的人嗎？

補充：一胎生，二卵生，三濕生，四化生，這四種是三界受生的差別。天與地獄唯化生，鬼兼胎化，人畜具四。五有色，謂色界天。六無色，謂無色界天。七有想，指無色界之中除無想天外的其他一切天處。因為它總有心想。八無想，屬色界第四禪的無想天。此為五百大劫之間，感無心無想之果，外道所迷執為真涅槃。九非有想非無想，無色界之第四處非想非非想天也。此天處非如無想天之無心，亦非如有想天有粗漫之心想，故名為非想（無粗想），非非想（有細心）天。金剛經說：“所有一切衆生之類：若卵生，若胎生，若濕生，若化生，若有色，若無色，若有想，若無想，若非有想，若非無想，我皆令入無餘涅槃而滅度之。”

念佛無枉用之力

世俗之事，謀而不成，則前功盡棄。獨有念佛，縱有始無終，而從前所念，亦決不枉費。昔有樵夫，遇虎登樹，一稱“南無佛”，多生多劫後，猶賴之以出家，漸至成佛者。何況精誠一世乎？即或現世不能往生，來世必出生死。非如世俗之讀書不就，枉費精神。經營不就，反虧資本也。

念佛無枉用之力

世俗事情，精心策劃，却不成功，則前功盡棄。祇有念佛，即使有始無終，而從前所念，也決不枉費。從前有個樵夫，遇虎登樹，喊“南無佛”。多生多劫後，因此菩提種子而出家，漸漸成佛。何況精誠一世的人呢？即使現世不能往生，來世必出生死，不象世俗讀書不成，枉費精神，經營不成，反虧資本。

人間勝事無如念佛

《譬喻經》云：昔有夫妻二人，禱天求子。婦即懷娠，生四種物：一旃檀米鬥、二甘露蜜瓶、三珍寶錦囊、四七節神杖。其人嘆曰：“吾本求子，何用此物？”天神問曰：“汝欲得子何為？”其人曰：“吾欲得子，將來望其養育耳。”神曰：“鬥中之米，取之復盈。甘露瓶中，能消百病。珍寶之囊，用之不竭。七節神杖，以備凶暴。人間孝子，豈能如是？”其人大喜，遂至殷富。後他國聞之，遣兵往奪。其人擎杖，飛行擊退，保之終身。世人孜孜汲汲，無暇修行者，不過為妻子耳。然妻子縱極趨奉，安能若此四物哉？至于往生西方，則超出生死，萬福莊嚴，所求如意。又豈四物之所可比哉？故天上人間，第一勝事，無如念佛。

人間美事莫如念佛

《譬喻經》說：從前有夫妻二人，禱天求子，婦即懷娠，生四種物，一是旃檀米鬥，二是甘露蜜瓶，三是珍寶錦囊，四是七節神杖。這個人嘆道：“我本意是求子，沒有想要這些東西。”天神問他：“你求子是為了什麼？”這個人說：“我求子，是希望將來有人養老送終。”神說：“鬥中的米，取之不盡；甘露蜜瓶，能消百病；珍寶錦囊，用之不竭；七節神杖，以防凶暴。人間孝子，誰能如此？”這人大喜，從此大富。後來有一個國家聽到這件事，派兵侵奪。此人舉起七節神杖，飛行擊退，終身受到保護。世人忙忙碌碌，沒有時間想到修行，祇不過是為了妻子兒女罷了。然而妻子兒女即使樣樣如意，怎麼比得上這四件寶物呢？至于往生西方，則超出生死，萬福莊嚴，所求如意，四件寶物又怎麼能够相比呢？

因此，天上人間，第一美事，莫如念佛。

念佛僧人

清光緒二三年，北方數省大旱。有蔚州僧蓮某者，于村外小廟中住。有山東饑民突來，喊肚饑，要吃飯。僧云：“我飯已吃過，無有餘者。”其人更急。僧云：“我為汝另煮點。”其僧日課六萬佛號，口雖許煮，欲將此一串珠掐完。其人意謂不與我煮，遂執斧，用背嚮頭一打，僧遂跌倒。其人以挖煤鐵勺，挖兩勺腦肉，倒于煤中而去。其僧昏迷，不知人事，遂到鐘前，急撞數十下。村中凡有官事，以撞鐘為號令，遂通來廟中。見其僧仍卧被打之處，血流滂沱，而從屋至鐘前，來去皆流有血迹。按之，猶有氣，因扶起喚醒。云：“被饑民所打。”遂去數十人四路追之，其人被執，願為償命，拉至廟中。僧曰：“我與彼前生定規有怨，彼今打我，諸君又難為他，豈不是令我白受打？不但宿怨不能解，更結新怨，我吃不起此虧。我尚有一千錢，與他令去。”其僧之頂遂長合，而且仍復如平人之堅硬，但全頂無一毛，而周圍俱有傷痕，亦異矣哉。光緒十三年，光與其師弟蓮如，由紅螺山朝五臺，回至其僧廟中，時已六十餘矣，面目奕奕有光，一望即知其為有道之士也。蓮如師指其頂，而為光言之。附之于此，以為啟信之助。

民國十一年，釋印光記

印光法師補充一個僧人念佛後出現的奇跡

清光緒二三年，北方數省大旱。蔚州有位僧人蓮某，在村外小廟中住。一天，一個山東饑民突然到此，喊肚子饑餓，要吃飯。僧人說：“我已經吃過飯，沒有剩餘。”這個人要得更急，僧人說我替你另外煮一點。此僧每天念六萬佛號，口裏雖然答應煮飯，但想要把這一串佛珠數完，遲遲沒有行動。這個人以為僧人不想煮飯，就拿起斧頭，用斧背往他的頭上打來，僧人就跌倒在地。此人又用挖煤鐵勺，挖了兩勺腦肉，見僧人倒在煤中後逃跑。僧人昏迷，不省人事，踉踉蹌蹌跑到鐘前急撞幾十下。村中凡有公事，以撞鐘作為集合信號。于是村民都趕來廟中。看見僧人倒在地上，被打之處，血流滂沱。從屋到鐘前，來去都流有血迹。用手按到鼻下，感覺還有氣。大家就把僧人扶起喚醒，僧人講述了剛才的遭遇，大家立即派出幾十人四路追趕。凶手被抓住，願意償命，拉回到廟中。僧人說：“我與他前生一定有怨，他今天打我，各位又難為他，難道不是叫我白白受打？不但前怨不能解除，又結下新怨，我吃不起這麼大的虧！我還有一千錢，送給他，叫他走吧。”說完後僧人的頭頂就自動愈合，而且仍舊象原來一樣堅硬，祇是整個頭頂沒有一根頭髮，周圍留有傷痕。這真是一件奇事啊！

光緒十三年，我印光與他的師弟蓮如，由紅螺山朝拜五臺山，回到此僧廟中，僧人已經六十多歲了。面目神采奕奕，一看就知道他是有道高僧。說及此事。我就附在這裏，以增長人們念佛的信心。

民國十一年釋印光記。

往生事略

天下無憑無據者，其言不足信。有徵有驗者，其說必定真。念佛往生，有徵有驗者也。蓋天下萬事可假托，獨死生之事，纖毫不可假托。古今來聖賢豪杰，講道論德，修仁行義者，不啻千萬。然其沒也，不過以疾卧床，斯為考終命矣〔考終命，老而善終〕。若要預知時至，沐浴端坐，或聞異香盈室，或見天樂迎空，自生民以來，未嘗有一人也。獨有念佛之人，此種祥瑞，不一而足。是莫受用于念佛之人，亦莫尊貴于念佛之人矣。夫臨去之際，既如此安閑，則所到之方，必定是非常福地。人奈何不于此際，動一念乎？因將此地生西之人，摘錄數十條，名為“往生事略”。亦欲見賢思齊，同生安養云爾。

往生事略

無憑無據的話不足相信，有證有驗之言一定真實。念佛往生是有證有驗的。天下萬事萬物假冒偽劣很多，唯獨生死大事一點也不能作假。古今聖賢豪杰，講道論德，修仁行義，千千萬萬，不知有多少。但他們死時，都是患病臥床，一命嗚呼！若要預知時至，沐浴端坐，或異香滿室，或見天樂迎空，自有入類以來，還沒有一人啊！祇有念佛的人，此種祥瑞，不能一一說盡。因此，最實用的是念佛人，最尊貴的也是念佛人！他們臨終之際，既然如此安閑自在，則所到之處，必是非凡的福地。人為什麼不在這個方面動一動念頭呢？現在將此地生西的人，摘錄數條，取名為《往生事略》，目的祇是見賢思齊，同生安養^[01]罷了！

菩薩往生類

如來記往

《大無量壽經》云：彌勒白佛言：“于此世界，有幾菩薩，往生極樂？”佛告彌勒：“于此世界，有六十二億不退菩薩，往生彼國。小行菩薩，不可稱計。不但此國，他方佛土，如遠照佛刹，有百八十億菩薩，皆當往生。乃至十方佛刹，往生者甚多無數。我若具說，一劫猶未能盡。”

文殊願生

《觀佛三昧經》，佛記文殊，當生極樂。文殊發願偈云：“願我命終時，滅除諸障礙，面見彌陀佛，往生安樂刹。生彼佛國已，滿足我大願，阿彌陀如來，現前授我記。”

普賢求往

《華嚴經》，普賢菩薩列十種大願，普為衆生，求生淨土。偈云：“願我臨欲命終時，盡除一切諸障礙，面見彼佛阿彌陀，即得往生安樂刹。”

偈論淨土天親菩薩

天親菩薩，天竺人，廣造諸論，升兜率天宮內院，見彌勒佛。著《無量壽經論》及《淨土偈》，五門修法，普勸往生。

請佛形儀天竺鷄頭摩寺五通菩薩，以神力往安樂國，見阿彌陀佛。陳云：“娑婆衆生，願生淨土，無佛形儀，請垂降許。”佛言：“汝應先行，尋當現彼。”五通還，聖儀已至。一佛、五十菩薩，各坐蓮華，在樹葉上。遂傳寫流布。見《感通傳》。

造論起信馬鳴菩薩

馬鳴菩薩，西天第十二祖，嘗著《起信論》，後明求生淨土，詞皆切要。

01. 西方極樂國之異名，無量壽經說：“諸佛告菩薩，令觀安養佛。”義寂疏說：“安心養身，故曰安養。”

龍樹記生

《楞伽經》云：“大慧汝當知，善逝涅槃後，未來世當有，持于我法者，大名德比丘。厥號為龍樹，能破有無宗，世間中顯我，無上大乘法。得初歡喜地，往生安樂國。”

集善往生

《大悲經》云：佛言：“我滅度後，北天竺國有比丘名祁婆迦，修集無量種種最勝菩提善根，已而命終，生于西方過百千億世界無量壽國。于彼佛所，種諸善根，後當作佛，號無垢光。”

得忍往生

《菩薩生地經》云：“佛言：時差摩竭，得不起法忍。五百清信士、二十五清信女，皆得不退轉地。壽終俱生無量壽佛清淨國。”

勝會書名長廬蹟 (zé) 禪師

長廬蹟 (zé) 禪師，遵慧遠大師遺範，建蓮華勝會，普勸念佛。一夕夢一少年，烏巾白衣，風貌清美，揖而曰：“欲入公蓮華勝會，乞書一名。”師問何名，答曰：“普慧。”書已。又云：“家兄普賢亦乞并書。”覺而异之，忽思《華嚴經離世間品》有二菩薩名。普慧連發二百問，普賢連下二千答。此大菩薩也，何得荷冥加乃爾？遂書二菩薩為會首。蓮大師曰：“凡僧結社，古聖書名。甚哉！淨土之非小緣也。良由事出真誠，則冥通靈應爾。”非可強致也。

菩薩往生類

如來授記^[01]往生

《大乘無量壽經》說：彌勒菩薩問佛陀：“在此世界，有多少菩薩，往生極樂？”佛陀告訴彌勒菩薩：“在此世界有六十二億不退菩薩，往生極樂國土，小乘菩薩^[02]無法計數。不但此國，其他佛土，如遠照佛國，有一百八十億菩薩，都會往生極樂。十方佛國，往生的很多，無法計算。我如果詳細說來，一劫時間都不能說盡。”

文殊菩薩願生

《觀佛三昧經》中佛陀授記文殊菩薩往生極樂。文殊菩薩發願偈說：“願我命終時，滅除諸障礙，面見彌陀佛，往生安樂國，生到佛國後，滿足我大願，阿彌陀如來，現前授我記。”

普賢菩薩求生

《華嚴經》中普賢菩薩發十種大願，普為眾生求生淨土。偈說：“願我臨命終時，盡除一切諸障礙，面見西方阿彌陀，即得往生安樂國。”

天親菩薩寫偈論勸人往生

天親菩薩，天竺人，著作很多，升兜率天宮內院，見彌勒菩薩後，專著《無量壽經論》及淨土偈，五門修法，普勸往生。

請佛形象

天竺雞頭摩寺五通菩薩，憑藉神力前往極樂國，見到阿彌陀佛，說：“娑婆眾生，願生淨土，沒有佛象，敬請垂降。”佛說：“你祇要最先實行，馬上

01. 記名之義，佛對發大心的眾生預先記名，過了多少年代，在某處某國之中，成什麼佛。
02. 聲聞緣覺的法門，以修身自利為宗旨，其最高果位為阿羅漢果及辟支佛果。聲聞乘修四諦法，自凡夫至阿羅漢，論時間，速者三生，遲者六十劫。緣覺乘修十二因緣，自凡夫至辟支佛，論時間，速者四生，遲者一百劫，其修行重在悟證，悟所到處，便是證所到處，故無明顯的位階可言。

就會出現。”五通菩薩回來，聖象已到，一佛五十菩薩，各坐蓮花，在樹葉上，就傳寫流布。見《感通傳》。

補充：天竺的雞頭摩寺有五通菩薩往安樂世界，勸請彌陀的形像來，流布於天竺。此為我土阿彌陀佛畫像之始。

作論起信

馬鳴菩薩^[01]，西天第十二祖^[02]，曾著《起信論》，勸人求生淨土，言詞懇切。龍樹往生

《楞伽經》說：大慧你當知，佛陀涅槃後，未來世當有，持於我法者，大名德比丘，名字叫龍樹，能破有無宗，世間中弘揚，無上大乘法，得初歡喜地，往生安樂國^[03]。

集善往生

《大悲經》說：佛說：“我滅度後，北天竺國有位比丘，名祁婆迦，修集無量種種最勝菩提善根，後來命終，往生西方極樂世界，在彌陀佛國，種諸善根，以後將成佛，號無垢光。”

得忍往生

《菩薩生地經》說：佛說：“時差摩竭，得不起法忍^[04]，五百清信士，二十五清信女，都得不退轉地^[05]，壽終都生無量壽佛清淨國。”

勝會寫名

長蘆蹟（zé，責）禪師，繼承慧遠大師遺風，建立蓮花勝會，普勸念佛。一個晚上，夢見一個少年，烏黑的頭巾白色的衣服，風貌清美，作揖說：“想要參加您的蓮花勝會，敬請寫一個名字。”禪師問他叫什麼名字，回答說：“普慧。”寫完後，又說家兄普賢，敬請一起書寫。醒來後感到奇怪。忽然想？《華嚴經》離世間品中有二位菩薩名字，普慧連發二百問，普賢連下二千答，這是大菩薩啊，怎麼能夠蒙他們在冥冥之中如此加持呢！就寫二菩薩名字作為會首。

蓮大師說：凡僧結社，古聖書名，不可思議啊！淨土不是小緣啊！祇因心地真誠，就能感應，決不是可以強迫的。

01. 中天竺人，是佛滅後六百年間出世的大乘論師，有馬鳴比丘、馬鳴大士、馬鳴菩薩等尊稱。
02. 禪家於西天立二十八祖。傳燈錄一，傳法正宗記二說：一摩訶迦葉、二阿難尊者、三商那和修、四優婆鞠（jū，鞠）多、五提多迦、六彌遮迦、七婆須蜜。八佛陀難提、九伏馱蜜多、十脅尊者、十一富那耶捨、十二馬鳴大士、十三迦毗摩羅、十四龍樹尊者、十五迦那提婆、十六羅睺（hóu，喉）羅多、十七僧伽難提、十八伽耶捨多、十九鳩摩羅多、二十闍夜多、二十一婆修盤頭、二十二摩拏（ná，拿）羅、二十三鶴勒那、二十四師子尊者、二十五婆捨斯多、二十六不如蜜多、二十七般若多羅、二十八菩提達磨。
03. 西方極樂世界的別名。
04. 對佛所說的法信受不疑。
05. 不再退轉的意思。有三種的不退，即一、位不退，證到圓教的初信位，破了見惑，進入聖人的境界，便永遠不再退回到以前凡夫的地位；二、行不退，證到圓教的十信位，破了思惑與塵沙惑，此時專門濟度一切眾生，永遠不會再退回到以前二乘的地位；三、念不退，證到圓教的初住位，不但證悟了自己的靈性，而且得到無生法忍，此時的心便安住在這種真實智慧的念頭上，永遠不會再退失。

高僧往生類

慧遠大師晉慧遠，雁門樓煩人。博通世典，尤善《六經》。聞安法師講《般若經》，豁然大悟，因剃染事之。太元六年，過潯陽，見廬山閑曠，可以息心。遂感山神現夢，一夕雷雨，林木自至。刺史桓伊，乃爲建殿，名曰神運。以慧永先住西林，故號所居爲東林。建念佛社，三十年不入塵俗，專志西方，制六時蓮漏，念誦不輟。高僧、巨儒預社者，百二十三人。澄心系念，三睹聖相，而沉厚不言。後十九年，七月晦夕，于般若臺，方從定起，見阿彌陀佛，身滿虛空，圓光之中，無量化佛。觀音、勢至，左右侍立。又見水流光明，分十四支，洄注上下，演說妙法。佛言：“吾以本願力，來安慰汝。汝七日後，當生我國。”又見佛陀耶舍、慧持、慧永、劉遺民輩，已往生者，皆在佛側。師喜，謂門人曰：“吾始居此，已三睹聖相。今復再見，必生淨土矣。”至期，端坐而逝，時義熙十二年八月初六日也。

慧永晉慧永，河內人，十二出家，既而與遠公同依安法師。太元初，駐錫廬山。刺史陶範，舍宅爲西林寺以居之。絕志塵囂，標心安養。義熙十年示疾，忽斂衣欲起。衆驚問，答曰：“佛來迎我。”言訖而化，異香七日方滅。唐玄宗追謚覺寂大師。

僧叡晉僧叡，冀州人，游學諸方，遠歷天竺，還關中，從羅什師稟受經義。後預廬山蓮社，專心念佛。宋元嘉十六年，忽告衆曰：“吾將行矣。”面西合掌而化。衆見師榻前一金蓮華，倏然而隱，五色香烟，從其房出。

道敬晉道敬，琅琊人，祖王凝之刺江州，因從遠公出家。年十七，博通經論，日記萬言，篤信念佛，早夜弗替。永初元年，謂衆曰：“先師見命，吾其行矣。”端坐念佛而化。衆見光明滿室，彌時方滅〔彌時，滿一個時辰〕。

僧顯晉竺僧顯，南游江左，遇疾，專志西方，虔苦不替。忽見阿彌陀佛，光照己身，所患皆愈。即起沐浴，爲旁人說所見，并陳誠因果，詞意剴切。明晨端坐而化。

慧光齊慧光，居洛陽，著《華嚴》、《涅槃》、《十地》等疏。一日有疾，見天衆來迎。光曰：“我所願生，唯淨土耳。”遂專志念佛，已而見化佛空迎。光稽首曰：“願攝受我！”禱祝方畢，已化去矣。

道珍梁道珍，住廬山修淨業。曾夢海中有舟西往，問之，曰：“往極樂國。”珍乞隨行，舟中曰：“汝未營浴室，未誦《彌陀經》，不得遂往。”覺而浴僧、誦經，歷年不輟。後見池面降白銀臺，珍默記其瑞，秘而不言。一夕，邑人見半山烈火千炬，交相輝映，謂是諸王禮覲。及旦訪之，乃知珍已坐化。

神鸞後魏曇鸞，少游五臺，感靈異出家。而性嗜長生，受陶隱居《仙經》十卷。後遇菩提流支，乃問曰：“佛有長生不死術乎？”支笑曰：“長生不死，吾佛道也。”乃授以《十六觀經》，曰：“學此，則三界無復生，六道無復往。其爲壽也，河沙劫石，莫能比焉。”鸞大喜，遂焚《仙經》，而專修淨業，寒暑疾痛，曾無少懈。魏主號爲神鸞。一日見梵僧謂曰：“吾龍樹也，以汝同志，故來相見。”鸞自知時至，集衆誡曰：“地獄諸苦，不可不懼。九品淨業，不可不修。”令弟子高聲念佛，西向稽首而終。衆聞天樂自西而來，良久乃已。

智者大師隋智顛，號智者大師。孩提時，見像即禮，逢僧必拜。年十八，出家于果願寺，後禮南岳思大禪師。著《觀經疏》，及《十疑論》等，贊揚淨土。將示寂，謂弟子曰：“世緣畢矣。”唱《十六觀經》經題竟，復曰：“西方淨土，易往無人。火車相現，一念改悔者，尚得往生。况戒定熏修者乎！”智朗云：“未知大師證入何位？”曰：“但登五品。”又曰：“觀音大士來迎吾。”言訖，

稱三寶名，如入禪定。

登法師隋登法師，講《涅槃經》于并州興國寺，來聽經者，普勸念佛往生。開皇十二年命終，異香滿室。及殯，祥雲香氣，遍諸聚落。

善導和尚唐善導，貞觀中，見西河綽禪師九品道場，喜曰：“此真入佛之津要。”遂殫志精勤，晝夜禮誦。每入室，胡跪念佛，非力竭不休，雖寒冰時，或至流汗。出則為人演說淨土。三十餘年，未嘗睡眠。好食送厨，粗惡自奉，所得囑施〔囑(chèn)施，對僧人的布施〕，寫《彌陀經》十萬卷，淨土變相三百壁〔變相，表現佛教故事及教義的圖畫〕。從其化者甚衆，有誦《彌陀經》十萬遍，至五十萬遍者；有念佛日課萬聲，至十萬聲者。得念佛三昧，往生西方者，不可勝紀。其《勸世偈》曰：“漸漸鷄皮鶴發，看看行步龍鐘。假饒金玉滿堂，難免衰殘病苦。任汝千般快樂，無常終是到來。惟有徑路修行，但念阿彌陀佛。”一日忽謂人曰：“此身可厭，吾其西歸。”乃登柳樹而化。高宗知之，賜其寺額曰光明。

康法師唐少康，縉雲人，十五通《法華》、《楞嚴》。貞元中，見白馬寺內文字放光，探之，乃善導和尚《西方化導文》也。因祝曰：“若淨土有緣，乞更放光。”祝訖，光明轉熾。遂詣長安善導和尚影堂瞻禮，忽見遺像升空。後至新定，先化小兒念佛。初時念佛一聲者，與一文。繼而能念十聲者，與一文。年餘，無少長貴賤，皆知念佛。復于烏龍山建淨土道場，策勵學者。後二十一年十月三日，囑道俗曰：“當于淨土，起欣樂心。于閻浮提，起厭離心。”遂放異光數道而逝。

懷玉唐懷玉，臺州人，布衣一食，常坐不卧，誦《彌陀經》三十萬遍，日課佛五萬聲。天寶元年，見聖像滿虛空中。一人持銀臺至。玉曰：“吾一生精進，誓取金臺，何為不爾？”銀臺遂隱。三七日後，擎臺者復見，云：“師以精進，得升上品，宜趺坐以俟。”越三日，異光滿室，謂弟子曰：“吾生淨土矣。”含笑而逝。郡太守段公，作偈贊曰：“吾師一念登初地，樂國笙歌兩度來。惟有門前古槐樹，枝低祇為挂金臺。”

道昂唐道昂，魏郡人，常講《華嚴》、《地論》，勸人求生西方。後預知時至，訂以八月辭世，人未之信也。至八月朔，無所患。問齋時至未，即升高座，爐香自發，引四衆說菩薩戒。說訖，見天衆繽紛，管弦嘹亮。告衆曰：“兜率陀天迎我。然天道乃生死根本，非吾素願。吾本求生西方，此誠不知何以不遂？”俄而天樂隱沒，但見西方香華伎樂，充塞虛空，旋繞頂上。大眾仰觀，遐邇驚嘆。昂曰：“淨土相現，吾當逝矣！”言訖，香爐忽墜于手，即于高座而化。

僧銜唐僧銜，并州人，初念慈氏〔即彌勒菩薩〕，期上生兜率。年九十，遇道綽禪師，得聞淨土，始回心念佛，日禮千拜，一心無怠。後有疾，告弟子曰：“阿彌陀佛授我香衣，觀音、勢至共垂寶手，吾其行矣。”言訖而逝，七日異香不散。時有啓芳、圓果二法師，目擊其事，亦發勇猛，誓必生西，晝夜念佛不輟，忽見七寶池邊，佛及大士坐寶臺。二僧作禮。佛云：“念我名者，皆生我國。”復見三道寶階，其一白衣，一則道俗相半，其一唯僧也，皆至心念佛，得生彼土之人。後五日，忽聞鐘聲，兩僧同時化去。

壽洪唐壽洪，汾陽人，一心念佛，求生安養。將亡，見兜率天童子來迎。洪曰：“我期西往，不生天上。”即令衆念佛。未幾，洪曰：“佛從西來。”言訖而化。

大行唐大行，居泰山，修普賢懺法三年，感大士現身。晚歲入藏陳願，隨手得《彌陀經》。晝夜誦持至三七日，睹琉璃地上，佛及大士現身。僖宗聞之，詔入內，賜號常精進菩薩。後一年，琉璃地復現。即日而終。異香經旬，肉身不壞。

明瞻唐明瞻，晚歲刻志安養，念佛不輟。或譏其遲暮，瞻曰：“十念成功，猶得見佛，吾何慮乎？”後因疾，于興善寺具齋，別道俗。時僕射房玄齡、杜如晦，皆與焉。日過午，整威儀念佛，遽曰：“佛來矣，二大士亦至。”竦身合掌而化。

永明壽禪師吳越延壽，餘杭人。初爲縣庫吏，取庫銀到西湖，盡買生放之。法當死。聞將刑，大喜曰：“此番雖死，吾必往西方。吾所放生，不知幾千萬萬矣。”錢繆王特命赦爲僧，賜名延壽。依四明翠岩師出家，參天臺韶國師，發明心要。後住永明，專修淨業，夜往別峰，行道念佛，旁人時聞天樂鳴空。忠懿王嘆曰：“自古求西方，未有如此專切者。”乃建西方香嚴殿，以成其志。開寶八年二月二十六日，晨起焚香告衆，趺坐而化。後有僧來自臨川，經年繞其塔，人問之，曰：“吾病入冥，見殿左供一僧像，冥王朝夕禮拜。密詢其人，曰：‘此杭州永明壽禪師也。凡死者必經此處，此師生西方上上品矣。王重其德，故禮敬耳。’”

志通石晉志通，鳳翔人。因見智者大師淨土儀式，不勝欣忭（biàn），自是不向西睡，不背西坐，專心念佛。後見白鶴、孔雀成行西下，又見蓮華開合于前。乃云：“白鶴、孔雀，淨土境也。蓮華光相，受生處也。淨土現矣。”乃起禮佛而終。閻維時，有五色祥雲環覆火上，舍利鱗砌于身。

圓淨常法師宋省常，錢塘人，七歲出家。淳化中，住南昭慶，慕廬山之風，乃刺血書《華嚴經淨行品》，回向西方。士大夫預會者，稱淨行弟子，而文正公王旦爲之首，一時公卿牧伯共百二十人，比丘千人。翰林蘇易簡作《淨行品序》，至謂：“予當布發以承其足，剝肉以請其法，猶尚不辭，况陋文淺學，而有惜哉？”天禧四年正月十二日，端坐念佛，有頃，厲然唱云：“佛來也！”泊然而化。

淨觀宋淨觀，住嘉禾寂光庵，修淨土懺法十餘年。謂弟子曰：“我過二十七日行矣。”至期二日前，見紅蓮華。次日又見黃蓮華滿室，有化童子坐華上，仙帶結束。至第三日，入龕端坐，命衆念佛，頃之脫去。

慈雲懺主宋遵式，臺州臨海縣人，學行高古，名冠兩浙。專修淨土，常行般舟三昧〔般舟三昧，又名佛立三昧，意謂修此三昧，能見十方諸佛立于其前。修時不坐不卧，除用食之外，均須經行，不得休息，專念阿彌陀佛名號，以九十日爲一期〕，九十晝夜不睡眠，兩足皮裂，嘔血不已。夢觀音以手指其口，注甘露灌之，覺身心清涼，疾遂愈。著《淨土決疑行願》及《淨土懺法》行世。將化之日，炷香禮佛，願生安養，至晚坐脫。人見大星隕于靈鷲峰。

圓照本禪師宋宗本，常州無錫人。初參天衣懷禪師，念佛有省，後遷淨慈。奉詔入東京，召對稱旨。平居密修淨業。雷峰法師神游淨土，見一華殊麗。問之，曰：“待淨慈本禪師耳。”又資福曦公，亦來禮足施金。問其故，曰：“定中見金蓮華，是待本公者。”又見蓮華無數，內有萎者，曰：“此退墮人也。”因問本公留心禪學，何以淨土標名。答曰：“雖在宗門，亦兼修淨土耳。”後臨終，安坐而逝。謚圓照禪師。

久法華宋可久，居明州，常誦《法華》，願生淨土，時號久法華。元祐八年，年八十一，坐化。三日後復蘇，謂人曰：“吾見淨土境，與經所言符合。蓮華臺上，皆標合生者名。見一金臺，標成都府廣教院勛公，一標明州孫十二郎，一標可久。一銀臺，標明州徐道姑。”言訖復化。五年徐道姑亡，異香滿室。十二年孫十二郎亡，天樂迎空。皆如所言。（蓮華標名，人或疑其太著。然言于坐化復蘇之後，而又皆懸記于數年之前，豈其猶不足信與？）

截流大師師諱行策，明末宜興蔣司農第八子。父鹿長先生，夢憨山大師入卧內，忽報楊夫人得一公子，即師也。年十八，父沒，喪葬畢，即投武林箬（ruò）庵和尚出家。後應虞山普仁院請，闡揚淨土法門。每日六時念佛，自謂佛號萬聲，

雖忙不缺。嘗著《蓮藏》一集，勸緇素。以康熙十九年七月九日辭世。坐化之刻，有遠鄉童子，正當午食，忽投箸僕地，半日方蘇。問之，乃云：“此刻有截流和尚往生，土地命我擎幡送耳。”又有城南姓吳者，已亡數日，忽附其家幼童言之，亦謂親見冥王跪送，是日冥府停刑一日。

高僧往生類

慧遠大師

晉慧遠，雁門樓煩人，博通世典，諳悉六經^[01]，聽安法師^[02]講《般若經》，豁然大悟，就依止法師剃發出家。太元六年，路過潯陽，看見廬山閒靜空曠，可以靜心，準備安居，感通山神現夢。一個晚上，雷雨之後，木材自動運到。刺史桓伊，就組織建殿，名叫神運。因慧永先已住在西林，故號所居為東林。建立念佛社。三十年不入塵俗，專志西方。制六時^[03]蓮漏，念誦不停。高僧大儒，參加蓮社的有一百二十三人。淨心專念，三次目睹阿彌陀佛聖相。但大師性格樸實穩重，不以炫耀。後十九年七月底的一個晚上，在般若臺，出定。看見阿彌陀佛，身滿虛空，圓光之中，無量化佛，觀音、勢至左右侍立，又看見水流光明，分十四支，上下流淌，演說妙法。佛說：“我以本願力，來安慰你，你七天後，當生我國。”又看見佛陀耶舍^[04]、慧持^[05]、慧永^[06]、劉遺民^[07]等已往

01. 《詩》《書》《禮》《樂》《易》《春秋》
02. 苻秦道安，常山扶柳人，家世世業儒，早喪父母。十二歲出家。神智聰敏，而形貌甚陋，不為師所重。數年驅役，安精勤不倦。後求經，師與一經，有一萬言，安一天背誦，不差一字。師大驚，為授具戒。次使游方，入鄴都，遇佛圖澄拜為師。澄講完，則安復述。人們驚歎。後曆游四方訪道，于太行鄔山創立寺塔。晉武帝甯康元年，避石氏亂，率弟子遠等四百餘人至襄陽，立檀溪寺鑄佛像。武帝聞安名，資給厚祿，安固辭不受。晉太元四年，秦主苻堅取襄陽，得安。喜曰：吾以十萬師取襄陽，得一人半，安公一人，習鑿齒半人也。安至長安，僧徒數千人，大弘法化。堅欲取江南，安諫之，堅不聽，攻之果大敗。安注經，每求聖證。一日感長眉尊者來降，見所制欽歎。即賓頭盧也。因日設供。安每與弟子法邁等於彌勒前立誓願生兜率。秦建元二十一年寂，壽七十二。安生而左臂有肉隆起如印，時稱印手菩薩。沙門姓釋，注經開三分，皆由安始。也是中國第一位制訂佛寺戒規的僧人。
03. 晝三時與夜三時，合稱為六時。晝三時是晨朝日中日沒；夜三時是初夜中夜後夜。
04. 罽(jì, 記)賓國沙門名。梁僧傳二，出三藏記十四，三寶記八翻為覺明。開元錄四，飾宗記三本等翻為覺名。耶捨者名稱之義，則以覺名為是。四分律之譯主。
05. 東晉僧人。俗姓賈。雁門樓煩(山西寧武)人，慧遠弟弟。十八歲出家，與慧遠一起依止道安法師。後赴荊州(湖北江陵)傳法，又上廬山。一度至建康(南京)譯場，助僧伽羅叉譯《中阿含經》。399年辭兄赴成都龍淵精捨弘法。弟子有道泓、曇蘭等。
06. 見下面。
07. 東晉居士。本名程之，字仲思。彭城(江蘇銅山)人。早年好老莊之學，通讀經典。太元(376-396)中，曾任宜昌、柴桑(江西九江)縣令。見廬山幽靜，就駐而不返。遇慧遠，聽他闡明佛理。母親逝世後，便入廬山，棄官隱居。時時與慧遠集會，聽講佛法。元興元年(402)7月28日，與慧遠在廬山創建“蓮社”，歸心淨土。居廬山十五年，自知時至，與眾

生的，都在佛側。大師很高興，對弟子說：“我住到這裏以來，已經三次目睹聖相，今天再次相見，一定會往生淨土了！”到預定日期，端坐而去。時間是義熙十二年八月初六日。

慧永

晉慧永，河內^[01]人，十二歲出家，後來與慧遠大師一起依止安法師。太元初，駐錫^[02]廬山，刺史陶範把自己的住宅改為西林寺供養法師。大師超塵脫俗，歸心淨土。義熙十年示疾，忽然整衣要起身，大眾驚問，回答說：“佛來迎我！”說完安然而去，奇異的香氣七天後才消散，唐玄宗追諡覺寂大師。

僧睿

晉僧睿（ruì，瑞），冀州^[03]人，遊學四方，遠到天竺，回關中^[04]，跟從羅什^[05]法師，學習經義。後來參加廬山蓮社，專心念佛。宋元嘉十六年，忽然告訴大眾：“我要走了！”面向西方，合掌而化。大眾看見法師床前有一朵金色蓮花，迅速消失，五色香煙，從法師的房子裏面飄出。

道敬

晉道敬，琅玕^[06]人。祖王凝之，為江州刺史。跟從慧遠大師出家，十七歲時，博通經論，每天能夠記憶萬言。堅信念佛，早晚不斷。永初元年，對大眾說：“師父有令，我要走了！”端坐念佛而化，大眾看見光明滿室，很久才消失。

僧顯

晉天竺僧人僧顯，南游江左，得病。一心念佛往生西方，精進不倦。忽然看見阿彌陀佛，光明照耀自己，病即痊癒。起身沐浴，對旁人說所見，並勸告相信因果，言詞懇切。第二早晨，端坐而化。

慧光

齊慧光，住洛陽，著華嚴涅槃十地等疏。一天有病，看見天眾來迎接。慧光說：“我所願生地方祇有淨土！”就專心念佛，不久看見化佛空迎。慧光稽首說：“願攝受我！”祈禱剛剛完畢，已經化去了。

道珍

梁道珍，住廬山，修淨業。曾經夢見海中有船往西方航行，問船上人到哪裏去，回答說：“往極樂國。”道珍請求隨行，船中人說：“你未造浴室，未誦彌陀經，不能就去。”醒後就浴僧誦經，歷年不停。後來看見水池上面降下白銀臺，道珍心裏默默記住瑞相，保密不對外說出。一天晚上，本地人看見半山烈火千炬，交相輝映，都說是諸王禮覲^[07]。等到第二天早晨一詢問，才知道是道珍坐化。

補充：修行必須老老實實，謙虛謹慎。慧遠大師三次親睹彌陀聖相，並不聲張。

告別，端坐而逝。年五十七歲。

01. 黃河以北的地方，相當與今天的河南省。
02. 僧人出行，以錫杖自隨，因稱僧住止為駐錫。
03. 古九州之一，現為河北省的別稱。
04. 指陝西渭河流域一帶。
05. 即鳩摩羅什，華譯童壽，本印度人，但生長於龜茲，出家後，通大乘經論。後秦姚興弘始三年（西元四〇一年）到中國長安，在逍遙園翻譯經典，前後所譯經論，凡三百八十餘卷，在秦弘始十五年（西元四一三年）示寂于長安，寂後火化，舌頭不爛，表示他所翻譯的經典，絕對可靠無誤。
06. 琅玕（lángyá，郎牙），在山東省。
07. 禮覲（jìn，禁），諸侯朝見天子的典儀禮節。

道珍看見瑞相，也秘不外傳。都是真修行的表現。現在有些所謂大師，知識淺陋，採取欺騙手段，愚弄信徒。自己並沒有什麼本事，即使有些小神小通，也不值得大驚小怪。他們善於虛張聲勢，自我吹噓，大搞個人崇拜。這都是背道而馳的。

神鸞

後魏曇鸞，年少時遊五臺山，感靈異出家，但本性嗜好長生之術，受陶隱居仙經十卷。後遇菩提流支^[01]，就問道：“佛有長生不死之術嗎？”支笑道：“長生不死正是佛道。”就授以《十六觀經》，說：“修習它，則三界不再生，六道不再往，壽命有恆河沙劫，不可窮盡。”鸞大喜，就焚毀仙經，專修淨業，寒暑病痛，從不鬆懈，魏王號為神鸞。有一天看見梵僧對他說：“我是龍樹，因為你與我志同道合，故來相見。”鸞自知時至，召集大眾告誡說：“地獄眾苦，不可不懼，九品淨業，不可不修。”叫弟子高聲念佛，面向西方稽首而終。大眾聽到天樂自西而來，很久才停。

補充：續高僧傳六說：“曇鸞或作曇，雁門人。初研究四諦之佛性，注解大集經，半而罹疾，欲以長生之道究佛教之蘊，學仙法。大通年中，至梁接陶隱居，得仙經十卷，欲往名山依法修治。行至洛下，途遇天竺三藏菩提留支，問曰：佛經中長生不死法有勝此仙經者否？留支唾地曰：是何言也？此方何處有長生法？縱得長生，終輪回於三有而已。即以觀無量壽經授之曰：是大仙方也。鸞頂受，燒仙經，一心修淨業。魏主重之，號曰神鸞。下緋使住並州大寺，晚移住北山石壁玄中寺。魏興和四年寂于平州遙山寺，壽六十七。所著有往生論注，贊阿彌陀佛偈。自號為有魏玄鑒大士。曇者，梵語，譯曰法。鸞為漢言，是淨土真宗七祖之第三祖也。”

智者大師

隋智顛(yī, 已)，號智者大師。孩提時，見像即禮，逢僧必拜。十八歲時，在果願寺出家。後來依止南嶽思大禪師^[02]，著《觀經疏》及《十疑論》等，讚揚淨土，將要示寂時，對弟子們說：“世緣盡了！”唱完十六觀經經題後，又說：“西方淨土，易往無人，地獄業火現前，一念改悔的人，尚且能夠往生，何況修行戒定的人啊？”智朗問：“不知大師證入什麼品位？”回答說：“祇登五品。”又說：“觀音大士來迎我！”說完，稱三寶名，如入禪定。

補充：天臺大師，名智顛，字德安，姓陳氏，謚法空寶覺靈慧尊者，世稱天臺大師，稱其宗為天臺宗。

登法師

隋登法，在並州興國寺講《涅槃經》，勸來聽經的人念佛往生。開皇十二年，命終，異香滿室，安葬時，祥雲香氣聚集空中。

善導和尚

唐善導，貞觀中，見西河綽禪師^[03]九品道場，高興地說：“這真是成佛的

01. 又作菩提留支、菩提鵲露支，譯為道希。北天竺人，魏宣武帝時來洛陽多翻諸經。續高僧傳一說：“菩提流支，魏言道希，北天竺人也。”十地經序說：“三藏法師菩提留支，魏言覺希。”二十唯識述記上說：“菩提鵲露支，此雲覺愛，先雲覺喜，即魏時菩提流支法師。”
02. 南嶽尊者慧思，從陳帝受大禪師之號，因雲思大。更尊而雲思大禪師，或雲思大和尚。佛祖統紀六說：“帝可之，令隨師還山。將行，餞以殊禮，稱為大禪師。思大之名，蓋得於此。”
03. 真宗七祖之第四祖。唐並州玄中寺道綽，並州汶水人。稱為西河。十四出家，

捷徑！”就在此精進不倦，晝夜禮誦。經常一入念佛房跪下念佛，非到力盡不停。即使寒冰天氣，也會念到流汗。出外就為人演說淨土。三十餘年，沒有睡眠。好的飲食送廚房，粗劣的飲食自己用。所得供養，寫《彌陀經》十萬卷，畫淨土變相三百壁^[01]。受他教化的人很多，有誦《彌陀經》十萬遍至五十萬遍的，有每天念佛一萬聲至十萬聲的。得念佛三昧，往生西方的人，不可計數。他的勸世偈說：“漸漸雞皮鶴發，看看行步龍鍾，假使金玉滿堂，難免衰殘病苦，任你千般快樂，無常終是到來，惟有徑路修行，但念阿彌陀佛。”一天忽然對人說：“此身可厭，我要西歸了。”就登上柳樹化去。高宗知道後，賜寺名字叫作“光明”。

康法師

唐少康，縉雲人，十五通《法華》、《楞嚴》。貞元中，看見白馬寺內文字放光，仔細探尋，是善導和尚西方化導文。就祈禱說：“如果我與淨土有緣，請求再次放光！”說完後，再次放光，光明更加明亮。於是就前往長安善導和尚影堂瞻仰，忽然看見遺像升空。後到新定，先引導小孩念佛，剛開始時念佛一聲，送給一文錢，漸漸能念十聲的，送給一文錢，一年多時間，無論少長貴賤，都知念佛。又到烏龍山，建淨土道場，策勵修學淨土的人。後二十一年十月三日，遺囑道俗說：“要對淨土起歡喜心，要對閻浮提起厭離心。”放出幾道奇異的光明後就走了。

懷玉

唐懷玉，臺州人。穿布衣，每天祇吃一餐飯，常坐不睡。誦《彌陀經》三十萬遍，每天念佛五萬聲。天寶元年，看見聖像滿虛空中，一人拿銀臺到。懷玉說：“我一生精進，誓取金臺，為什麼不能如願呢？”銀臺就消失了。二十一天後，舉臺的人又出現了，說法師因為精進得升上品，可以跏趺盤坐等候往生。過了三天，異光滿室，對弟子們說：“我生淨土了！”含笑而逝。郡太守段公作偈贊道：“我師一念登初地，佛國笙歌兩度來；惟有門前古槐樹，枝低祇為掛金臺。”

道昂

唐道昂，魏郡人。常講《華嚴地論》，勸人求生西方。臨終預知時至，預定八月辭世，人們不太相信。到八月初一，沒有患病，問齋時至否，即升高座，爐香自發，帶領四眾說菩薩戒。說完，大眾看見空中天人下界，管弦嘹亮。道昂說：“兜率陀天迎我，但天道是生死根本，不是我想去的地方，我本意求生西方，此時為什麼不能如願呢？”不久天樂隱沒，祇見西方香花音樂充滿虛空，旋繞頂上，大眾仰觀，遠近驚歎。道昂說：“淨土相現，我要去了！”說完，香爐忽然從手中墜落，就在高座坐化。

僧銜

唐僧銜(xuàn, 炫)，並州人。開始念彌勒菩薩，希望上生兜率天。九十歲時，遇道綽禪師，得聞淨土，才回心念佛。每天千拜，一心無怠。後得病，告訴弟子說：“阿彌陀佛授我香衣，觀音、勢至共垂寶手，我要走了！”說完逝世，七天異香不散。當時有啟芳、圓果二法師在旁目擊此事，也發勇猛心，誓必生西，畫

講敷《涅槃經》，後詣石壁玄中寺，讀曇鸞碑，大有所感。自此捨涅槃之講說，專事念佛。講觀經二百餘會，示誨道俗。撰安樂集兩卷。貞觀十九年四月二十四日寂，年壽不記。唐高僧傳（道綽傳）說：“綽今年八十有四，而神氣爽明。宗紹存焉。”

01. 將佛法內容演變為圖畫在牆壁上畫出來，有淨土變相，地獄變相等。

夜念佛不停，忽見七寶池邊，佛及大士坐寶臺，二僧作禮，佛說：“念我名的人，都會往生我國。”又看見三道寶階站著許多人，一是白衣，一則道俗相半，一則祇有僧人，都是至心念佛，得生極樂的人。五天後，忽聞鐘聲，兩僧同時化去。
 補充：往生極樂的人，都是蓮花化生，像貌都是莊嚴美好，沒有區別，也沒有女人。但是，為何慧遠大師看見他的弟弟及劉遺民等往生之人？此處為何又看見三道寶階站著不同的人呢？這是因為，往生西方的人，都有宿命通，能夠看見一切眾生的前世。故雖然往生西方的人都個個莊嚴相好，但是並不是因此就互相不能辨別。

壽洪

唐壽洪，汾陽人。一心念佛，求生安養。將要離世時，看見兜率天童子來迎接。壽洪說：“我發願往生西方，不生天上。”即令大眾念佛，沒有多久，壽洪說：“佛從西來！”說完化去。

大行

唐大行，居泰山，修行普賢懺法三年，感大士現身。晚年讀藏經發願，隨手得《彌陀經》，晝夜念誦，二十一天後，看見琉璃地上，佛和大士現身。僖宗聽到這件事，在朝廷召見，賜號為常精進菩薩。過一年後，琉璃地再次出現，當天逝世，異香十天不散，肉身不壞。

明瞻

唐明瞻，晚年立志往生安養，念佛不停。有人譏笑他人已黃昏，枉用心力。明瞻說：“十念成功，即能見佛，我還有什麼顧慮呢？”後得病，在興善寺辦齋，告別道俗。當時僕射房玄齡^[01]、杜如晦^[02]都參加了。過了中午後，明瞻整威儀念佛，突然急迫地說：“佛來了，二大菩薩也到了！”起身合掌而化。

永明壽禪師

吳越延壽，餘杭人，起初為縣庫吏，取庫銀到西湖放生，按法律要判處死刑。聽到就要處斬時，大喜說：“此番雖死，我必定往生西方，我所放生不知幾千萬萬了！”錢鏐(liu, 留)^[03]王特命釋放為僧，賜名延壽。依止四明翠岩師出家，參拜天臺韶國師，發明心要。後住永明，專修淨業，夜往別峰，行道念佛，旁人常常聽到天樂鳴空。忠懿王錢鏐感歎說：“自古以來求生西方的人，從來沒有如此專心！”就建立西方香嚴殿，以成就他的志向。開寶八年，二月二十六日，

01. 房玄齡（579—648），唐初大臣，字喬。齊州臨淄（山東淄博）人。隋末舉進士，任隰（xí，席）城尉。唐兵入關中，歸李世民，任秦王府記室。協助李世民籌謀統一，取得帝位。貞觀元年（627年）為中書令。後任尚書左僕射，監修國史。他長期執政，與杜如晦、魏征等同是唐太宗的重要助手。後封梁國公。曾受詔重撰《晉書》。
02. 杜如晦（585—630）唐初大臣，字克明，京兆杜陵（陝西西安）人。隋末曾任滏陽尉。唐兵入關中，助李世民籌謀，官陝東道大行臺司勳郎中。太宗即位後，累官至尚書右僕射，與房玄齡共掌朝政，訂定各種典章制度。當時人合稱“房杜”。
03. 錢鏐（852—932），五代時吳越國的建立者。907—932年在位。字具美，杭州臨安人。年少時有俠義，率鄉兵平定黃巢，歸董昌為將，任鎮海節度使。昌反，乾寧三年（896）擊敗董昌，盡有兩浙十三州之地。後樞開平元年（907）封為吳越王。在位期間，征發民工，修建錢塘江海塘，又在太湖流域，凡一河一浦，都造堰閘，以時蓄泄，不畏旱澇，並建立水網圩區的維修制度，有利於發展這一地區的農業經濟。

早晨起來焚香告眾，趺坐而化。後有來自臨川的僧人，在壽禪師墓整年繞塔。有人問他，回答說：“我得病到陰間，看見殿左供養一尊僧像，冥王朝夕禮拜，我偷偷詢問，說此像是杭州永明壽禪師，凡死的人必經此處，此師生西方上品了，冥王尊重他的德望，所以禮敬。”

補充：杭州慧日山永明寺智覺禪師，名延壽。參天臺詔國師而悟玄旨。吳越忠懿王錢鏐，深歸於師。遷於永明大道場。眾盈三千。宋太祖開寶八年，年七十二而寂。著《宗鏡錄》百卷，《萬善同歸集》六卷。師嗣天臺詔國師，詔嗣法眼益禪師。

志通

石晉志通，鳳翔人。因見智者大師淨土儀式，不勝欣喜。從此不向西吐痰，不背西坐，專心念佛。後見白鶴孔雀，成行西下，又見蓮花在面前開合，就說：“白鶴孔雀是淨土的境界，蓮華開合發光是投生的地方，淨土已經現前了！”於是起身禮佛而終。火化時，有五色祥雲，環覆火上，全身都是舍利。

圓淨常法師

宋省常，錢塘人，七歲出家。淳化中，住南昭慶，仰慕廬山淨風，就刺血書寫《華嚴經·淨行品》，回向西方。士大夫參加蓮會的，稱淨行弟子，文正公王旦^[01]為首席。一時達官貴人，共有一百二十人，比丘一千人。翰林蘇易簡，作淨行品序，其中說“我即使布發承足，割肉請法，也在所不辭，何況陋文淺學又有什麼可惜呢！”天禧四年正月十二日，法師端坐念佛，一會兒，大聲高唱：“佛來了！”安然而化。

淨觀

宋淨觀，住嘉禾寂光庵，修淨土懺法十餘年，對弟子們說：“我過二十七日就要走了！”到預定日期二天前，見紅蓮花。第二天又見黃蓮花滿室，有化童子坐在花上，仙帶裝束。到第三天，入龕^[02]端坐，命大眾念佛，一會兒就脫化了。

慈雲懺主

宋遵式，臺州臨海縣人。學識卓越，名冠兩浙^[03]。專修淨土，常行般舟三昧^[04]，九十晝夜不睡眠。兩足皮裂，流血不止，夢見觀音用手指著他的口，把甘露灌進去，頓覺身心清涼，病就痊癒。著《淨土決疑行願》及《淨土懺法》，流行於世。臨終之時，炷香禮佛，願生安養，至晚坐脫，人們看見大星在靈鷲峰隕落。

補充：中國宋朝遵式法師，號慈雲，制訂往生淨土懺儀，請觀音消伏毒害懺儀、金光明懺法等，因而後世稱為慈雲懺主。

01. 王旦（957—1017），北宋大名莘縣（山東）人，字子明。太平興國進士。真宗咸平四年（1001年）任參知政事，澶州之役時，留守京師。景德三年（1006）拜相。他曾拒絕契丹、西夏求錢粟之請，在相位十餘年，為真宗所信賴。晚年以未能諫止托名天書行封禪事，為世所譏，抱憾而終，卒諡文正。
02. 龕（kān，刊），塔下室，用以葬僧人遺體。另指供奉佛像的石室或櫃子。
03. 浙東、浙西。
04. 又名佛立三昧，意謂修此三昧而得成就的人，能見十方諸佛，立於其前。修的時候，不坐不臥，從早到晚，又由晚到天亮，不是走，就是立，以九十日為一期，專念阿彌陀佛的名號。

圓照本禪師

宋宗本，常州無錫人。起初參拜天衣懷禪師^[01]，念佛有所醒悟。後住淨慈。奉詔入東京，對話很合皇帝心意。平時起居，暗中修淨業。雷峰法師，神游淨土，看見一蓮花特別美麗，一詢問，回答說：“等待淨慈本禪師啊！”曦公前去供養，說：“定中看見金蓮花，是等待本公的，又見無數蓮花，有的枯萎，因為念佛人退心了。”他詢問本公平時留心禪學，為什麼淨土已經標名。本公回答說：“雖在禪門，也兼修淨土啊！”後臨終，安坐而逝，諡圓照禪師。

久法華

宋可久，居明州，常誦《法華》，願生淨土，時人稱為“久法華”。元佑八年，年八十一，坐化三日後復蘇，對人說：“我看見淨土境界，與經上所言符合，蓮花臺上，都標明生者姓名，看見一金臺，標成都府廣教院勳公，一標明州孫十二郎，一標可久，一銀臺，標明州徐道姑。”說完化去。五年後徐道姑亡，異香滿室，十二年孫十二郎亡，天樂迎空，都如所言。

蓮花標名，或者有人懷疑太虛玄。但在坐化復蘇之後說出，又都是在數年之前預言，難道還不值得相信嗎！

補充：臨終坐化之際，說出自己往生淨土，並預言其他往生者，目的是增強淨宗行者的信心，同時也確實證明淨土真實不虛，所以此種行為符合佛旨。與在世並無修行，卻亂言自己已生淨土（數年前有《西方極樂世界遊記》即屬於邪說），或者自稱為菩薩化身，目的完全不同。淨宗行者不可輕信，不要被其矇騙。

截流大師

師諱^[02]行策，明末宜興蔣司農第八子。父鹿長先生，夢見憨山大師^[03]進入臥室，忽報楊夫人得一公子，即截流大師。十八歲時，父亡，安葬完畢，即投奔武林箬庵和尚出家。後應虞山普仁院之請，闡揚淨土法門。每天六時念佛，佛號萬聲，雖忙不缺。曾著《蓮藏》一集，勸道俗念佛。康熙十九年七月九日辭世。坐化之時，有遠鄉童子，正在吃午飯，忽然丟下筷子倒在地上，半天才蘇醒。問他，他說：“此刻有截流和尚往生，土地命我舉幡送他。”又有城南一個姓吳的人，已經死了幾天，忽然附在他家的幼童身上說出這件事，說他親見冥王跪送，這一天冥府停刑。

尼僧往生類

尼大明

隋尼大明，每入室禮念，先著淨衣，口含沉香。文帝後甚重之。將終之日，衆聞沉香滿室，俄而光明如雲，隱隱向西而沒。

尼淨真

唐尼淨真，居長安積善寺，衲衣乞食，誦《金剛經》十萬遍，一心念佛。語弟子曰：“五月內，十度見佛，兩度見寶蓮華上童子戲，吾已得上品生。”言訖，跏趺而化，祥光滿庵。

01. 三十二祖傳曰：義懷，北宋真仁間人，永嘉樂清陳氏子也。長游京師，依景德寺為行童。天聖中試經得度，至姑蘇，禮明覺於翠峰。因汲水折擔，忽然有悟。其後七坐道場，化行海內。崇甯中緇諡振宗禪師，清雍正十二年封圓湛振宗禪師。

02. 古代稱已故帝王或世人尊敬的人的名字。

03. 名德清，號憨山。一代高僧，復興曹溪之道場。所著楞嚴通議，楞伽記，南華注等行於世。

尼悟性

唐尼悟性，居廬山念佛，虔願往生。忽聞空中樂音，謂左右曰：“吾已得中品生。見同志念佛精進者，皆有蓮華待之。汝等各自努力。”言訖而逝。

尼能奉

宋尼能奉，錢唐人，專修淨業，嘗夢佛光照身，及聞空中善言開慰。告其徒曰：“吾往生時至。”少頃，聞奉念佛聲甚厲，視之則合掌面西坐逝矣。異香滿室，樂音西邁。

尼法藏

宋尼法藏，居金陵，勤志念佛，不管外務。夜見佛菩薩來，光明照耀，合掌念佛而逝。

【按】蓮大師曰：“佛以姨母出家，嘆正法由此而減。使女人出家者，皆如上五人，正法其彌昌乎。而勢有所不能，佛之懸記，非過矣。”

尼僧往生類

尼大明

隋尼大明，每當入室念佛時，先穿乾淨衣服，口含沈香^[01]。文帝之後很器重。臨終之日，大眾聞沈香滿室，馬上又看見光明如雲，隱隱向西消失。

尼淨真

唐尼淨真，居長安積善寺，衲衣^[02]乞食，誦《金剛經》十萬遍，一心念佛，對弟子們說：“五月內，十次見佛，兩次見寶蓮花上童子遊戲，我已得上品生。”說完，跏趺而化，祥光滿庵。

尼悟性

唐尼悟性，居廬山念佛，虔誠發願往生，忽然聽到空中音樂，對左右人說：“我已得中品往生，見志向相同念佛精進的人，都有蓮花等待他，你們各自努力！”說完逝世。

尼能奉

宋尼能奉，錢塘人，專修淨業。曾經夢佛光照身，聽到空中好言開慰，她告訴弟子們說：“我往生的時間到了！”一會兒，聽到她念佛的聲音很快很大，仔細一看已經合掌面西坐化了，異香滿室，音樂往西方消失。

尼法藏

宋尼法藏，居金陵，勤志念佛，不管外務。夜見佛菩薩來，光明照耀，合掌念佛而逝。

蓮大師說：佛因姨母出家，歎正法由此而減。假使女人出家的，都如以上五人，正法難道不會越來越昌盛嗎！但事實上世風日下難以做到，佛的預言，沒有錯啊！

補充：佛說，眾生平等，無有高下。一切眾生都有佛性，包括蚊蟲螞蟻等微小生命，何況已入三善道的女人呢？所以，一切女子不用自卑。自古以來，女人往生者不計其數。近世女人往生更多。在我們這個時代，女人更有許多優點勝過男人。她們沒有男人那麼多的名利心，卻比男人有更多的慈悲心。所以，看看今天信佛的善男信女，女人們越來越多。這是一件大好事！

01. 即沈水香。本草注曰：時珍曰：木之心節，置水則沈，故名沈水，亦曰水沈。半沈者為棧香，不沈者為黃熟香。南越志言：交州人稱為蜜香，謂其氣如蜜臘也。梵書名阿迦嚧香。名義集三曰：阿伽嚧，或雲惡揭嚧，此云沈香。

02. 僧衣常用許多破碎的布補綴而成。

王臣往生類

烏菴國王

烏菴 (cháng) 國王，萬機之暇，雅好佛法。嘗謂侍臣曰：“朕爲國王，雖享福樂，不免無常。聞西方阿彌陀佛國，可以栖神，朕當發願求生彼國。”于是六時行道念佛。每供佛飯僧，王及夫人躬自行膳，三十年不廢。臨崩，容色愉悅，共見化佛來迎，祥瑞不一。

宋世子

宋魏世子父子三人，與一郡主，俱修西方，惟妻不修。後郡主早夭，死七日復生，謂其母曰：“兒見西方七寶池中，吾父及兄三人皆有蓮華，後當生彼。惟母獨無，是以暫歸相報，願母及早念佛。”言訖，復瞑目逝。其母由是頓發信心，念佛不倦。以後相繼坐脫，臨終皆有瑞應。

劉遺民

參軍晉劉遺民，彭城人，楚元王之後，少孤，事母以孝聞。初爲府參軍，即隱去。謝安、劉裕交薦不就〔交薦，交相向朝廷薦舉〕。入廬山，預遠公蓮社，專志念佛，積久弗懈。嘗于定中見佛光照地，皆作金色。居十五年，見阿彌陀佛玉毫光照，垂手慰接。劉拜懇曰：“安得如來手摩我頭，衣覆我體。”俄而佛如言慰之。一夕，又夢如來項有圓光，胸有卍字，指池中八功德水，令飲之。劉飲而甘美，覺來異香發于毛孔。乃告衆曰：“淨土緣至矣。”焚香對像祝曰：“我以釋迦如來遺教，知有阿彌陀佛。以香先供釋迦如來，次供阿彌陀佛，及《妙法華經》。願一切有情，俱生淨土。”言訖，合掌面西而逝。

馬子雲

縣尉唐馬子雲，舉孝廉，爲涇邑尉。押租赴京，遭風舟溺，被系。乃專心念佛五年，遇赦，入南陵山寺隱居。一日謂人曰：“吾一生精勤念佛，今淨業已成，行將往生矣。”明日沐浴整衣，端坐合掌，異香滿戶。喜曰：“佛來迎吾。”言已而化。

張迪助教

宋張迪，錢塘人，官助教。從圓淨律師受菩薩戒，咨問淨業法門，篤志修持，誓生安養。每念佛時，勇猛揚聲，至失聲猶不已。一日謂圓淨曰：“定中見白色頻伽鳥，翔舞于前。”又三年，西嚮端坐，念佛而化。

王龍舒進士

宋王日休，龍舒人，端淨簡潔，博極經史。一日捐之，曰：“是皆業習，非究竟法。吾其爲西方之歸。”自是精進念佛。年六十，布衣蔬食，日課千拜，夜分乃寢。作《淨土文》勸世。將卒三日前，遍別知識。至期讀書罷，如常禮念，忽厲聲稱阿彌陀佛，唱言：“佛來迎吾。”屹然立化。邦人有夢二童子引公西行者，于是家家畫像，供之如神云。

葛繁大夫

宋葛繁，澄江人，少登科第，官至朝散。凡公署、私居，必營淨室，設佛像。嘗入室禮誦，舍利從空而下。平時以淨業普勸道俗，多服其化。有僧定中神游淨土，見繁在焉。後無疾，面西端坐而化。

楊無爲

提刑宋楊杰，無爲州人，號無爲子。少年登科，官尚書主客郎，提點兩浙刑獄。尊崇佛法，明悟禪宗，謂衆生根有利鈍，唯有西方淨土，易知易行。嘗作《天臺十疑論序》、《淨土決疑集序》，闡揚修淨法門。晚年，繪丈六彌陀像，隨行供養。感佛來迎，端坐而化。

文彥博

潞公宋文彥博，崇信三寶，專修淨業。居京師時，與淨嚴法師結社念佛，嘗勸萬人。當時士大夫曾有偈贈之曰：“知君膽氣大如天，願結西方十萬緣。不為一身求活計，大家齊上渡頭船。”臨終無疾，安然念佛而化。

鐘離少師

宋鐘離瑾，提刑浙西日，遇慈雲懺主，遂篤信淨土。後知開封，出則盡瘁國事，入則不寐念佛。忽夜促家人起，索浴更衣坐逝。舉家見瑾乘青蓮華，仙樂迎引西去。

錢象祖

郡守宋錢象祖，號止庵。守金陵日，公事外，唯念佛不輟。嘗于鄉州，建接待庵院十餘處，皆以“淨土”、“極樂”等名之。自左相辭歸，益專心于淨業。嘉定四年二月，有微疾，索筆書偈，趺坐而化。後有人夢公生西，為慈濟菩薩。

王敏仲

侍郎宋王古，字敏仲，官禮部侍郎。慈仁愛物，七世不殺。深契禪宗，又棲心淨土。著《直指淨土決疑集》三卷，普勸念佛。行住坐臥，唯以念佛、作觀為事，數珠未嘗去手。後安坐念佛，沐浴更衣而脫。有僧神游淨土，見古與葛繁同在，往生益有徵矣。

王臣往生類

烏菴國王

烏菴(cháng, 長)國王^[01]，國務之暇，喜愛佛法。曾經對左右大臣們說：“朕為國王，雖享福樂，但也免不了一死，聽說西方阿彌陀佛國，可以永生，朕當發願求生彼國。”於是六時行道念佛，每當供養佛和僧人，王及夫人，都親自動手，三十年不廢。臨終時，容色愉悅，共見化佛來迎，出現許多瑞相。

宋世子

宋魏世子，父子三人，與一郡主，都修淨土法門，祇有妻子不修。後郡主夭亡，死七天後複生，對母親說：“兒見西方七寶池中，我父及兄，三人都有蓮花，以後就會往生，祇有母親沒有，因此暫時回家報信，願母及早念佛。”說完，又閉目去世，母親因此頓發信心，念佛不倦，以後相繼坐脫，都有瑞相。

劉遺民參軍

晉劉遺民，彭城人，楚元王之後，年少喪父，事奉母親，非常孝順。起初為官府參軍^[02]，不久辭官隱居。謝安^[03]劉裕^[04]，都推薦他為官，不去。進入廬山，參加慧遠大師的蓮社，專志念佛，長久不懈。曾在定中，看見佛光照地，都是金色。居十五年，看見阿彌陀佛玉毫光照，垂手慰接。劉禮拜懇切地說：“願如來撫摸我的頭，衣服遮覆我的身體！”佛馬上按照他所說安慰他。一天晚上，

01. 古印度國名。又稱烏杖那，烏菴，鄔荼，烏孫，烏秧也曩等。在今巴基斯坦北部斯瓦特河上游一帶地方。在北印度境，週五千餘裏，山谷相屬，崇重佛法，敬信大乘。佛陀過去世曾在此國修菩薩行。
02. 官名。漢末曹操以丞相總攬軍政，其僚屬往往用參丞相軍事的名義。此後直至南北朝，凡諸王及將軍開府者，都置參軍，為重要幕僚。唐制，諸衛及王府官俱有錄事參軍等，外府州亦分別置司錄及錄事參軍等。宋有司戶參軍，為地方上的低級官員。元廢。
03. 謝安(320 - 385)，東晉政治家。字安石，陳郡陽夏(河南太康)人。
04. 劉裕(363 - 422)，即宋武帝。南朝的建立者。420 - 422年在位。字德輿，小字寄奴，祖為彭城(江蘇徐州)人。

又夢見如來頭頂上有圓光，胸有卍字，指著池中八功德水，要他喝下去，劉飲後感覺味道甘美，醒來後異香從毛孔裏發出來，就告大眾說：“淨土緣到了！”焚香對像祈禱道：“我因為接受釋迦如來遺教，知道有阿彌陀佛，以香先供釋迦如來，次供阿彌陀佛，及《妙法蓮華經》，願一切有情，都往生淨土！”說完，合掌面西而逝。

馬子雲縣尉

唐馬子雲，舉孝廉，作涇邑尉。押租赴京，遇風船翻，被關起來。於是專心念佛五年，被釋放。入南陵山寺隱居。一天對人說：“我一生精勤念佛，今淨業已成，就要往生了！”第二天沐浴整衣，端坐合掌，異香滿戶，喜道：“佛來迎我！”說完已化。

張迪助教

宋張迪，錢塘人，官為助教^[01]，從圓淨律師受菩薩戒，咨問淨業法門，篤志修持，誓生安養。每當念佛時，勇猛高聲，以至於喉嚨嘶啞喊不出來還不停止。一天對圓淨法師說：“定中見白色頻伽鳥^[02]，在眼前飛舞。”又過三年，面西端坐，念佛而化。

王龍舒進士

宋王日休，龍舒人，端莊簡樸，博覽經史，突然捨棄，說：“這些書祇能增長業^[03]習，不是最終解脫的辦法，我要立志往生西方！”從此精進念佛。年已六十，布衣蔬食，每天千拜，夜半才睡。作《淨土文》勸世。臨終三天前，嚮一切親朋告別。到期讀書後，象往常一樣禮拜念佛，忽然高聲稱阿彌陀佛，唱道：“佛來迎我！”屹然^[04]站立，安祥脫化。同鄉人夢見兩個童子，引公西行。於是家家畫像，供祭如神。

補充：王日休，南宋龍舒人，字虛中又稱龍舒居士。為國學進士，著六經訓傳數十萬言。一旦棄之，專修西方之業，布衣蔬食，日課千拜。紹興三十年，請觀音加佑，校輯大本阿彌陀經，三年終其功。有五十六分。又著龍舒淨土文十卷。乾道九年正月厲聲念佛，感佛來迎，立化。

葛繁大夫

宋葛繁，澄江人，少登科第，官至朝散^[05]。凡公署私居，一定要建立一間淨室，設置佛像。曾入室禮誦，舍利從空而降。平時普勸道俗念佛，很多人都被他感化。

01. 學官名。西晉咸寧二年（276）立國子學，始置助教，協助國子博士傳授儒家經學。其後除個別朝代外，國學中都設經學助教，稱國子助教、太學助教、四門助教、廣文助教等。州（郡）縣學也有設經學助教者。北魏增置醫學助教，隋增算學助教，唐增律學助教，協助博士傳授專門知識，至宋代廢止。
02. 即迦陵頻伽，西方極樂世界的一種鳥，華譯好聲，或和雅。
03. 我們的一切善惡思想行為，都叫做業，如好的思想好的行為叫做善業，壞的思想壞的行為卻叫做惡業。因為“業力”牽引，使眾生六道輪回。在人道，也因人的善惡業力不同，故有貧富貴賤等等不同。佛教教人不要被業力束縛，要主宰自己的命運。怎麼主宰呢？那就是一般人說的積德行善。積善因必然得善果，這是永遠不變的客觀規律。但佛教還不僅僅限於積德行善，它要求你發出永無休止的菩提心，達到究竟解脫的佛的境界。所以，佛教的解脫論，比起其他學說來，更徹底。
04. 高聳直立的樣子。
05. 即朝散大夫。隋代設置的散官，唐至元因襲。

有僧在定中神遊淨土，看見葛繁已在其中。後無病面嚮西方端坐而化。

楊無為提刑

宋楊傑，無為州人，號無為子。少年登科，官至尚書主客郎，提點兩浙刑獄。尊崇佛法，明悟禪宗。他說眾生根有利鈍，唯有西方淨土，易知易行。曾作《天臺十疑論序》、《淨土決疑集序》，闡揚修淨法門。晚年，繪製丈六彌陀像，隨行供養。臨終感佛來迎，端坐而化。

文彥博潞公

宋文彥博，崇信三寶，專修淨業。居京師時，與淨嚴法師結社念佛，參與上萬人。當時士大夫曾有偈贈他說：“知君膽氣大如天，願結西方十萬緣，不為一身求活計，大家齊上渡頭船。”臨終無疾，安然念佛而化。

補充：文彥博（1006 - 1097），北宋大臣，字寬夫，汾州介休（山西）人。仁宗時進士。慶曆末因平定王則，由參知政事任宰相。王安石變法，意見相左。高太皇太后臨朝，司馬光為相，請他平章軍國重事。元祐五年（1090）退職，前後任職約五十年。封潞國公。

鍾離少師

宋鍾離瑾，在浙西作提刑時，遇到慈雲懺主，從此就篤信淨土。後來在開封作知府，出則為國事鞠躬盡瘁，入則不忘紀念佛。一天晚上，忽然催促全家起床，沐浴換衣坐逝。全家人看見瑾乘青蓮花，仙樂迎引西去。

錢象祖郡守

宋錢象祖，號止庵，守金陵時，公事外，念佛不停。曾在鄉州，建接待庵院十多處，都用淨土極樂等取名。自從左相辭歸後，更加專心念佛。嘉定四年二月，有小病，取筆寫偈，跏趺坐化。後有人夢公生西，稱為慈濟菩薩。

王敏仲侍郎

宋王古，字敏仲，官至禮部侍郎。慈仁愛物，七世不殺。深契禪宗，又歸心淨土。著《直指淨土決疑集》三卷，普勸念佛。行住坐臥，唯以念佛、作觀為事，數珠從不離手。後安坐念佛，沐浴換衣脫化。有僧神遊淨土，見古與葛繁同在，往生更有證據了。

居士往生類

周續之

晉周續之，雁門人，十二通《五經》、《五緯》，號十經童子。公卿交辟〔交辟，交相徵召〕，皆不就。事廬山遠法師，預蓮社。文帝踐祚〔踐祚（zuò），即位〕，召對辨析，帝大悅，時稱通隱先生。後居鐘山，專心念佛，愈老愈篤。一日嚮空云：“佛來迎我。”合掌而逝。

宋滿

隋宋滿，常州人，計豆念佛，積三十石。開皇八年九月，飯僧畢，坐逝。人見天華，并聞異香，滿乘空西去。

鄭牧卿

唐鄭牧卿，舉家念佛。開元中病篤，有勸進魚肉者，嚴拒不許。手執香爐，願求往生。忽異香充蔚，寂然而逝。尚書蘇頌（tǐng），其舅也，夢寶池蓮開，牧卿坐其上。

元子才

唐元子才，居潤州觀音寺，通《彌陀經》，念佛。忽小疾，聞空中香氣樂音，似有人言：“粗樂已過，細樂續來，君當行矣。”念佛而化，異香數日不散。

孫良

宋孫良，錢塘人，隱居閱大藏，尤得《華嚴》之旨，依大智律師受菩薩戒，日誦佛萬聲，二十年弗輟。忽命家人請僧念佛，以助往生。僧集，念佛方半晌。望空合掌云：“佛及菩薩，已荷降臨。”退坐而化。

王闡

宋王闡(tián)，四明人，號無功叟。凡禪林宗旨、天臺教門，無不洞達。著《净土自信錄》，晚年專心念佛，西嚮坐化，异香芬鬱。焚龕時，獲舍利如菽者百八粒。孫忠

宋孫忠，四明人，早慕西方，築庵念佛。後因病，請僧百人念佛。忽仰空合掌，手結雙印，怡然而化。合城聞天樂异香，漸嚮西没。二子亦專心念佛，相繼坐化。沈銓

宋沈銓(quán)，家錢塘，同妻施氏專修净土，平時諸善，悉用回嚮。後與妻先後命終，皆感化佛來迎、天樂徹耳之瑞。

唐世良

宋唐世良，會稽人，持戒念佛，誦《彌陀經》十萬遍。一日忽曰：“佛來迎我。”言訖作禮，即便命終。有人在道味山，夢西有异光，幡華天樂，空中聲云：“唐世良已歸净土。”

陸俊

宋陸俊，錢塘人，少事公門，久之弃去，以净土為業。每對佛懺悔，垂泪交頤。臨終請圓淨律師開示西方，諷《觀經》至“上品”。淨曰：“可以行矣。”俊曰：“衆聖未齊，姑待之。”少頃，忽起就竹床，面西端坐而逝。

吳子章

元吳子章，蘇州人，世業醫。與兄子才，同參雲屋和尚。精勤念佛，合門奉法。至正間，無疾，合掌稱佛名，安然脫化。

蓮華太公

明蓮華太公者，越人，一生拙樸，唯晝夜念佛不絕。命終後，棺上忽生蓮華一枝，親里驚嘆，以是知其必往生云。

華居士

明華某，江幹人，醇樸無偽，但知求生西方。中年以家業托子，獨處一室，不涉世事，朝暮唯孜孜念佛。後將卒，自知時至，更衣整冠，別衆而逝。

吳居士

吳毛，青陽吳六房家人，持戒修善，念佛不輟。順治初年，值左氏兵渡江，舉家避出，獨吳毛代主守宅，被賊七槍而死。少頃，其弟來看。又復蘇曰：“吾有宿業，當受猪身七次。以齋戒力，將七槍散其怨。從此徑生西方矣。”後其主恍惚見空際有一神人，前後幢幡，尊嚴無比。曰：“吾即吳毛也，緣到天界，偶過此耳。”言訖不見。主為畫其像而敬禮焉。

周益生

周益生，昆山世族也，住後市橋，業醫。不與貧人計利，病者招之，輒往。日間唯念佛不絕，一意求生西方。康熙乙巳間，年已望七，忽欲辭世。謂家人曰：“取筆硯來，吾欲書偈而往。”書畢，遂怡然念佛而化。

沈承先

昆山沈承先，住宣化坊，以木作為業。年七十餘，持齋念佛，專修净土。手不停斧斤，而佛聲亦不絕口。康熙十年三月，預知時至。三日前，遍別親族道友，謂：“吾當往生西方，此後不復相見”。告子媳曰：“吾明日十五，將往生矣。”明晨浴畢更衣，嚮西端坐，取一淨幾置前，憑而念佛，焚香趺坐而逝。

王孟鄰

王孟鄰，昆山儒家子也，一生授徒，誠實無偽。生一子，號湘臣，事親甚孝。孟鄰日間惟以念佛爲事。康熙四十一年，已七旬外。初冬，有微疾。餘于十一月初旬問之，孟鄰曰：“十七，世俗所謂彌陀聖誕也，予于是日行矣。”餘曰：“屆期，某當來送先生。”至十七，清晨往候。雖卧病，神色怡然。餘曰：“先生當發菩提心。經云：修行不發菩提心，譬如耕田不下種。”因以四弘誓願，與之細論。孟鄰首肯。餘曰：“某暫別，少停再來。”因密囑其子湘臣曰：“尊人倘謝世緣，切莫呼喚啼哭。”迨飯後，復往，孟鄰已念佛脫化矣。孟鄰族中，有貞生者，餘內戚也。其父彥敷，爲昆庠善友，崇奉三寶。貞生美少年，能書，多習氣，不甚信奉。一日得病，見有長大黑鬼，謂是前世怨仇。貞生怖甚，遂勇猛念佛，求生西方。念佛稍懈，鬼形遂現。臨沒時，氣竭力盡，其聲漸低，隱隱嚮西去。據理斷之，雖無异香天樂，必定生于安養。

蘇岐山

昆山蘇岐山，名起鳳，幼年矢志宗乘，遍參知識，有所悟入。一生戒殺，蟲蟻不傷。晚年篤修淨土，四威儀中，未嘗間斷。康熙己卯，年已八十，時值嚴寒，擁被而坐。十一月廿六日午間，謂其孫甸方曰：“淨土之緣熟矣。三日前，即見佛來，吾不欲顯言耳。今夜子時，吾當往矣。”更餘披衣而起，焚香燃燭，端坐嚮西，命家中亦各念佛以助往生。將及三更，聲音漸低，寂然而化。

吳敬山

吳敬山，與蘇岐山居同里，爲蓮社友。年逾七十，發願參學。善友蘇甸方，以其年老，勸其專修西方，可以一生成就。吳信之，晝夜念佛不輟。未及一載，吳之至戚來，謂甸方曰：“今早敬山，見護法神現，接引往生，臨行時安然坐脫。特囑我致謝，是以來耳。”

王君榮太倉王君榮，自幼持戒參學，見地超卓。後修淨土，日課佛號萬聲，寒暑無間。康熙五十六年八月初二日，預知時至，請淨名庵乾行長老至，欲令開示，兼作證明。日方午，乾師曰：“歸期盍于後日？”王曰：“吾已決定今日矣。”索筆作偈後，命其女備好龕，遂合掌念佛而逝。女抱以入龕，力不能勝，因默禱之，忽然輕舉。世壽八十有一。

居士往生類

周續之

晉周續之，雁門人。十二通五經^[01]五緯^[02]，號十經童子。公卿們紛紛聘召，都不去。服侍廬山慧遠法師，參加了蓮社。文帝即位，邀請他對話分辨，談得非常投機。當時稱爲通隱先生。後居鐘山，專心念佛，愈老愈誠。有一天，嚮空中說：“佛來迎我！”合掌而逝。

宋滿

隋宋滿，常州人。用豆子統計念佛的數目，積累到三十石。開皇八年九月，供養僧人完畢，坐化。人們看見天花並聞到異香，宋滿乘空而去。

鄭牧卿

唐鄭牧卿，全家念佛。開元中得重病，有人勸他吃魚肉，嚴拒不許，手執香爐，願求往生。忽然異香滿室，香味濃鬱，安祥而逝。尚書蘇頌(tíng, 挺)^[03]

01. 儒家五部經典，《易》《尚書》《詩》《禮》《春秋》。

02. 金、木、水、火、土五大行星。

03. 蘇頌(670 - 727)，唐文學家。字廷碩，京兆武功(陝西)人。武則天朝進士，襲封許國公。開元間居相位時，與宋璟合作，共理政事。工文，

是他的舅舅，夢見寶池蓮開，牧卿坐在上面。

元子才

唐元子才，居潤州觀音寺，通《彌陀經》，念佛，忽得小疾，聞空中香氣音樂，似有人說：“粗樂已過，細樂續來，君當行了！”念佛而化，異香數日不散。

孫良

宋孫良，錢塘人，隱居閱大藏，尤得華嚴要旨。依止太智律師，受菩薩戒。每天誦佛萬聲，二十年不停。一天，忽命家人請僧念佛，以助往生。僧集，念佛才半晌，望空合掌，說：“佛及菩薩，已經降臨！”退坐而化。

王闡

宋王闡（tián，田），四明人，號無功叟。凡禪林宗旨，天臺教門，無不知曉。著《淨土自信錄》。晚年專心念佛，西嚮坐化，異香芬鬱。焚龕時，獲舍利如菽^[01]者，一百零八粒。

孫忠

宋孫忠，四明人，早慕西方，築庵念佛。後因病，請僧百人念佛，忽仰空合掌，手結雙印，怡然而化。全城聞天樂異香，漸漸嚮西隱沒。兩個兒子也專心念佛，相繼坐化。

沈銓

宋沈銓（quán，全），家住錢塘，與妻子施氏，專修淨土。平時所做一切善事，都回嚮西方淨土。後與妻先後命終，感化佛來迎、天樂鳴空。

唐世良

宋唐世良，會稽人。持戒念佛，誦《彌陀經》十萬遍。一日忽說：“佛來迎我！”說完作禮，即便命終。有人在道味山，夢見西有異光，幡花天樂等等，唐世良已歸淨土。

陸俊

宋陸俊，錢塘人。年少時在官府，後來離開，專修淨業。每當對佛懺悔，眼淚雙流。臨終請圓淨律師開示淨宗，誦《觀經》到上品，圓淨說：“可以走了！”陸俊說：“眾聖未齊，暫時等待一下。”一會兒，忽然從竹床起來，面西端坐而逝。

吳子章

元吳子章，蘇州人，世代行醫，與兄子才，同拜雲屋和尚為師。精勤念佛，全家奉法。至正間，無病合掌稱佛名，安然脫化。

蓮華太公

明蓮華太公，越人，一生憨厚樸直，晝夜念佛不絕。命終後，棺材上忽生蓮花一枝，親裏驚歎，因此知道他必定往生淨土。

華居士

明華某，江幹人，純樸無偽，祇知求生西方。中年，把家業託付給兒子，自己獨住一室，不管世事，從早到晚專心念佛。臨終時，自知時至，更衣整冠，別眾而逝。

吳居士

吳毛，青陽吳六房僕人，持戒修善，念佛不斷。有一次，遇左氏兵渡江而來，吳家人出外避難，祇留下吳毛守屋，被賊七槍打死。他的弟弟來看他，吳又蘇醒過來說：“我前世有業障，應當受七次豬身，因為齋戒念佛的力量，就以七槍散怨，從此就直往西方了！”後來他的主人恍惚看見他前後幢幡，並鞠躬對

朝廷重要文件多出其手。當時和張說（封燕國公）並稱為“燕許大手筆”。

01. 菽，讀音“書”，大豆。

他說：“我是吳毛，有緣要到天界去，路過這裏。”說完就不見了。於是主人就畫下他的像，嚮他禮拜。

周益生

周益生，昆山世族，住後市橋。行醫，不與窮人計利，病人喊他，就去。每天念佛不斷，一意求生西方。康熙乙巳間，年已將近七十，忽然要辭世，對家人說：“取筆硯來，我要寫偈往生！”寫完，就怡然念佛而化。

沈承先

昆山沈承先，住宣化坊，作木匠，年七十餘，持齋念佛，專修淨土，手裏斧子不停，而佛聲也不絕口。康熙十年三月，預知時至。三日前，遍別親族道友，說我將往生西方，此後不再相見。告訴兒子媳婦說：“明日十五，我將往生了！”第二天早晨沐浴更衣，嚮西端坐，取一淨幾置前，憑而念佛，焚香趺坐而逝。

王孟鄰

王孟鄰，出身于昆山讀書人家，一生教書，誠實無偽。生下一個兒子，號湘臣，非常孝順。孟鄰每天以念佛作為第一件大事。康熙四十一年，已經七十多歲，初冬有小病。我在十一月初旬訪問他，孟鄰說：“十七日是世俗所說的彌陀聖誕，我在這一天要走了！”我說：“到期我當來送先生！”至十七日清晨，前往探候，雖臥病，神色怡然。我說：“先生當發菩提心，經上說，修行不發菩提心，譬如耕田不下種。”因以四弘誓願，與他細論，孟鄰首肯。我說：“我暫別，一會再來。”就偷偷囑咐他的兒子湘臣說：“尊父若離開人世，切莫呼喚啼哭！”等到飯後再去，孟鄰已念佛脫化了。

孟鄰家族中，有位貞生，是我的內戚^[01]。他的父親彥敷，為昆庠^[02]善友，崇奉三寶。貞生是一個美少年，擅長書法，可惜世俗習氣太多，不很信佛。一日得病，看見一個長大黑鬼，說是前世怨仇。貞生很恐怖，就勇猛念佛，求生西方。念佛稍一鬆懈，鬼形就會出現。臨終時，氣竭力盡，聲音漸低，隱隱嚮西而去。據理判斷，雖無異香天樂，必定生於安養。

蘇岐山

昆山蘇岐山，名起鳳。幼年立志修學佛法，參訪一切善知識，有所悟證。一生戒殺，蟲蟻不傷。晚年勤修淨土，行住坐臥，從不間斷。康熙己卯，年已八十，時值嚴寒，擁被而坐。十一月廿六日午間，對他的孫子甸方說：“淨土之緣來了！三日前，即見佛來，我沒有明說，今夜子時，我當往生！”晚上一更時分披衣而起，焚香燃燭，端坐嚮西，命家中人各各念佛，以助往生，將到三更時，聲音漸低，寂然而化。

吳敬山

吳敬山與蘇岐山，住在一村，是蓮社朋友。年過七十，發願出外參學。善友蘇甸方，勸慰他年紀已老，應專修西方，才能一生成就。吳聽信了他的話，晝夜念佛不斷。不到一年，吳的親戚對甸方說：“今早敬山見護法神出現，接引往生，臨行時安然坐脫，特囑我來致謝。”

王君榮

王君榮，自幼持戒參學，見識卓越。後修淨土，每天念佛號萬聲，寒暑從不間斷。康熙五十六年八月初二日，預知時至，請淨名庵乾行長老到，想要他開示，兼作證明。剛到中午時，乾師說：“歸期為何不定到後日？”王說：“我已決定今日了！”索筆作偈後，命自己的女兒備好龕，就合掌念佛而逝。女兒

01. 與妻子有親緣關係。

02. 庠 (xiáng, 詳)，學校。

抱父入龕，沒有那麼大的力氣，默默祈禱，忽然輕輕舉起。世壽八十一。

童子往生類

二沙彌

隋汶州二沙彌，同志念佛。長者忽亡，至淨土見佛，白言：“有小沙彌同修，可得生否？”佛言：“由彼勸汝，汝方發心。汝今可歸，益修淨業。三年之後，當同來此。”至期，二人俱見佛來，大地震動，天華飄舞，二僧同化。

童子願往

唐惟岸師，修淨土懺法，精勤不倦。見觀音、勢至二菩薩現于空中，岸喜，欲覓畫工圖之。忽有二人，自言能畫，畫畢不見。岸乃告衆弟子曰：“吾今往生，誰偕行者？”有童子願往，岸令歸辭父母。父母謂是戲言，不之信。頃之，沐浴更衣，先行坐化。岸因索筆作贊，書贊畢，亦兀然坐逝。

師贊

宋師贊，雍州人，爲僧童，年十四，念佛不絕。忽遇疾暴亡，俄而復蘇，謂師及父母曰：“阿彌陀佛在此，當隨行。”鄰人見空中寶臺，五色異光，嚮西而沒。

何曇迹

元何曇迹，年十八，持菩薩戒，終日念佛。一日四鼓即起，人云太早，答云：“吾見金相凌空，幡華來迎耳。”遂坐脫。

吳某

吳某，浙人，祖、父俱庠生。順治元年，大兵圍城，父母失散，吳被掠，送張將官標下服役〔標，清代軍營編制，約相當于團〕。時方十三，自嘆吾本儒家子，今下賤若此，必是宿業。遂于佛前立誓，持齋念佛，日誦《金剛經》一遍，回嚮生西。年十六，本官發糧充丁，即將糧銀，買香供佛，跪誦阿彌陀聖號。至丁酉年十月廿二，忽告本官，欲往西方。本官不信，訶爲妖言。次日，又到提督前乞假。提督怒，批送本官捆打十五，毫無怨言。又嚮各營作別，自限十一月初一日歸西。是日五更，沐浴焚香拜佛畢，仍至本官船上叩辭。本官大怒，差兵隨至焚身之所。見其西嚮三拜，端坐說偈。偈畢，自吐三昧火出，焚化其軀。合營官長，皆遙望羅拜。本官合門齋戒。贊曰：身披鐵甲，足步金蓮，願諸將士，各著一鞭。

童子往生類

二沙彌

隋汶州二沙彌，志同道合，一起念佛。年紀大的忽然死亡，到淨土見佛，說：“有位小沙彌一同修淨業，可以往生嗎？”佛說：“因為他曾勸你念佛，你才發心，你今天回去，再修淨業，三年之後，同來淨土。”至期二人都見佛來，大地震動，天花飄舞，二僧同化。

童子願往

唐惟岸法師，修淨土懺法，精勤不倦。見觀音、勢至二菩薩，顯現在空中，很高興，想要找畫師畫下來。忽然有二人來，自言能畫，畫畢不見。岸就嚮弟子們說：“我今往生，誰願同行？”有一童子願往。岸叫他回去辭別父母，父母以爲是戲言，不相信。一會，童子沐浴更衣，先行坐化。岸就索筆作贊，寫贊完畢，也安然坐逝。

師贊

宋師贊，雍州人，爲僧童，年十四，念佛不絕。忽遇疾暴亡，不久復蘇，對師父及父母說：“阿彌陀佛在此，我當隨行。”鄰人見空中寶臺，五色異光，

嚮西隱沒。

何曇跡

元何曇跡，年十八，持菩薩戒，整天念佛。一天，打四鼓的時候就起床，有人說太早，他回答：“我看見空中阿彌陀佛金相和旌旗蓮花，是來接我往生了！”就坐脫。

吳某

吳某，浙人，祖父都是讀書人。順治元年，大兵圍城，父母失散，吳被掠走，送張將官部下服役。當時吳才十三歲。吳自歎：“我本在讀書人家，今天如此下賤，必是宿業。”就在佛前發誓，持齋念佛，每天念誦《金剛經》一遍，回嚮生西。到十六歲，主管上司發糧命他充當苦力。吳就用糧銀，買香供佛，跪誦阿彌陀聖號。至丁酉年十月廿二，忽告上司，要往西方。上司不信，罵是妖言。第二天，又到提督前請假，提督發怒，批送主管上司捆打十五板，毫無怨言。又嚮各營告別，自限十一月初一日歸西。初一日五更，沐浴焚香拜佛完畢，仍舊到上司船上叩辭。上司大怒，派兵隨至焚身之所，見他嚮西三拜，端坐說偈完畢，口中吐出三昧火，焚化自身，全營官長，都遙望禮拜，上司從此號召部下齋戒念佛。

有詞贊道：身披鐵甲，足步金蓮；願諸將士，自打一鞭。

婦女往生類

隋皇後

隋文帝後獨孤氏，雖處王宮，深厭女質，常念阿彌陀佛，求生淨土。八月甲子辭世之日，異香滿室，一切音樂，自然震响。帝問閻提斯那，是何祥瑞。答曰：“皇後專修淨業，得生其國，故有斯瑞。”

溫靜文妻

唐溫靜文妻，并州人，久患在床，夫勸以念佛，乃至心稱念者一年。一日忽見淨土聖境，告其夫曰：“吾已見佛，後月當去。”并囑父母，亦生西方。言訖，吉祥善逝。

李氏

宋胡門李氏，上虞人，夫喪後，日夜高聲念佛，及誦《彌陀經》，十餘年不替。一日見僧覆以緋蓋，曰：“汝十五日子時往生”。問師何人，曰：“是汝所念者。”李乃遍別姻親，端坐而逝。衆見異樣光明，照耀奪目。七日焚化，六根不壞，舍利不可數計。次日焚化處，生一花，狀如白罌粟。

鄭氏

宋鄭氏，錢塘人，日課《觀音經》，念佛不輟。後病中索浴，浴畢，嚮西坐，問家人：“聞磬聲乎？佛與菩薩且至。”已而喜曰：“佛菩薩皆至矣。”合掌而化。

王氏夫人

宋荆王夫人王氏，專修淨業，曉夕勤至。給侍之人，無不則效。惟一妾懶慢，夫人責之，遂悔悟精進，忽無疾而逝。後致夢他妾云：“蒙夫人誨，已生安養。”夫人未信也，未幾，夢與妾同游寶池。見一華天衣飄揚，題曰楊杰。一華朝服而坐，題曰馬圩。復見金臺，光明晃耀。妾指曰：“此夫人生處也。”既覺，彌加精進。年八十一，慶誕之晨，左右方獻壽儀，而夫人手秉香燭，嚮觀音大士前立化矣。

陸氏宜人

宋宜人陸氏，朝請王玠（yú）妻也。常誦《法華》，篤意淨土，每一禮懺，必念佛萬聲，如是者三十年。一日忽聞天鼓自鳴，人方驚異，即面西端坐，雙手結印而逝。

龔氏

宋錢塘龔氏，晝夜念佛，誦《彌陀經》。後有疾，請亨律師指示，陳說未終，端坐而化。老妾于氏，亦念佛不輟，一夕夢龔氏告云：“我已生淨土，汝七日當生。”至期果無疾而逝。

項氏

宋項氏，名妙智，寡居。有二女，悉令爲尼。精勤念佛，終時異香滿室，西嚮結印，微笑而脫。

裴氏女

宋汾陽裴氏女，專志念佛，寒暑無間。報盡日，索火焚香，言：“佛以蓮臺迎我，我當往生。”已而天花飛墜，安坐而終。

沈氏

宋沈氏，自幼茹齋念佛，歸〔出嫁〕章氏。濟人凍餒。因小恙，念佛尤力，忽見菩薩諸天聖衆，普現目前，即日吉祥善逝。

孫氏

宋四明孫氏，寡居念佛，三十年不懈。後微疾，夢同八僧禮懺。既覺，沐浴更衣，請僧禮懺。于大衆前，端坐誦經，至一心不亂，左手結印而逝。遠近皆聞空中樂音。

樓氏

宋樓氏慧靜，適〔出嫁〕寺簿周元卿。嘗披玩《傳燈》，發明見地。尤以淨土爲指歸，念佛不輟。晚年有疾，忽見蓮花紫色，化佛無數，異香滿庭。語家人：“急助我念佛。”俄頃坐逝。

秦氏

宋秦氏淨堅，厭惡女身，與夫各處，精持齋戒。閱《華嚴》、《法華》、《光明》、《般若經》，無虛日。晨昏修彌陀懺，禮佛千拜。久之，見有光明入室，面西安坐而終。

梁氏女

宋梁氏女，居汾陽，兩目俱盲。遇沙門勸令念佛，越三年，雙目開明。後忽見佛菩薩幡蓋來迎，即日坐脫。

蔣氏

興化蔣氏，年四十歲，夫亡。葬畢，嚮子泣曰：“無常到來，莫能替代，譬如我今亦死，汝亦無奈。從今以後，我發心持齋念佛，不管閑事矣。”子順母命，宅旁蓋一茅舍。禁足念佛，寒暑無間，經歷五載。至順治庚子年五月二十日，忽嚮子云：“可買木作龕，吾于二十三日午時，西方去矣。”遂往鄰家辭別。屆期，念佛而逝，自放三昧火，以焚其龕。

賀氏

毗陵賀氏，善士潘嚮高之室也。嚮高雅好佛，賀與夫同修淨業，日誦《金剛經》，晨夕則禮拜念佛，回嚮西方。康熙庚申七月，有疾，預期二十九日午刻辭世。屆期，子女畢集，又請諸善友至，齊聲念佛，合掌而逝。

陸氏太倉陸氏，大西關外張季思妻也。年十七，即長齋念佛，且誦《金剛經》、《大悲咒》，回嚮西方。見殺物命者，即發願救度。康熙四十二年九月，空中見輿舟往西，其肩輿運舟者皆僧。不三日，安然念佛而逝，時爲九月廿六。

婦女往生類

隋皇後

隋文帝後，獨孤氏，雖處王宮，很厭惡女身，常念阿彌陀佛，求生淨土。八月甲子，辭世之日，異香滿室，一切音樂，自然震響。文帝問闍提斯那：“是

什麼瑞相？”回答說：“皇後專修淨業，得生佛國，故有此瑞。”

溫靜文妻

唐溫靜文妻，並州人，久病在床，丈夫勸她念佛，就誠心念誦一年。一天，忽見淨土聖境，告訴她的丈夫說：“我已見佛，後月當去。”並囑父母也要往生西方。吉祥安然逝世。

李氏

宋胡門李氏，上虞人，丈夫死後，日夜高聲念佛，並誦《彌陀經》，十餘年不變。一天，見一僧用紅蓋蓋在她頭頂，說：“你十五日子時往生。”她問師父是什麼人，師父說是你所念者。李就告別一切親戚，端坐而逝。大眾看見奇異的光明，照耀奪目。七日焚化，六根^[01]不壞，舍利不可計數。第二天，焚化的地方生一朵花，形狀如白罌粟^[02]。

鄭氏

宋鄭氏，錢塘人，每天誦《觀音經》，念佛不斷。後在病中要沐浴，洗浴完畢，嚮西而坐，問家人聽到磬聲沒有，說佛與菩薩就要來了。一會兒，高興地說：“佛菩薩都來了！”合掌而化。

王氏夫人

宋代荊王的夫人，王氏，專修淨業，早晚精勤。侍奉她的人，無不仿效。祇有一妾懶慢，夫人批評她，就悔悟精進，忽然無病而逝。後來報夢給其他的妾說：“蒙夫人教誨，已生安養。”夫人不相信。沒有多久，夢見自己與此妾同游西方寶池，見一花天衣飄揚，題寫楊傑，一花朝服而坐，題寫馬圩，又見金臺光明晃耀，妾指它說：“這是夫人往生的地方。”醒來後，更加精進。到八十一歲慶祝生日的早晨，左右的人正要獻壽儀，而夫人手持香燭，在觀音大士像前立化了。

陸氏宜人

宋宜人^[03]陸氏是朝請^[04]王璵(yú, 輿)的妻子。常誦法華，專心淨土，每一次禮懺，必念佛萬聲。如此三十年。一日，忽聞天鼓自鳴，人們正驚異時，陸氏已面西端坐，雙手結印而逝。

龔氏

宋錢塘龔氏，晝夜念佛，誦《彌陀經》。後得病，論亨律師給她開示，還沒有說完，端坐而化。老妾於氏，也念佛不斷。一個晚上，夢見龔氏告訴他說：

01. 眼、耳、鼻、舌、身、意。眼是視根，耳是聽根，鼻是嗅根，舌是味根，身是觸根，意是念慮之根。根者能生之義，如草木有根，能生枝幹，識依根而生，有六根則能生六識，亦復如是。其中何根生何識，各有其界限，不相混，例如眼根祇能生眼識，並不能生耳鼻等識，餘可類推。
02. 罌粟(yīngsù, 英素)二年生草本植物，全株有白粉，葉長圓形，邊緣有缺刻，花紅色、粉色或白色，果實球形。果實未成熟時劃破表皮，流出汁液，用來制取阿片。果殼可入藥，花供觀賞。
03. 古代婦人因丈夫或子孫而得的一種封號。始于宋代政和年間，有國夫人、郡夫人、淑人、碩人、令人、恭人、宜人、安人、孺人等名目，隨其夫或子孫的官品而別。明清以五品官妻、母封宜人。
04. 官名，全名“奉朝請”。古代諸侯春季朝見天子叫朝，秋季叫請。漢代對退職大臣、將軍、皇室、外戚，多給以奉朝請名義，使得參加朝會。晉代以奉車、駙馬、騎三都尉奉朝請。南朝為安置閒散官員，奉朝請一度增至六百餘人。隋初罷朝請，另設朝請大夫、朝請郎，為文散官。

“我已生淨土，你七日後當生。”至期果無疾而逝。

項氏

宋項氏，名妙智，寡居。有兩個女兒，都讓她們出家為尼。精勤念佛，臨終時異香滿室，西嚮結印，微笑而脫。

裴氏女

宋汾陽裴氏女，專志念佛，寒暑從不間斷。臨終日，取火焚香，說佛以蓮臺迎我，我當往生。接著天花飛墜，安坐而終。

沈氏

宋沈氏，自幼茹齋念佛，嫁給章氏，經常救濟別人饑寒。後因小病，念佛更加精勤，忽見菩薩諸天聖眾，都出現在她目前，當天吉祥善逝。

孫氏

宋四明孫氏，寡居念佛，三十年不懈怠。後得小病，夢見同八位僧人禮懺。醒來後，沐浴更衣，請僧禮懺，在大眾前，端坐誦經，至一心不亂，左手結印而逝。遠近都聽到空中樂音。

樓氏

宋樓氏慧靜，嫁給寺簿周元卿。曾經研讀傳燈錄，闡發自己的心得。以淨土為指歸，念佛不斷。晚年有病，忽見紫色蓮花，無數化佛，奇異香味充滿屋庭。他對家人說，快助我念佛，一會兒坐逝。

秦氏

宋秦氏淨堅，厭惡女身，與丈夫分居，精持齋戒。每天閱讀華嚴、法華、光明、般若等經，從無一日虛度。早晚修彌陀懺，禮佛千拜。時間一久，忽有一天，光明入室，面西安坐而終。

梁氏女

宋梁氏女，住在汾陽，雙目失明，遇沙門勸她念佛。過了三年後，雙目開明。後忽見佛菩薩舉旗來迎，當天坐脫。

蔣氏

興化蔣氏，四十歲時，丈夫死亡，安葬完畢，嚮兒子哭泣說：“無常到來，誰也不能替代。譬如我今天也象你父親一樣死了，你也無可奈何。從今以後，我發心持齋念佛，不管閒事了。”兒子依從母親的想法，在家宅旁邊蓋了一間茅舍，母親住在裏面，足不出戶，一心念佛，寒暑從無間斷。經歷五載，到順治庚子年五月二十日，忽嚮兒子說：“可買木作龕，我在二十三日午時要去西方了！”就往鄰家辭別，到期念佛而逝，自放三昧火，以焚其龕。

賀氏

毗陵賀氏是善士潘嚮高的妻室。嚮高雅好佛，賀與夫同修淨業，日誦《金剛經》，早晚則禮拜念佛，回嚮西方。康熙庚申七月，有病，預期二十九日午刻辭世，到期，子女匯合，又請來好友，齊聲念佛，合掌而逝。

陸氏

太倉陸氏是大西關外張季思的妻子，十七歲就長齋念佛，並且誦《金剛經》、《大悲咒》回嚮西方。見被殺生物，即發願救度。康熙四十二年九月，看見空中轎船往西去，抬轎駛船的都是僧人。不到三日，安然念佛而逝，時為九月廿六。

惡人往生類

張善和

唐張善和，殺牛為業。臨終見群牛，作人語索命，于是大怖。喚其妻云：“速延僧為我懺悔。”僧至，諭之曰：“《觀經》中說，臨終惡相現者，至心念佛，

即得往生。”和云：“地獄至急，不暇取香爐矣。”即以右手擎火，左手拈香，面西專切念佛。未滿十聲，自言：“佛來迎我。”即化去。

瑩珂

宋瑩珂，雖經出家，不忌酒肉。自念我為僧人，如此作事，將來墮落奈何？令同住取《往生傳》讀之，每讀一傳，輒一首肯。乃嚮西而坐，絕食念佛。越三日，夢佛告曰：“汝壽尚有十年，當自勉。”珂白佛言：“閻浮濁惡，易失正念。所願早生安養，奉事眾聖。”佛言：“如是，後三日當迎汝。”至期，請眾誦《彌陀經》，乃曰：“佛及大眾俱至。”寂然而化。

仲明

宋仲明，居山陰報恩寺，素無戒檢。因感疾，謂同學道寧曰：“我今心識散亂，何藥可治？”寧教以隨息念佛。明如所教，至心持念，至七日，力已困憊。寧又令想目前佛像。久之，忽見二菩薩，次復見佛，瞑目而逝。

【按】惡人往生，須念佛之心，百倍勇猛，方能十念成功。不然，稍一泛緩，失足三途矣。

惡人往生類

張善和

唐張善和，殺牛為業，臨終見群牛講人話討命，於是非常恐怖，喊妻子說：“趕快請僧人為我懺悔。”僧到，開示他說：“觀經中說，臨終惡相出現，至心念佛，就能往生。”和說：“地獄就要到了，沒有時間取香爐了！”就以右手舉火，左手拈香，面西專切念佛，未滿十聲，說：“佛來迎我！”即化去。

瑩珂

宋瑩珂(yíngkē, 迎科)雖然出家，不忌酒肉，心想：“我為僧人，如此下去，將來墮落怎麼辦？”要同修取來《往生傳》閱讀，每讀一傳，都深受感動。於是發大菩提心，嚮西而坐，絕食念佛。過了三日，夢見佛說：“你的壽命還有十年，要自勉。”珂對佛說：“閻浮濁惡，容易失去正念，祇願早生安養，奉事眾聖。”佛說：“如此，則三天後來接你。”至期，請大眾誦《彌陀經》，說：“佛及大眾都到了！”寂然而化。

仲明

宋仲明，居山陰報恩寺，平常沒有戒行。得病後，對同修道寧說：“我今心識散亂，什麼藥可以治療？”道寧教他隨息念佛。仲明按照他所教去做，至心念佛，到第七日，力已困憊。道寧又教他觀想目前佛像，一段時間之後，忽見二位菩薩，接著見佛，瞑目而逝。

【按】惡人往生，念佛之心必須百倍勇猛，才能十念成功。不然，稍一鬆懈，就墮落三塗了。

惡趣往生類

龍子

《菩薩處胎經》云：有一龍子，謂金翅鳥曰：“我自受龍身，未曾殺生，觸撓水性〔指水中生類〕。壽終之後，當生阿彌陀佛國。”

鸚鵡

唐貞元中，河東裴氏畜一鸚鵡，常念佛，過午不食。臨終十念，氣絕。火化之，得舍利十餘粒，炯然耀目。僧慧觀者，建塔以旌之。成都尹韋皋為之記。

鳩鵲

宋黃岩正等寺觀公，畜一鳩(qué) 鵲(yù)〔即八哥〕，能言。常念佛不輟，一日立化籠上。穴土葬之，未幾，舌端出紫蓮華一朵。

又潭州有人養一鷓鴣，常念佛，既斃，以棺葬之。忽生蓮華一朵，發其根，乃自其口中出。

【按】蓮大師曰：“鸚鵡、鷓鴣，人教以念佛，蓋常事耳，今胡不見往生？噫！譬諸世人，均聞念佛之教，有信心念者，有輕心念者。是以念佛人多，往生人少。彼鸚鵡、鷓鴣，何獨不然乎？”

惡趣往生類

龍子

《菩薩處胎經》說：有一龍子，謂金翅鳥曰：“我自受龍身，未曾殺生，觸撓水性，壽終之後，當生阿彌陀佛國。”

鸚鵡

唐貞元中，河東裴（péi，培）氏，養了一隻鸚鵡，常念佛，過午不食，臨終十念後氣絕，火化得舍利十多粒，光彩耀目。僧人慧觀，建塔紀念。成都尹韋皋（gāo，高）記。

鷓鴣

宋黃岩正等寺的觀公，養一隻八哥，能說話，常念佛不停。一日立化龕上，主人挖土穴埋葬，沒有多久，舌頭生出一朵紫色蓮花。

潭州有人，養一隻八哥，常念佛。死後，用棺材埋葬，忽生蓮花一朵。尋找蓮根，出自口中。

【按】蓮大師曰：鸚鵡、八哥，人們教它念佛，是很平常的事。但今天為什麼不見它們往生？哎！譬如世俗之人，都聽說了念佛之教，但有人念佛充滿信心，有人念佛掉以輕心。因此，念佛人多，往生人少。鸚鵡、八哥也是這樣啊！

附：勝蓮羅居士傳

勝蓮居士者，婁東羅子允枚也，初號無偏居士。曷以復稱勝蓮也？康熙四十年秋，允枚病且革，將作偈辭世。忽聞空中語曰：“勝蓮居士，尚餘壽一紀，偈可無作。”自此頓痊。親戚咸異之，以故群目為勝蓮居士也。居士處胎時，父夢有僧來寄居，厥明遂產，早知具夙根。年四五歲，猶憶前世父母容貌里居。一日繞柱走，頭暈僕地，母撻之，哭而寐，醒而遂不復憶。乃知史稱羊叔子、董青蓮、蘇東坡，已事誠不妄。就傅後，不事遊戲，無少年童子習，既而學日益進，咸擬為科第中人。而父席之，以其多病，憐愛之，不令應試。居士善體親心，雖從事詩書，不求聞達，惟手一編以自娛。所著有《黃葉草》，以心性宗旨，發為李杜文章。由其少時留心導引之術，繼參槩（bò）嚴老人，透徹宗門一着故也。席之中年後，居士即仔肩門戶，不以家務累親，盡勞盡養，沒齒不衰，君子莫不賢之。五十二年秋，居士復病。屈指一紀之數已滿，人方憂之，居士絕不介意。先是州中修淨業者少，居士倡蓮社三四處，自是人多念佛。一日夢人告曰：“汝勸人修淨，厥功甚大，壽猶未盡，今且勿來。”疾復頓愈，由是人益異之。居士性慈樂善，凡放生、育嬰、賑饑諸善事，無不領袖樂助，實心舉行。康熙己醜，道殣相望，當事知其賢且能，聘以襄事〔協助辦理賑災事宜〕。于是大中丞于公，給匾示獎，居士却之，不得。乙未冬，有同里二人，從居士貸百金，質以與之。其人欲往崇川收花，舟至天妃宮，視銀已失。同舟七人皆返，將擬赴官庭鞠〔鞠，通“鞫”，審訊〕。居士惻然曰：“到官必夾訊，此極刑也。盜者猶可，如未盜何？且七人中，尚有嘉興二客，如此嚴寒羈禁，誰為送食？必有因而隕命者。”于是遂許貸者以勿償，而寢其事。其他立心制行，類多若此。今歲端陽，居士見餘往晤，大喜曰：“某欲著《西歸直指》，勸修淨業，非先生之筆不能，幸為我速成，以光梨棗。”餘諾之，乃遍采淨土經書，并附以鄙意，編作四卷，至六月十四日告竣。望後〔望，農曆每月十五日〕，賣書到婁。而居士已于書成之刻，端然坐脫矣。居士之西歸也，于六月初二日，即遍別親友，訂初六午刻辭世，處分後事甚悉，復囑其子，刊行《西歸直指》一書。至期，沐浴端坐，說偈而逝。已閱逾時〔閱，經過〕，而眷屬號泣，呼喚不已。忽然開目曰：“奈何累我更遲七日耶？”十四日黎明，復曰：“今日吾必行矣。”是日有乾行長老，暨道友數人，各稱佛號，以助其西歸。至辰刻，忽聳身曰：“大士來矣。”遂合掌嚮西，念佛而脫。嗟乎！世人萬事皆可偽為，獨死生不可偽為。居士臨行之際，如此安詳，豈一朝一夕之故哉？居士有子一人，曰兆陟（zhì），原配媳沈，繼配媳朱，皆賢孝。孫三人，已翩翩露頭角。

附辭世偈：七十一年，拖着皮袋。今日撒下，何等自在！

玉峰年家眷同社弟周夢顏頓首拜撰

勝蓮羅居士傳（附）

勝蓮居士就是婁東羅子允枚。原來號無偏居士，為何又稱勝蓮呢？康熙四十年秋，允枚得病危急，將要作偈辭世，忽聽到空中說話：“勝蓮居士，你還有壽命十二年，不要寫辭世偈語。”自此痊癒。親戚都感到奇異，因此大家就稱他為勝蓮居士。居士處胎時，父親夢見有一位僧人來寄居，天明後就生下居士。居士善根深厚。四五歲時，還能記憶前世父母容貌、家居。有一天，繞柱而走，頭暈倒地，母親打他，哭醒，再也不能記憶前世的事。從這裏就可以知道，史書上記載羊叔子、董青蓮、蘇東坡前後世的事，確實存在，並非妄語。居士到讀書年齡後，不愛遊戲，無少年兒童習氣。不久，學問一天比一天長進，

大家都認為他是科第中人，一定會光宗耀祖。因為他多病，父母憐愛，不讓他去應試。居士善體親心，雖研讀詩書，卻不求名望，自己手編一冊娛樂。所著有《黃葉草》，把心性宗旨，用李杜文章來表現。因為他年少時，留心導引之術，後又參拜槩岩老人，所以參禪悟道比別人高出一籌。中年後，居士就挑起家庭重擔，不以家務累親，盡勞盡養，任勞任怨，終身不倦，沒有人說他不賢順。五十二年秋天，居士又得病，屈指一數，十二年壽命已滿，人們很擔憂，居士卻一點也不介意。因為本地修淨業的人很少，居士宣導建立蓮社三四處，從此念佛人越來越多。一天，夢見有人告訴他：“你勸人修淨業，功德無量，壽命又延長了，現在還不要來。”病又頓愈。因此，人們更加感到驚異。居士性慈樂善，凡放生、育嬰、賑饑等等善事，無不領頭組織，實心實意。康熙己醜，當地一帶到處有餓死的人，當局瞭解居士有德有才，聘請他共襄善舉。於是大中丞於公，贈匾褒獎，居士堅辭不受，但於公強迫他接受。乙未冬天，同鄉二人嚮居士貸款百金，留下抵押物。他們想要往崇川收花，船到天妃宮，錢已丟失，同船七人都返回，將要送到官庭問罪。居士很同情地說：“送官後必定嚴刑拷打，這些酷刑，用於盜賊還可以，如果不是盜賊怎麼行呢？況且七人中還有嘉興兩個外地人，如此嚴寒關禁，誰為他們送飯食？必定因此喪命。”於是就答應貸款人不還了事。居士一生存心做事，都是這樣。今年端陽，居士見我前往會晤，大喜說：“我想要寫《西歸直指》，勸修淨業，沒有您先生的手筆就難以成功，快為我寫成，早日刻板成書。”我答應了這件事。於是就摘編淨土經書，並且附以個人意見，編作四卷，至六月四日告竣。十五日後，帶書到婁東，而居士已于書成刻版時，端然坐脫了。居士西歸前，於六月初二日，遍別親友，預定初六午刻辭世，處理後事很詳細。又囑咐兒子，一定要印行《西歸直指》一書。到期，沐浴端坐，說偈而逝。但當生死告別時，眷屬號泣，呼喚不停，居士忽然開目說：“為何又拖累我遲七日往生呢？”十四日黎明，居士說：“今天我一定要走了！”這一天有乾行長老及道友數人，各稱佛號，助他西歸。到辰刻時分，忽然聳身說：“佛菩薩來了！”就合掌嚮西，念佛而脫。奇跡啊！世上萬事都可以作假，唯獨生死不能作假。居士臨行之際，如此安祥，哪能是一朝一夕的事情呢？居士有一個兒子，叫作兆陞，原配媳婦沈氏，繼配媳婦朱氏，都賢慧孝順。三個孫子，小荷已露尖尖角。

附辭世偈：七十一年，拖著皮袋，今日撒下，何等自在！

附錄

西方有十種勝：

- 一、蓮花化生，較之生長胞胎者，穢淨有天淵之別，苦樂有天淵之別；
- 二、相好端嚴，較之肉軀醜陋者，穢淨有天淵之別，苦樂有天淵之別；
- 三、黃金為地，較之塵沙垢穢者，穢淨有天淵之別，苦樂有天淵之別；
- 四、衣食自然，較之饑寒凍餒者，穢淨有天淵之別，苦樂有天淵之別，難

易有天淵之別；

- 五、宮殿隨意，較之創作艱難者，穢淨有天淵之別，難易有天淵之別；
- 六、飛行自在，較之革囊多病者，苦樂有天淵之別；
- 七、善友愛敬，較之怨家會聚者，苦樂有天淵之別；
- 八、壽命無量，較之乍生乍死者，苦樂有天淵之別；
- 九、永不退轉，較之業緣障道者，苦樂有天淵之別，難易有天淵之別；
- 十、受記成佛，較之頻入三途者，苦樂有天淵之別，難易有天淵之別；

蓮池大師普勸念佛：

- 若人富貴，受用現成，正好念佛；
- 若人貧窮，家累甚小，正好念佛；
- 若人有子，宗祠得祀，正好念佛；
- 若人無子，孤身自由，正好念佛；
- 若人子孝，安受供養，正好念佛；
- 若人子逆，免受恩愛，正好念佛；
- 若人無病，趁今康健，正好念佛；
- 若人有病，切近無常，正好念佛；
- 若人孤寡，孑然無礙，正好念佛；
- 若人遇難，遭逢如此，正好念佛；
- 若人年老，光景無多，正好念佛；
- 若人年少，精神清利，正好念佛；
- 若人處閑，心無事擾，正好念佛；
- 若人處忙，忙裏偷閒，正好念佛；
- 若人出家，逍遙物外，正好念佛；
- 若人在家，知是火宅，正好念佛；
- 若人聰明，通曉經義，正好念佛；
- 若人愚魯，別無所能，正好念佛；
- 若人學禪，悟得唯心，正好念佛；
- 若人修仙，求無量壽，正好念佛。

念佛九種勝：

- 一、字少易念，不若經咒之難持；
- 二、隨地可念，不必定在佛前；
- 三、隨時可念，不論早晚閑忙；
- 四、隨人可念，不分貴賤智愚；
- 五、增長福德；
- 六、消滅重罪，經雲：“至心念佛一聲，能滅八十億劫生死重罪。”；
- 七、天神恭敬；
- 八、惡鬼遠離；
- 九、臨終往生，必定蒙佛授記；

勸發菩提心文

(清) 省庵法師撰

不肖愚下凡夫僧實賢，泣血稽顙〔稽(qǐ)顙(sǎng)，屈膝以額觸地禮拜〕，哀告現前大衆，及當世淨信男女等，惟願慈悲，少加聽察。

嘗聞入道要門，發心爲首；修行急務，立願居先。願立則衆生可度，心發則佛道堪成。苟不發廣大心，立堅固願。則縱經塵劫，依然還在輪回；雖有修行，總是徒勞辛苦。故《華嚴經》云：“忘失菩提心，修諸善法，是名魔業。”忘失尚爾，況未發乎？故知欲學如來乘，必先具發菩薩願，不可緩也。然心願差別，其相乃多，若不指陳，如何趨嚮？今爲大衆，略而言之。相有其八，所謂邪、正、真、僞、大、小、偏、圓是也。云何名爲邪、正、真、僞、大、小、偏、圓耶？

世有行人，一嚮修行，不究自心，但知外務。或求利養，或好名聞，或貪現世欲樂，或望未來果報。如是發心，名之爲邪。

既不求利養名聞，又不貪欲樂果報，唯爲生死，爲菩提。如是發心，名之爲正。

念念上求佛道，心心下化衆生。聞佛道長遠，不生退怯。觀衆生難度，不生厭倦。如登萬仞之山，必窮其頂。如上九層之塔，必造其顛。如是發心，名之爲真。

有罪不懺，有過不除，內濁外清，始勤終怠。雖有好心，多爲名利之所夾雜。雖有善法，復爲罪業之所染污。如是發心，名之爲僞。

衆生界盡，我願方盡。菩提道成，我願方成。如是發心，名之爲大。

觀三界如牢獄，視生死如怨家，但期自度，不欲度人。如是發心，名之爲小。

若于心外見有衆生，及以佛道，願度願成。功勳不忘，知見不泯。如是發心，名之爲偏。

若知自性是衆生，故願度脫；自性是佛道，故願成就。不見一法，離心別有。以虛空之心，發虛空之願，行虛空之行，證虛空之果，亦無虛空之相可得。如是發心，名之爲圓。

知此八種差別，則知審察。知審察，則知去取。知去取，則可發心。

云何審察？謂我所發心，于此八中，爲邪爲正？爲真爲僞？爲大爲小？爲偏爲圓？

云何去取？所謂去邪去僞，去小去偏，取正取真，取大取圓。如此發心，方得名爲真正發菩提心也。

此菩提心，諸善中王。必有因緣，方得發起。今言因緣，略有十種。何等爲十？一者念佛重恩故，二者念父母恩故，三者念師長恩故，四者念施主恩故，五者念衆生恩故，六者念生死苦故，七者尊重己靈故，八者懺悔業障故，九者求生淨土故，十者爲令正法得久住故。

云何念佛重恩？謂我釋迦如來，最初發心，爲我等故，行菩薩道，經無量劫，備受諸苦。我造業時，佛則哀憐，方便教化，而我愚痴，不知信受。我墮地獄，佛復悲痛，欲代我苦，而我業重，不能救拔。我生人道，佛以方便，令種善根，世世生生，隨逐于我，心無暫舍。佛初出世，我尚沉淪。今得人身，佛已滅度。何罪而生末法？何福而預出家？何障而不見金身？何幸而躬逢舍利？如是思惟，向使不種善根，何以得聞佛法？不聞佛法，焉知常受佛恩？此恩此德，丘山難喻。自非發廣大心，行菩薩道，建立佛法，救度衆生。縱使粉骨碎身，豈能酬答？是爲發菩提心第一因緣也。

云何念父母恩？哀哀父母，生我劬勞，十月三年，懷胎乳哺，推幹去濕，咽苦吐甘。才得成人，指望紹繼門風，供承祭祀。今我等既已出家，濫稱釋子，

忝號沙門。甘旨不供，祭掃不給。生不能養其口體，死不能導其神靈。于世間則爲大損，于出世又無實益。兩途既失，重罪難逃。如是思惟，惟有百劫千生，常行佛道；十方三世，普度衆生。則不惟一生父母，生生父母，俱蒙拔濟。不惟一人父母，人人父母，盡可超升。是爲發菩提心第二因緣也。

云何念師長恩？父母雖能生育我身，若無世間師長，則不知禮義。若無出世師長，則不解佛法。不知禮義，則同于異類。不解佛法，則何異俗人？今我等粗知禮義，略解佛法，袈裟被體，戒品沾身。此之重恩，從師長得。若求小果，僅能自利。今爲大乘，普願利人。則世出世間二種師長，俱蒙利益。是爲發菩提心第三因緣也。

云何念施主恩？謂我等今者，日用所資，并非己有。三時粥飯，四季衣裳，疾病所需，身口所費，此皆出自他力，將爲我用。彼則竭力躬耕，尚難糊口。我則安坐受食，猶不稱心。彼則紡織不已，猶自艱難。我則安服有餘，寧知愛惜。彼則葦門蓬戶，擾攘終身。我則廣宇閑庭，悠游卒歲。以彼勞而供我逸，于心安乎？將他利而潤己身，于理順乎？自非悲智雙運，福慧二嚴，檀信沾恩，衆生受賜。則粒米寸絲，酬償有分，惡報難逃。是爲發菩提心第四因緣也。

云何念衆生恩？謂我與衆生，從曠劫來，世世生生，互爲父母，彼此有恩。今雖隔世昏迷，互不相識，以理推之，豈無報效？今之披毛帶角，安知非昔爲其子乎？今之蠕動蜎飛，安知不曾爲我父乎？每見幼離父母，長而容貌都忘。何況宿世親緣，今則張王難記。彼其號呼于地獄之下，宛轉于餓鬼之中，苦痛誰知？饑虛安訴？我雖不見不聞，彼必求拯求濟。非經不能陳此事，非佛不能道此言。彼邪見人，何足以知此？是故菩薩觀于螻蟻，皆是過去父母，未來諸佛，常思利益，念報其恩。是爲發菩提心第五因緣也。

云何念生死苦？謂我與衆生，從曠劫來，常在生死，未得解脫。人間天上，此界他方，出沒萬端，升沉片刻。俄焉而天，俄焉而人，俄焉而地獄、畜生、餓鬼。黑門朝出而暮還，鐵窟暫離而又入。登刀山也，則舉體無完膚。攀劍樹也，則方寸皆割裂。熱鐵不除饑，吞之則肝腸盡爛。洋銅難療渴，飲之則骨肉都糜。利鋸解之，則斷而復續。巧風吹之，則死已還生。猛火城中，忍聽叫嗥之慘。煎熬盤裏，但聞苦痛之聲。冰凍始凝，則狀似青蓮蕊結。血肉既裂，則身如紅藕華開。一夜死生，地下每經萬遍。一朝苦痛，人間已過百年。頻煩獄卒疲勞，誰信閻翁教誡。受時知苦，雖悔恨以何追？脫已還忘，其作業也如故。鞭驢出血，誰知吾母之悲？牽豕就屠，焉識乃翁之痛？食其子而不知，文王尚爾。啖其親而未識，凡類皆然。當年恩愛，今作怨家。昔日寇仇，今成骨肉。昔爲母而今爲婦，舊是翁而新作夫。宿命知之，則可羞可耻。天眼視之，則可笑可憐。糞穢叢中，十月包藏難過。膿血道裏，一時倒下可憐。少也何知，東西莫辨。長而有識，貪欲便生。須臾而老病相尋，迅速而無常又至。風火交煎，神識于中潰亂。精血既竭，皮肉自外幹枯。無一毛而不被針鑽，有一竅而皆從刀割。龜之將烹，其脫殼也猶易。神之欲謝，其去體也倍難。心無常主，類商賈而處處奔馳。身無定形，似房屋而頻頻遷徙。大千塵點，難窮往返之身。四海波濤，孰計別離之泪？峨峨積骨，過彼崇山。莽莽橫尸，多于大地。向使不聞佛語，此事誰見誰聞？未睹佛經，此理焉知焉覺？其或依前貪戀，仍舊痴迷。祇恐萬劫千生，一錯百錯。人身難得而易失，良時易往而難追。道路冥冥，別離長久，三途惡報，還自受之。痛不可言，誰當相代？興言及此，能不寒心？是故宜應斷生死流，出愛欲海，自他兼濟，彼岸同登。曠劫殊勛，在此一舉。是爲發菩提心第六因緣也。

云何尊重己靈？謂我現前一心，直下與釋迦如來，無二無別。云何世尊無量劫來，早成正覺。而我等昏迷顛倒，尚做凡夫？又佛世尊則具有無量神通智慧，功德莊嚴。而我等則但有無量業系煩惱，生死纏縛。心性是一，迷悟天淵。靜言思之，豈不可耻？譬如無價寶珠，沒在淤泥，視同瓦礫，不加愛重。是故宜應以無量善法，對治煩惱。修德有功，則性德方顯。如珠被濯，懸在高幢，洞達光明，映蔽一切。可謂不孤佛化，不負己靈。是為發菩提心第七因緣也。

云何懺悔業障？經言：犯一吉羅〔吉羅，即突吉羅，所有犯戒種類中最為輕微的一類〕，如四天王壽五百歲，墮泥犁〔即地獄〕中。吉羅小罪，尚獲此報，何況重罪，其報難言。今我等日用之中，一舉一動，恒違戒律。一餐一水，頻犯尸羅〔即戒法〕。一日所犯，亦應無量。何況終身歷劫，所起之罪，更不可言矣。且以五戒言之，十人九犯，少露多藏。五戒名為優婆塞戒，尚不具足。何況沙彌、比丘、菩薩等戒，又不必言矣。問其名，則曰我比丘也。問其實，則尚不足為優婆塞也。豈不可愧哉？當知佛戒不受則已，受則不可毀犯。不犯則已，犯則終必墮落。若非自愍愍他，自傷傷他，身口并切，聲淚俱下，普與衆生，求哀懺悔。則千生萬劫，惡報難逃。是為發菩提心第八因緣也。

云何求生淨土？謂在此土修行，其進道也難。彼土往生，其成佛也易。易故一生可致，難故累劫未成。是以往聖前賢，人人趣向。千經萬論，處處指歸。末世修行，無越于此。然經稱少善不生，多福乃致。言多福，則莫若執持名號。言多善，則莫若發廣大心。是以暫持聖號，勝于布施百年。一發大心，超過修行歷劫。蓋念佛本期作佛，大心不發，則雖念奚為？發心原為修行，淨土不生，則雖發易退。是則下菩提種，耕以念佛之犁，道果自然增長。乘大願船，入于淨土之海，西方決定往生。是為發菩提心第九因緣也。

云何令正法久住？謂我世尊無量劫來，為我等故，修菩提道。難行能行，難忍能忍，因圓果滿，遂致成佛。既成佛已，化緣周訖，入于涅槃。正法、像法皆已滅盡，僅存末法，有教無人。邪正不分，是非莫辨，競爭人我，盡逐利名。舉目滔滔，天下皆是。不知佛是何人，法是何義，僧是何名。衰殘至此，殆不忍言。每一思及，不覺淚下。我為佛子，不能報恩，內無益于己，外無益于人，生無益于時，死無益于後。天雖高，不能覆我。地雖厚，不能載我。極重罪人，非我而誰？由是痛不可忍，計無所出，頓忘鄙陋，忽發大心。雖不能挽回末運于此時，決當圖護持正法于來世。是故偕諸善友，同到道場，述為懺摩〔發露自己所犯過惡〕，建茲法會。發四十八之大願，願願度生。期百千劫之深心，心心作佛。從于今日，盡未來際。畢此一形，誓歸安養。既登九品，回入娑婆，俾得佛日重輝，法門再闡。僧海澄清于此界，人民被化于東方。劫運為之更延，正法得以久住。此則區區真實苦心。是為發菩提心第十因緣也。

如是十緣備識，八法周知，則趣向有門，開發有地。相與得此人身，居于華夏，六根無恙，四大輕安，具有信心，幸無魔障。況今我等又得出家，又受具戒，又遇道場，又聞佛法，又瞻舍利，又修懺法，又值善友，又具勝緣。不于今日發此大心，更待何日？惟願大眾，愍我愚誠，憐我苦志，同立此願，同發是心。未發者今發，已發者增長，已增長者今令相續。勿畏難而退怯，勿視易而輕浮。勿欲速而不久長，勿懈怠而無勇猛。勿委靡而不振起，勿因循而更期待。勿因愚鈍而一向無心，勿以根淺而自鄙無分。譬諸種樹，種久則根淺而日深。又如磨刀，磨久則刀鈍而成利。豈可因淺勿種，任其自枯；因鈍弗磨，置之無用。又若以修行為苦，則不知懈怠尤苦。修行則勤勞暫時，安樂永劫。懈怠則偷安一世，受苦多生。況乎以淨土為舟航，則何愁退轉？又得無生為忍力，則何慮

艱難？當知地獄罪人，尚發菩提于往劫。豈可人倫佛子，不立大願于今生？無始昏迷，往者既不可諫。而今覺悟，將來猶尚可追。然迷而未悟，固可哀憐。苟知而不行，尤為痛惜。若懼地獄之苦，則精進自生。若念無常之速，則懈怠不起。又須以佛法為鞭策，善友為提携，造次弗離，終身依賴，則無退失之虞矣。勿言一念輕微，勿謂虛願無益。心真則事實，願廣則行深。虛空非大，心王為大。金剛非堅，願力最堅。大眾誠能不棄我語，則菩提眷屬，從此聯姻；蓮社宗盟，自今締好。所願同生淨土，同見彌陀，同化眾生，同成正覺。則安知未來三十二相，百福莊嚴，不從今日發心立願而始也！願與大眾共勉之，幸甚幸甚。

十大礙行

佛祖聖賢，慧眼早觀我們末法衆生，福德不足，定力不够，所發空坐念佛，心口難以合一。念佛放下，放下什麼？不出一個“求”字。如祇求往生淨土，不信因果，到頭來，亦不出苦海，當知佛說，“一切有相，皆爲虛妄”，在淨土念佛中也同樣是指路明燈。

十大礙行 < 節錄 >

元妙葉禪師《寶王三昧念佛直指》云：詳夫一心平等，體性無虧。雖纏綿于業識之中，靡不有出塵之志。方欲究道，魔境先彰。一事虧心，萬善俱失，成小敗廣，得者還稀。况乎物欲交傾。死生遷變，遞相仿效。易地皆然。使如來三大阿僧祇劫不惜生命所得法門，因茲障礙，退其心故，一旦在我而滅，可不痛傷。既爲釋迦之子，不以力爭，坐令法界群有，永失慧目，甚于割切身肉也。今依佛經立十種大礙之行，名十不求行。

下十段每段第一句標起。第二句反明病根。第三句詳列病癥。第四句出正義。第五句顯力用。

一、念身不求無病。身無病則貪欲乃生。貪欲生必破戒退道。知病性空病不能惱。以病苦爲良藥。

二、處世不求無難。世無難則驕奢必起。驕奢起必欺壓一切。體難本妄難亦奚傷。以患難爲解脫。

三、究心不求無障。心無障則所學踏等。學踏等必未得謂得。解障無根障既自寂。以障礙爲逍遙。

四、立行不求無魔。行無魔則誓願不堅。願不堅必未證謂證。究魔無根魔何能燒。以群魔爲法侶。

五、謀事不求易成。事易成則志存輕慢。志輕慢必稱我有能。成事隨業事不由能。以事難爲安樂。

六、交情不求益我。情益我則虧失道義。虧道義必見人之非。察情有因情乃依緣。以弊交爲資糧。

七、于人不求順適。人順適則內必自矜。內自矜必執我之是。悟人處世人但酬報。以逆人爲園林。

八、施德不求望報。德望報則意有所圖。意有圖必華名欲揚。明德無性德亦非實。以市德爲弃履。

九、見利不求沾分。利沾分則痴心必動。痴心動必惡利毀己。世利本空利莫妄求。以疏利爲富貴。

十、被抑不求申明。抑申明則人我未忘。存人我心怨恨滋生。忍抑爲謙抑我何傷。以受抑爲行門。

此十攝一切礙。惟上智堪任，中下之人不敢希冀。若照察覺悟，省身體道，持之不失，則能入諸魔界，不爲群魔沮傷。循諸色聲，不爲色聲惑亂。乃至憎愛利名之場。人我得失之境，我心先居礙中，彼礙豈能爲礙。礙若無礙，道行可以直進。

明藕益大師十大礙行跋云：佛祖聖賢未有不以逆境爲大爐鞴者。佛四聖諦，苦諦居初。又稱八苦爲八師。苟稍存喜順惡逆之情，終與夏草同腐而已，安能如鬆柏之亭亭霜雪間哉。美玉不琢不成器，頑金不煅不致精，鐘不擊不鳴，刀不磨不利。豈有天生彌勒，自然釋迦。欲爲聖賢佛祖，必受惡罵如飲甘露，遇橫逆如獲至寶，方名素患難，行乎患難。方可于穢土植淨土因。方如蓮出污泥，超登不退。倘無事則駕言念佛，求生淨土。一遇不如意，輒悔愠咨嗟。吾恐三

昧不成，生西未保。須于此十大礙行一一自驗。果于病時難時，乃至被抑時，唯增念佛心，明苦空觀，不怨不尤，庶蓮花日滋，可稱三昧寶王矣。

（摘自《印光大師法語》第24—27頁）

念佛人在十大障礙中修行

一切衆生與佛本來是平等無二，實說是一體的。這正是釋迦佛所說“衆生皆有如來智慧德相”。但現前終不是佛。因爲凡夫被無量劫來無量的分相所纏，終日迷昏顛倒，從而不斷造業，受業力的牽動，最終依然受報。但是最主要的障并不是這些業和報，而是沒有將一切放下，沒有立此生出世了結之大志，不信佛語，不信自己，不信因果，不明事理。祇有下大決心發大願心，行大圓滿才對。爲什麼道心初發，剛剛坐下來想出世了脫究心上道而魔即現前了（魔有心魔、天魔之分，詳見《楞嚴》五十種心魔相），這是做事不平等，有目的造成的。做一切善事如有目的，皆不是真善，或惡或半或曲善也，用心不正更是大惡。行善求報者多，不求報者稀少無幾。這樣求的人、事互相影响，互相學習，遍地都有。而能將財產、念頭都捨掉，一心了脫無礙之人，實屬少見，從而使佛以三大阿僧祇劫不惜犧牲自己生命而所證，教衆生出世成道之無爲法命（慧命），竟因這樣邪知、邪見、邪說、邪行而成障礙。正是這些障礙使其初發大心而退，等到自己的身體將終之時，因其求不得而生其苦，又因著相行而生其嗔，實在是可悲可憐。既然今日皈依佛了，做佛之弟子就應發願離苦，不應沒有雄心大志，不應不放下自我失去真性。每而看到群生因沒有智慧迷失方嚮，造成心外求法，其心痛如刀絞一樣。今天依佛經立十種修行大礙之說，十種不求的內容，起名叫十不求法門。

1. 念佛就是念佛，念佛不與健康相挂，不求無病長壽。爲什麼？因爲身體健康，貪戀身體而不成，欲想長壽而不成，苦相即生，使初發生西之念而捨之。其貪戀健康之人便會用一切手段愛護它（包括營養、滋味、治病等），爲達到其目的，必會造種種殺業使其破戒，或爲逃命免于傷亡，必傷害衆生而退其道心，即然知道這個身體是個和合的因緣，有因緣必有果報，從而樂受，病苦之生成才覺因果之厲害，從而加強信行，弃惡從善。覺後才知病苦是你覺的助緣，感恩不盡，病苦即是良藥。
2. 人生一世，處事都不是一帆風順的，人也不應該去求事事如意。如果在這個世界上，事事如意，樣樣順心，必然有慢高貢大之心生起。財錢上也是同樣，財產多自然不注意節約，從而奢侈浪費。因地位、財產的無難，驕傲、奢侈的增大，從而不但聽不進勤儉之言，節約之語，反而會看不起貧窮下賤之人，吃不下粗茶淡飯之食，甚至會對人欺壓污辱，這樣的人怎能證道。因爲他的慧命受到損害，悲心早已丟掉。如能在患難艱苦的條件下，知這苦的根由，從而生離苦心，生悲心，發願心，知難而離難，甘願接收，放下便自在。
3. 做好人好事還不容易，何況修心見道更是困難重重。如果究心見性一帆風順，無有障礙，就準是你走錯了路，不然就是你在欺騙大家。走錯了路肯定是得不到自己的本來面目的。要想見性，祇有在障礙現前之時，信不退，不嚮外去求什麼，同時也不要排除這個所謂的障礙，祇管去問心。這個障礙既然是個緣，緣生緣滅，你與他無緣了，障礙便自滅，絕不是滅這個障，而是慧命在繼續生成，這個障就是解脫之緣，煩惱即菩提，你說對否？
4. 既然你已經走到這時，知已難，行亦更難。難，害怕不順，這就是着魔

之相。不怕行時沒有煩惱，因為你是人，還沒有到究心之道，色空分別是有，這也是應該存在的，要是無煩惱，一帆風順，肯定會不能吃苦，放逸，鬆散，願心自退，行肯定不堅。遇難自退，這樣達到彼岸、證得真如絕對是不可能的。祇有排除自我的成分，找到煩惱的根源何在，找到煩惱解決的方法，無我時，煩惱自滅。所以，這是以煩惱為智，以煩惱為修行方法，從而不離生活，認識人生，用正分別而去分別，以達到煩惱不惱，本無煩惱，色即是空，空即是色之根本上道。

5. 想辦什麼事情不要去求簡單順利。過于順利，心裏容易產生驕傲自大，這樣的後果肯定是目中無人。要知道辦成什麼事情，都是你的緣助，都是你的因生，絕對不祇是你的能力。要不然你肯定會失去人心喪失福德，如福德不夠，是辦事不成的主要條件。從此要接收困難、幹擾，廣修福德而生快樂。
6. 交朋友首先不要考慮對自己有什麼利益。如果這樣，朋友是交不上的，交朋友要眼光長遠，要不然必被小利迷性而吃虧，怕吃虧必吃虧，吃虧後必然要找人家的錯誤，作為自己發泄不滿的理由，甚至造謠污蔑。這時需要冷靜下來，仔細看一下這個事的來龍去脈，是否與你心不正有關。這個因就不必說了，這個緣即當下一念，這個果是吃虧沒錯。知道這個就應該吸取教訓，心正自利利他，以利他而獲自利。交朋友要交心，不要交情，親而不近，疏而不遠，避免人我是非。
7. 做事不求順利，做人也同樣不求平安、舒適，真的平安你是求不到的，人生百年短暫一世，如一遇小適便失去心性，驕功自傲，目中無人，這樣的後果同樣也是可怕至極——我知我見狂增，慧命受損。所以要知道人在這個世界上即便出了好心，做了好事，首先應該感謝那個得到了的人，是人家成就了你的好因緣，如果沒有人家的存在，你恐怕也沒有好人可做。好人不好做，好事更難行。如果遇到逆境，聽到別人的難聞之語，看見別人難看之面，從而應該增長你對他的可憐心，增長你繼續做好人好事的信心。
8. 幫助別人不要希望得到別人的回報，否則就祇能是好事而不能修德性。德十分重要，同樣一件事情，修德是根本智，否則顯得可憐千萬倍。有智慧的人絕對去修德性。如果又想修德性，又想回報，結論肯定是用心不正，方法不對。因為有回報的念頭即已有自我的目的，無非是非名即利，怎叫德呢？所以《地藏經》裏佛說：“起心動念無不是業，無不是罪。”所以祇有把福德也放下不思（但不等于它不存在，祇是不思），久而久之達以見性，禪宗“三輪體空”。
9. 見到有利的事情先不要考慮是否也有我的一份，祇考慮是否有自己的一份，容易做出一些十分愚蠢的事。不擇手段去爭、搶、騙、殺之人，之事，歷歷在目，古今中外實不少見。在做愚蠢之舉時先去思，後去想，再去做，最後陰謀暴露，身敗名裂，從而臭名昭著。為了避免這愚心動，首先要知道世間一切都是不生不死的，好處與壞處都是同時存在的，你得到的同時（不知你知不知道）你也在失掉，哪個重要？德勝于名利。因為沒有德，財也會離你而去。即然這樣，以周濟別人為享受才是高尚的道德。
10. 受到委曲，被錯誤地理解了怎麼辦？首先是不嚮對方做什麼解釋，讓對方理解自己。人家怎麼能理解你，解釋會造成新的誤會，使誤解增大。

再者，解釋起碼也是不信因果的表現。信因果需要智慧，沒有智慧也絕對不信。不信因果就不能樂受果報，反而會使嗔恨之心頓起，無明增長，繼而又造新業。所以學會忍辱，忍辱為謙遜之美德。前行為德，後退也可是善。認識自己，正確對待自己的位置，對自己的現在和將來又會有什麼不好？以忍辱為上，以認頭為高，這就是修行之法門。

這十不求法，可破除一切障礙。一定要明了有求之法，祇有求到十分方有利益，就是求到九分也難免是障礙（佛說求不得苦）。再者求到十分便是無求，如無求，不求一分得利一分，不求三分得利三分，所以佛又說一切有相，皆為虛妄，所以使用有求之法是大智上根人的事（佛又說有求必應，即求到十分），而中根下愚之士決不敢去試行。如果真能用這十不求法，經常對照自己，檢查心身，從而保持下去，在修行中雖也難免會有着魔的境界，但決不會為魔傷害。在日常生活中難免也會遇到種種迷惑的幹擾，但決不會因此而搞亂身心。甚至連憎愛名利、人我是非也難免使你沾邊摻雜，但心裏能時時、事事瞬間提起這十不求法，必能安然走出，迷障頓時消失，從而心又能自如，決不會使你迷惑退道。

淨土宗祖師明朝藕益大師，也曾給念佛十大障礙寫過跋（在一篇文章寫完出版時會請一些名人寫一篇歌頌、贊嘆的文章，或介紹此文出版因緣的文章，對作者歌頌、贊嘆稱為序，經過流通，又會有人自稱是學生，或受其文章啓發而有收獲，再寫稱為跋，也有稱重序、再序或三序。但跋往往在文後，序在文前），在跋中說：佛祖聖賢沒有一個不是在逆境中鍛煉自己的，即不着魔不成佛。佛說四聖諦時，苦諦位占第一，為眾諦基礎。同時又稱八苦為修行上道八位良師益友，若稍有喜歡順利、平安之想，不願意接收困難，幹擾之意，別說修道了，就連你那顆心也會像夏天的草一樣很快就腐爛了。所以要你去學鬆柏，能在冰天雪地時婷婷玉立，傲雪更顯鬆柏之本色。世界上最美麗的玉石也需要修理打磨後，才能成為傳世稀寶。百分之百的純金，不打煅也不能成精美的飾品，鐘不敲不响，刀不磨不快（你雖本性是佛，今已被迷，不改過修善，平等眾生，清淨自己，本性怎能現前）。哪有一位是不經多劫修行才證等覺的彌勒菩薩，更沒有不經究心覺道而成就圓滿的釋迦牟尼佛。要想做一位聖賢佛祖，離苦證道之人，不但要經得起別人的譏笑、辱罵，還必須愉快的承認這是老師，是老師對我的恩典，把得到的這些當寶貝一樣的重視收藏，從而對老師感恩不盡，生大歡喜心。而這些正是世人難以理解的，更是難以接收和效仿的。可是祇有這樣，才能離開這五濁惡世，生成清淨平等之心，才能像蓮花一樣出污泥而不染，一登聖境永不退轉（這就是聖人的境界，凡夫永遠不能理解。因為聖人認為是對的，凡夫不做，凡夫認為是對的，聖人認為是錯的，顛倒于此。夏蓮居老居士提出念佛不求境界也為此因）。

假如不懂得這些道理而單單去念佛，想生西方淨土，一旦遇到困難，心稍不順便會退道，失去信心。這樣恐怕三昧與你無緣，往生沒有把握（夏蓮居老居士所講全事即理，全妄即真之妙）。

所以立下這十大障礙，我們用這十不求法經常對照檢查自己，一旦苦果成熟，身遇病時，行遇難時，乃至受到委屈誤解錯判時，這些障礙正是增加你念佛離苦的信心，真正明白了苦空即常樂之事，煩惱即菩提之理，到時也決不會怨天尤人，即然受到了智慧法語的滋潤，三昧寶王你全證到了。

有緣人有緣敬印，供養大眾，唯願：

天下和順，日月清明，風雨以時，災厲不起，國豐民安，兵戈無用，崇德興仁，

全體有緣人合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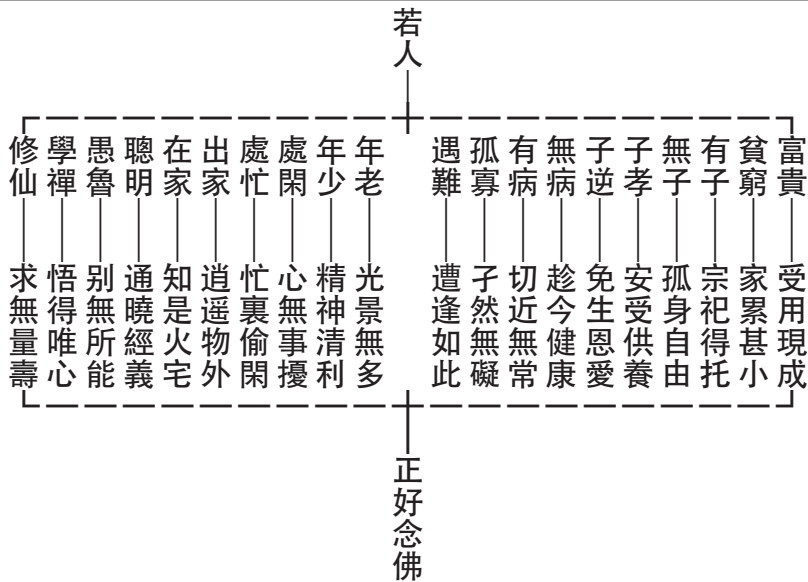
西方有十種勝

- 蓮花化生——較之生長胞胎者——穢淨有天淵之別
- 相好端嚴——較之肉軀醜陋者——穢淨有天淵之別
- 黃金爲地——較之塵沙垢穢者——穢淨有天淵之別
- 衣食自然——較之饑寒凍餒者——穢淨有天淵之別
- 宮殿隨意——較之創作艱難者——苦樂有天淵之別
- 飛行自在——較之革囊多病者——苦樂有天淵之別
- 善友愛敬——較之怨家會聚者——苦樂有天淵之別
- 壽命無量——較之乍生乍死者——難易有天淵之別
- 永不退轉——較之業緣障道者——難易有天淵之別
- 受記成佛——較之頻入三途者——難易有天淵之別

念佛九種勝

- 一、字少易念，不若經咒之難持。
- 二、隨地可念，不必定在佛前。
- 三、隨時可念，不論早晚閑忙。
- 四、隨人可念，不分貴賤智愚。
- 五、增長福德。
- 六、消滅重罪。經雲：至心念佛一聲，能滅八十億劫生死重罪。
- 七、天神恭敬。
- 八、惡鬼遠離。
- 九、臨終往生，必定蒙佛授記。

蓮池大師普勸念佛



務修禮讓，國無盜賊，無有冤枉，強不凌弱，各得其所。
并願以此功德，回嚮法界衆生，同出苦輪，共登覺岸。

七種不淨觀

種子不淨——從愛欲而生——在胎不淨
 受生不淨——從精血而成——在胎不淨
 住處不淨——住臟腑之下——
 所食不淨——食胎中之血——
 初生不淨——宛轉惡露之中——
 舉體不淨——腹中皆藏糞穢——出胎不淨
 究竟不淨——命盡終歸腐爛——

三種人必定往生

《十六觀經》雲：修習觀法者，復有三種人，必定得往生。
 一者，孝養父母，慈心不殺，修十善業。
 二者，受持三歸，具足衆戒，不犯威儀。
 三者，發菩提心，讀誦大乘，勸進同學。

發五種心決定往生

厭離心——此界八苦交煎，怨家會聚故。
 欣慕心——西方萬福莊嚴，壽命無盡故。
 報恩心——父母師長洪恩，唯佛可報故。
 恐懼心——若不往生，必受三途業果故。
 慈憫心——受苦衆生，吾當發心救度故。

九想觀

新死想——正直仰臥，寒氣徹骨。
 青瘀想——三四日後，變作青紫。
 膿血想——青紫發潰，盡化膿血。
 絳汁想——膿血消糜，流爲絳汁。
 骨臭想——惡臭熏天，至親掩鼻。
 蟲啖想——千萬蛆蟲，姿意噬食。
 筋纏想——肉已銷完，惟筋連骨。
 白骨想——筋復化盡，僅存白骨。
 枯朽想——枯骨漸朽，轉復消散。
 （吾生將來必定如是，及早覺悟，念佛求生。）

白骨觀

（此際一思量，件件帶不去。何不早修行，作個西歸計。）

七可惜

1. 彌陀有願，竟虛彼國之金臺；閻老無情，偏惹他家之鐵棒。
2. 盆花野草，百計營求，而永無凋謝之寶林，不求托處。
3. 現在身受饑寒，却不思求生于衣食自然之所。
4. 自古皆有死，却未曾算到死歸何處。
5. 一塵一宇，拮據經營，不求生于七寶莊嚴宮殿。
6. 小小疾病，便求醫卜，却不願生永無疾痛死亡之國。
7. 涉水登山，猶欲參訪知識，彌陀現在說法，反不親近瞻依。

玉峰周安士先生著述，傳于世者，計有四種。一曰《陰鷲文廣義》，二曰《萬善先資集》，三曰《欲海回狂》，四曰《西歸直指》。凡有見者，莫不歡喜信受，以故各處刊板，流通最廣。《西歸直指》一書，經吳門江鐵君刪改，非復周氏原制。江君以爲《綱要》一卷，撮舉王龍舒所輯《大彌陀經》及‘四十八願’等。今已先將魏譯《無量壽經》及二林居士所著論，合刻流行，則《綱要》可以不列。不知周氏此書，全從各家撰集中摘來，若以他本所有者，概不重出，則此書不至刪除淨盡不止也。今于虞山朱君保之處，得勝蓮居士施刻原本，見者慶喜無量，咸謂周君願力所持，特留此本嘉惠後學也。亟授手民，以復舊觀。周君有云：‘願將東土三千界，盡種西方九品蓮’。惟冀展轉流通，以相傳于無窮耳。

光緒十二年春正月，仁山楊文會識。